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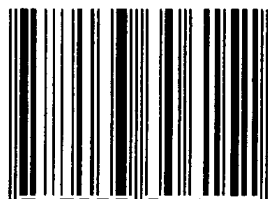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5/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5.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九〇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四)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

古文輯略不分卷(四)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第八函

記

禮大東封泰山記

漢光武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漢應邵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明宋濂

殿御製廣寒殿記

明宣宗

閔江樓記

明宋濂

學廟扶風文宣廟記

唐程浩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宋歐陽修

高林孔子廟記

元劉因

吉州學記

宋歐陽脩

慈谿縣學記

宋王安石

筠州學記

宋曾鞏

宜黃縣學記

宋曾鞏

袁州州學記

宋李觀

南安軍學記

宋蘇軾

信州鉛山縣學記

宋朱熹

汴梁廟學記

元姚燧

餘干州學記	元李謹思
重脩山陰縣學記	明王守仁
長汀縣學記	明王慎中
松溪縣政建儒學記	明王慎中
重脩涇縣儒學記	明唐順之
重脩宜興縣學記	明唐順之
安慶府學儒星門記	明羅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宋張伯玉
稽古閣記	宋朱熹
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明湛若水
尊經閣記	明王守仁
六經閣記	明顏木
國學新修五經碑記	唐劉禹錫
題名中書政事堂記	唐李華
翰林承旨學士廳碑記	唐元稹
御史大夫碑記	唐李華
御史中丞碑記	唐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唐舒元興

著作郎碑記	唐李華
吏部員外郎曹廳碑記	唐權德輿
秘書郎碑記	唐權德輿
監祭使碑記	唐柳宗元
四門助教廳碑記	唐柳宗元
鄆州刺史廳碑記	唐馬摠
道州刺史廳碑記	唐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唐呂溫
吉州刺史廳碑記	唐皇甫湜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唐韓愈
江州司馬廳記	唐白居易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碑記	唐李翰
吉州廬陵縣令廳碑記	唐皇甫湜
藍田縣丞廳碑記	唐韓愈
侍漏院記	宋王禹偁
諫院題名記	宋司馬光
新脩東府記	宋陳繹
新脩西府記	宋陳繹

重脩御史臺記	宋曹華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王安石
蜀州重修大廳記	宋呂陶
邢州山縣令廳壁記	宋沈括
晉城縣令書名記	宋程顥
蒲城縣令廳壁記	宋真德秀
都水監事記	元宋本
洪武戊辰進士題名記	明宋訥
浙省北新關戶部分司題名記	明何瑋
四	
兵部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明呂柟
御史府記	明方孝孺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明王鴻儒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明童份
浙江按察使題名記	明蘇潛
新設武寧兵備道題名記	明李攀龍
贛榆縣建廳事記	明王廷相
營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
桂州新城記	宋王安石

慶州大順城記	宋張載
信陽修城記	明何景明
汴州東西水門記	唐韓愈
順州儀門記	元元明善
霍邱縣驛記	宋王回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唐韋瓘
鹽池記	唐梁肅
偃虹隄記	宋歐陽修
餘姚縣海塘記	宋王安石
五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曹華
錢塘六井記	宋蘇軾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明王與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明李東陽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明李東陽
修復汶漕記	明張治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宋朱熹
松江府濟農倉記	明胡儼
崇安縣學田記	宋朱熹

裕州均田碑記	明唐順之
義田記	宋錢公輔
華氏義田記	明唐順之
祠貴陵廟記	漢諸葛亮
改脩吳延陵季子廟記	唐蕭定
道州毀鼻亭神記	唐柳宗元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樊侯廟災記	宋歐陽修
徐孺子祠堂記	宋曾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莊子祠堂記	宋蘇軾
齊州閻子廟記	宋蘇轍
七門廟記	宋劉攽
司馬溫公祠堂記	宋張耒
顏魯公祠堂記	宋唐庚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宋朱熹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宋真德秀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宋真德秀
崔府君廟記	元元好問
淮陰侯廟記	元楊先韓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元宋本
安先生祠堂記	元歐陽元
趙忠簡公祠堂記	元歐陽元
天台陳氏先祠記	明方孝孺
蕭山魏氏祠堂記	明黃淮
重修至德廟記	明周忱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明彭教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明李東陽
金華府鄉賢祠記	明李東陽
慈元廟記	明陳獻章
朱文丞相祠堂記	明羅倫
陶桓公祀記	明羅倫
白沙先生祠堂記	明林俊
王氏祠堂記	明羅玘
泉祠記	明王守仁

四貞祠記	明崔銑
大義祠記	明舒芬
顯忠祠記	明姚洙
峽西練公祠記	明羅洪先
龍場陽明祠記	明羅洪先
寶慶忠節祠記	明羅洪先
重修瓜州鎮龍廟記	明唐順之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明唐順之
新建靖節先生祠堂記	明朱曰藩
董孝子祠記	明沈一貫
建寧零陵郡復乳穴記	唐柳宗元
越州趙公牧菑記	宋曾鞏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明宋濂
葉治中歷官記	明宋濂
葉君陽適叟山居記	唐陸希聲
廬山艸堂記	唐白居易
新脩滕王閣記	唐韓愈
鄂州穀堂詩記	唐韓愈

燕喜亭記	唐韓愈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唐柳宗元
零陵萬石亭記	唐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唐柳宗元
號州三堂記	唐呂溫
廬陵所居竹室記	唐房千里
鄂州孟亭記	唐皮日休
黃州竹樓記	宋王禹偁
定州閭古堂記	宋韓琦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有美堂記	宋歐陽修
畫舫齋記	宋歐陽修
李秀才東園亭記	宋歐陽修
岷山亭記	宋歐陽修
泗州先春亭記	宋歐陽修
游儵亭記	宋歐陽修
豐樂亭記	宋歐陽修
峽州至喜亭記	宋歐陽修

滄浪亭記	宋蘇舜卿
芝閣記	宋王安石
君子齋記	宋王安石
獨樂園記	宋司馬光
蘇氏族譜亭記	宋蘇洵
齊州二堂記	宋曾鞏
擬岷臺記	宋曾鞏
尹公亭記	宋曾鞏
道山亭記	宋曾鞏
清心亭記	宋曾鞏
南軒記	宋曾鞏
眉州遠景樓記	宋蘇軾
韓魏公醉白堂記	宋蘇軾
蓋公堂記	宋蘇軾
墨君堂記	宋蘇軾
張君墨寶堂記	宋蘇軾
王君寶繪堂記	宋蘇軾
東妙堂記	宋蘇軾

凌虛臺記	宋蘇軾
超然臺記	宋蘇軾
靈壁張氏園亭記	宋蘇軾
喜雨亭記	宋蘇軾
放鶴亭記	宋蘇軾
墨妙亭記	宋蘇軾
王氏清虛堂記	宋蘇軾
道老齋記	宋蘇軾
黃州快哉亭記	宋蘇軾
武昌九曲亭記	宋蘇軾
東軒記	宋蘇軾
大雅堂記	宋黃庭堅
思亭記	宋陳思道
雙槐堂記	宋張耒
進學齋記	宋張耒
照碧堂記	宋晁補之
絳州思堂記	宋張耒
易庵記	宋唐庚

苦齋記	拙菴記	懷友軒記	孝思亭記	誠存堂記	克復堂記	西山書院記	考亭書院記	鴈菴記	退齋記	麟齋記	定軒記	睦亭記	敬齋記	牧齋記	存齋記	江州瀛溪書堂記	不息齋記
明劉基	明宋濂	元杜本	元虞集	元虞集	元虞集	元虞集	元熊禾	元劉因	十二	元劉因	宋真德秀	宋真德秀	宋陸九淵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胡宏

何陋軒記	潛菴記	守愚軒記	警齋記	鐵漢樓記	車總記	承恩堂記	石岡書院記	古愚齋記	賴窩記	借竹軒記	息耕亭記	石鏡精舍記	華萼軒記	襟軒記	華川書舍記	寫易軒記	尚節亭記
明王守仁	明李夢陽	明羅玘	明羅玘	明彭韶	明薛瑄	明楊溥	明楊士奇	明劉永之	十三	明方孝孺	明方孝孺	明方孝孺	明吳沈	明趙沔	明趙沔	明王禕	明劉基

已有園記	明魯鐸
獨坐軒記	明桑悅
碧峽精舍記	明楊慎
雲句記	明楊慎
衆樂堂記	明王慎中
企鵝亭記	明王慎中
臥菴記	明陶望齡
古跡桃花源記	晉陶淵明
宋武受命壇記	唐張謂
	十四
女媧陵記	唐喬潭
李白酒樓記	唐沈先
墨池記	宋曾華
東屯高齋記	宋陸游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明楊士奇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楊慎
遊覽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唐柳宗元
游黃溪記	唐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唐柳宗元

鉅鍾潭記	唐柳宗元
鉅鍾潭西小邱記	唐柳宗元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唐柳宗元
袁家渴記	唐柳宗元
石渠記	唐柳宗元
石澗記	唐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唐柳宗元
曲江池記	唐歐陽詹
遊集禪山記	宋王安石
	十五
石鐘山記	宋蘇軾
游桓山記	宋蘇軾
新城游北山記	宋晁補之
暮入靈巖記	元李孝先
大龍秋記	元李孝先
遊靈峰祠記	元李孝先
游塗荆二山記	明宋濂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明王禕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明王履

上南峰記	明王履
過東峰記	明王履
宿玉女峰記	明王履
游龍門記	明薛瑄
游梁氏園記	明劉定之
游九峻山記	明喬宇
銷夏灣記	明蔡羽
遊清涼山記	明王慎中
太華山記	明李攀龍
登平遠臺記	明宗臣
登泰山記	明于慎行
攝山夜語記	明馮時可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明袁宏道
元嶽記	明袁中道
命是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宋蘇軾
賜印章記	明楊士奇
考漢南北軍記	明王禕
河源記	明梁寅

釋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唐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	唐韋皋
楊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宋王安石
大悲閣記	宋蘇軾
大悲閣記	宋蘇軾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宋李觀
會蘭亭記	晉王羲之
東山記	唐張說
伯樂川記	唐孫逖
藝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唐顏真卿
吳郡詩石記	唐白居易
書屏記	唐司空圖
畫祖二疎圖記	唐王諷
畫記	唐韓愈
錄桃源畫記	唐舒元興
王彥章畫像記	宋歐陽修
張益州畫像記	宋蘇洵
文與可畫篋當谷偃竹記	宋蘇軾

淨因院畫記	宋蘇軾
考古圖後記	宋呂大臨
西園雅集圖記	宋米芾
宋九賢遺像記	明宋濂
名雲潭記	明陳獻章
潛虬山人記	明李夢陽
器物衛公故物記	唐韋端符
菱谿石記	宋歐陽修
木假山記	宋蘇洵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宋范祖禹
含真禮器記	元鄭陶孫
書畫船記	明黃淮
銅鼎記	明陸深
動植養竹記	唐白居易
東都西浦園亭觀古楠記	宋陸游
戰馬記	明羅洪先
雜俎醉鄉記	唐王勣
問國庫記	唐舒元興

志	
永州鐵鑪步志	唐柳宗元
五茂山水志	明宋濂
志血櫃	明楊維禎
志殺虎	
考	
聖裔考	明程敏政
律尺考	明王廷相
歲差考	明王廷相
十九	

第九函

書

與子陵書

報桓榮書

報章帝書

贈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與寧王憲等書

與趙宣子書

遣章邯書

與隗囂書

答袁紹書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與安南國王書

正規與范宣子重幣書

詔子產論鑄刑書書

諫秦王書

諫吳王書

奏吳王書

漢光武

漢明帝

漢明德馬后

漢章帝

唐元宗

周鄭歸生

漢陳餘

漢竇融

漢臧洪

魏阮瑀

明錢溥

鄭公孫僑

晉羊舌肸

秦李斯

漢鄒陽

漢枚乘

諫膠東王太后書

與朱邑薦士書

予蓋寬饒書

與王根論災異書

與梁商書

遣黃瓊書

貽李膺書

諫諸葛亮書

與范甯書

遺殷浩書

上姚令公書

規宰相魏元忠書

賀崔相國書

論事於宰相書

移陸司勳洸書

與田將軍書

上澤潁劉司徒書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漢張敞

漢張敞

漢庶子王生

漢李尋

漢李固

漢李固

漢荀爽

漢楊顯

晉徐邈

晉王羲之

唐張九齡

唐袁楚客

唐權德輿

唐李翱

唐歐陽矩

唐獨孤郁

唐杜牧

宋歐陽修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修
與高司諫書	宋歐陽修
上田正言書二	宋王安石
與王介甫書	宋司馬光
與吳相書	宋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宋曾鞏
與王介甫書	宋劉放
上丞相書	宋真德秀
又上丞相書	宋真德秀
上皇子書	三
上相府書	宋真德秀
與方正學書	明王叔英
與屠朝宗書	明楊守趾
上楊遂菴太宰書	明王雲鳳
與遂菴先生書	明李夢陽
答桂子寶	明魏校
與霍渭先	明魏校
答胡可泉中丞書	明呂柟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明張居正
舒司寇	明湯顯祖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唐韓愈
勸于淮南厲王書	漢薄昭
與楊湛書	漢薛宣
勞勉薛恭尹賞書	漢薛宣
讓彭寵書	漢朱浮
答諸求官人書	梁徐陵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唐柳宗元
遺吳元濟書	唐吳武陵
與安宣慰	明王守仁
與安宣慰	明王守仁
抗上張僕射論展入厠出書	唐韓愈
上資政晏侍郎書	宋范仲淹
道與孟簡書	唐韓愈
重答張籍書	唐韓愈
答陳生書	唐韓愈
與魏中行書	唐韓愈

答侯繼書	唐韓愈
答周巢書	唐柳宗元
與楊誨之第二書	唐柳宗元
答侯高第二書	唐李翱
寄從弟正辭書	唐李翱
答喬通書	宋穆修
與尹師魯書	宋歐陽修
與石推官第二書	宋歐陽修
答祖擇之書	宋歐陽修
上孔中丞書	宋石介
答史諷書	宋蘇軾
與李方叔書	宋蘇軾
上蘇公書	宋陳師道
與石司理書	宋張舜民
上丞相曾子宣書	宋晁詠之
與王龜齡書	宋朱熹
與竇先生書	元許衡
上許魯齋先生書	元王旭

答林公輔	明方孝孺
與王脩德	明方孝孺
與鄭仲辨書	明方孝孺
答王仲緒	明方孝孺
與趙伯欽	明方孝孺
答林嘉猷	明方孝孺
與劉用先書	明羅倫
復羅一峰	明章懋
答毛憲副	明王守仁
與安宣慰	明王守仁
奉霍宮保書	明顏木
上先輩祈恩澤書	明羅洪先
與陳兩湖	明唐順之
經史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與劉禹錫論易書	唐柳宗元
移成均博士書	唐皮日休
答宋咸書	宋歐陽修
答徐大年書	明趙汴

與宋景濂	明趙沅
答梁孟敬書	明劉永之
答姪孫一慶	明唐順之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唐柳宗元
答王績書	唐陳叔達
論史上蕭至忠書	唐劉子元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唐柳冕
答劉秀才書	唐韓愈
答元稹侍郎書	唐韓愈
與退之論史官書	唐柳宗元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唐柳宗元
答皇甫湜書	唐李翱
與史館韓愈即中書	唐元稹
與馬植書	唐劉軻
與高錫望書	唐孫樸
與王侍制書	明徐一夔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	明謝鐸
與華脩撰于潛論脩史書	明陸象

樂重答杜君書	唐王績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唐劉蛻
答范伯崇書	宋朱熹
與姚公茂書	元楊奐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明胡翰
奉東里先生書	明劉球
答何子元	明王守仁
答汪生問禮書	明唐順之
與范景仁論樂書	宋司馬光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宋范鎮
論元聲書	明楊應
與范以載論樂書	明王廷相
答萬思節	明唐順之
學論與趙大觀書	宋張載
與呂微仲書	宋張載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宋程頤
答朱長文書	宋程頤
答張闕中書	宋程頤

答李杭	宋楊時
答吳斗南書	宋朱熹
答汪尚書書	宋朱熹
答德明郵見	宋朱熹
答連嵩卿書	宋朱熹
答余方叔書	宋朱熹
答黃道夫書	宋朱熹
答徐子融書	宋朱熹
答楊子直書	宋朱熹
九	
答陳庸仲書	宋朱熹
答石子重書	宋朱熹
答王季和書	宋朱熹
答陸子美書	宋朱熹
朱子晚年定論	
答黃直卿書	
答呂子約書	
答何叔京	
答潘叔昌	

答潘叔度	
與呂子約	
與同叔謹	
答陸象山	
答符復仲	
答呂子約	
與吳茂實	
答張敬夫	
答呂伯恭	
十	
答周純仁	
答竇文卿	
答呂子約	
答林擇之	
又	
答梁文叔	
答潘恭叔	
答林允之	
答何叔景	

明王守仁

答洪覺山	明王畿
答王鯉湖	明王畿
寄王龍谿	明羅洪先
論娶九女事	漢杜欽
答張九齡書	唐姚元宗
上宰相書	唐陸長源
與權德輿書	唐柳冕
再答張僕射書	唐柳冕
答柳福州書	唐權德輿
十三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唐柳宗元
再上崔相公書	唐劉軻
上周公書	唐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唐杜牧
上宣州高大夫書	唐杜牧
與人論諫書	唐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唐孫樵
上相府書	宋范仲淹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宋蘇軾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宋蘇軾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宋蘇軾
與門下韓侍郎書	宋范百祿
上曹樞密書	宋陳師道
上席侍郎書	宋唐庚
答胡康侯	宋楊時
與陳侍郎書	宋朱熹
上宰相書	宋朱熹
與留丞相書	宋朱熹
十四	
又與留丞相書	宋朱熹
與陳丞相書	宋朱熹
鍾運使	宋黃震
與友人論井田	明方孝孺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明周忱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明羅肅
奉王冢宰書	明周叙
上陳芳洲報政書	明朱鑑
與東劉閣老書	明王恕

賀李西涯入閣書	明謝鐸
與彭學士書	明何喬新
上堂尊書	明蔡清
上會議諸公書	明文林
寄楊遵菴	明王守仁
答方叔賢	明王守仁
答李獻忠論殺荒事宜書	明王廷相
答內守備項公等書	明王廷相
上西涯相國書	明崔銑
與晉溪王先生書	十五
與胡靜菴書	明霍韜
上巡撫陳公書	明田汝成
答翁東厓總制	明唐順之
答李中谿書	明唐順之
答曹石塘總制	明唐順之
上夏桂州閣老	明呂懷
與劍門趙侍御書	明王維貞
與宣府吳巡撫	明高拱

答三邊戴總督	明高拱
答貴州阮巡撫	明高拱
答蘇松朱巡撫	明高拱
答少司馬楊二山	明張居正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明張居正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	明張居正
答趙汝泉	明張居正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明張居正
答吳克山言宏願濟世	明張居正
與蜀撫曹確菴計勦都蠻	十六
與王敬所論大政	明張居正
答兩廣孰石汀計招海寇	明張居正
答河漕王敬所	明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明張居正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明張居正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明張居正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明張居正
答薊遼總督	明張居正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園欲貢	明張居正
答應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明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明張居正
答邊鎮巡撫	明張居正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明張居正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明張居正
答兩廣劉凝齋論廉取與	明張居正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明張居正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明張居正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明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明張居正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明張居正
答蘇松巡按曹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明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明張居正
上內閣張太岳書	明方達時
上徐少湖翁師教荒愚見	明楊繼盛
與繼津兄書	明楊繼盛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灾事宜書	明歸有光
答太倉王相公	明馮琦
寄山陰王相公	明馮琦
答呂新吾方伯	明馮琦
上申閣下書	明魏允中
上首輔書	明伍表萃
文論與吳質書	魏文帝
與楊德祖書	魏曹植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昭明太子
與沈約書	梁陸厥
寄李翱書	唐裴度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唐柳冕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章	唐柳冕
答楊中丞論文書	唐柳冕
答李翱書	唐韓愈
答劉正夫書	唐韓愈

與馮宿論文書	唐韓愈
答尉遲生書	唐韓愈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唐柳宗元
答人求文章書	唐柳宗元
復杜溫大書	唐柳宗元
答開元寺僧書	唐李翱
答進士王載言書	唐李翱
與陸慘書	唐李翱
與元九書	唐白居易
十九	
叙詩寄樂天書	唐元稹
答李生第二書	唐皇甫湜
答莊充書	唐杜牧
與池州李使君書	唐杜牧
與友人論文書	唐孫樵
復友生論文書	唐陸龜蒙
與李生論詩書	唐司空圖
與吳克秀才書	宋歐陽修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宋歐陽修

答張洞書	宋孫復
與祖擇之書	宋王安石
上人書	宋王安石
上歐陽內翰書	宋蘇洵
答謝舉廉書	宋蘇軾
答劉沔書	宋蘇軾
答張文潛書	宋蘇軾
答王庠書	宋蘇軾
與王觀復書	宋黃庭堅
二十	
答洪駒父書	宋黃庭堅
答李推官書	宋張耒
上辛給事書	宋陸游
文論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記	元吳萊
答章秀才論詩書	明宋濂
上蘇大叅書	明王緯
答伯大論文	明朱夏
答孟左司書	明劉廸簡
與王脩德	明方孝孺

與鄭叔度	明方孝孺
答張廷璧	明方孝孺
答丁秀才書	明童軒
與錢興謙書	明李東陽
與汪提舉	明陳獻章
駁何氏論文書	明李夢陽
與徐氏論文書	明李夢陽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明何景明
答王遵巖	明唐順之
與茅鹿門	明唐順之
與陸芝秀才書	明黃省曾
與張太谷書	明王維禎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明茅坤
與敬美弟	明王世貞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唐李陽冰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明楊慎
與楊用脩太史書	明陸梁
辨答桓元論四帖書	晉殷仲堪

與呂恭書	唐柳宗元
諭江陵耆老書	唐劉蛻
答李薦書	宋蘇軾
又與陳同甫問答	宋朱熹
甲辰答朱元晦秘書書	宋陳亮
回靖安張知縣	宋黃震
復保寧太守李君書	明羅倫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唐柳宗元
與龐安常	宋蘇軾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元許衡
薦論盛孝章書	漢孔融
薦儒士任安	漢秦宓
與陸員外書	唐韓愈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唐李翱
代書	唐白居易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宋陳襄
與王丞相	宋陳亮
上耶律中書書	元元好問

上宗巡撫子孝	明陳茂烈
表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表象求謚	齊虞義
答趙內翰書	宋蔡襄
答段縫書	宋王安石
與孫司封書	宋曾鞏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宋晁補之
與蘇先生	明方孝孺
與周中丞論項守	明唐順之
上袁元峰相公書	明茅坤
	二十三
上楊邃菴書	明何景明
答撫臺龐惺菴林侍郎洪朝選書	明文大倫
為瞿庵夫訟冤書	明屠隆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宋蘇軾
禮與申屠蟠書	漢黃忠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料書	梁任昉
答王績書	唐杜之松
與李渤拾遺書	唐盧坦
上韓吏部書	唐林簡言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宋王安石
見明道先生	宋楊時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明黃省曾
辭與山巨源絕交書	晉嵇康
與江湛書	宋王微
答刺史杜松之書	唐王績
上吏部裴侍郎書	唐駱賓王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宋歐陽修
與秦少游書	宋陳師道
	二十四
答韓尚書書	宋朱熹
與魏容齋書	宋謝枋得
却聘書	宋謝枋得
上宰相書	元劉因
答董中丞書	元吳澄
復彭方伯書	明陳獻章
知投上安州張長史書	唐李白
上韋右丞書	唐劉軻
上冢官書	唐沈亞之

上富丞相書	宋蘇洵
上韓樞密書	宋蘇洵
上田樞密書	宋蘇洵
上歐蔡書	宋曾鞏
上杜相公書	宋曾鞏
上富丞相書	宋蘇軾
上劉侍讀書	宋蘇軾
應制舉上兩制書	宋蘇軾
上兩制諸公書	宋蘇轍
上林秀州書	宋陳師道
述報燕王書	燕樂毅
報任安書	漢司馬遷
上方功在虞部書	唐韓愈
寄許京兆孟容書	唐柳宗元
與蕭翰林悅書	唐柳宗元
與彭濟物	明康海
與文徵明書	明唐寅
答重慶太守劉萬陽書	明楊慎

寄余子書	明王廷陳
上御史大夫南亮王公書	明歸有光
陳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梁徐陵
與王僧辨書	梁徐陵
上宗伯書	明金繼輝
上呂相公書	宋范仲淹
荅常州張殿丞書	宋王安石
寄歐陽舍人書	宋曾鞏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宋蘇軾
謝太史公	明方孝孺
往來遺公孫宏賢良書	漢鄒長倩
與摯伯陵書	漢司馬遷
報司馬子長書	漢摯峻
報李陵書	漢蘇武
與吳季重書	魏曹植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魏陳琳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魏應璩
與吏部謝萬書	晉王羲之

與桓秘書	晉習鑿齒
登大雷峴與妹書	宋鮑照
與交友論隱書	梁江淹
答謝中書書	梁陶宏景
答趙英才書	梁陶宏景
答馮子華書	唐王績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唐王維
答崔立之書	唐韓愈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唐韓愈
與崔羣書	唐韓愈
答李秀才書	唐韓愈
答呂望山人書	唐韓愈
與元微之書	唐白居易
與謝景山書	宋歐陽修
黃州上文潞公書	宋蘇軾
答李端叔書	宋蘇軾
答秦太虛書	宋蘇軾
與李方叔	宋蘇軾

與魯直	宋蘇軾
與王敏仲	宋蘇軾
與李公擇	宋蘇軾
答王定國	宋蘇軾
與楊元素	宋蘇軾
與子之姪	宋蘇軾
答張嘉父	宋蘇軾
與周文之	宋蘇軾
答程天侔	宋蘇軾
與元老姪孫	宋蘇軾
與鄭叔度	明方孝孺
答獻吉書	明徐禎卿
與金鶴卿書	明楊慎
與華即中補卷	明唐順之
寄屠漸山書	明陳東
與楊南潤總制書	明王維禎
答余文獻書	明王維禎
報劉一文	明宗臣

與徐少湖閣老書	明趙貞吉
與高中元閣老書	明趙貞吉
張嵒嵒總督	明王錫爵
赫衛陽	明王錫爵
王麟泉操臺	明王錫爵
報北新關吳王政	明李廷機
答馬心陽	明湯顯祖
答門人吳芳臺舶使	明湯顯祖
書戒子益恩書	漢鄭元
戒外甥	二十九
戒子	漢諸葛亮
教子	漢諸葛亮
與子儼等疏	漢王昶
戒子書	晉陶潛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梁徐彪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唐李華
擬謝文游書	明李夢陽
釋與濟法師書	明劉鳳
	唐白居易

奏記	
奏記霍光	漢丙吉
奏霍光記	漢杜延年
奏記蕭望之	漢鄭朋
奏記梁冀	漢朱穆
奏記太尉蔣濟	晉阮籍
	三十

第十函

碑文

帝王功德碑

泰山刻石銘

嶧山刻石銘

琅邪刻石銘

之罘山刻石銘

之罘東觀銘

碣石刻石銘

會稽山刻石銘

紀泰山銘

元石坡銘

陵廟皇碑

初建歷代帝王廟碑

廟制命孔羨為宗聖侯奉祀碑文

益州夫子廟碑記

河中府新脩文宣王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唐玄宗

明太祖

明太祖

明宋訥

魏曹植

唐王勃

唐常仲孺

唐韓愈

柳州宣聖文宣王廟碑

唐柳宗元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劉禹錫

國子學先師廟碑

元程鉅夫

襄陽廟學碑

元姚燧

初建太學之碑

明宋訥

孔氏家廟碑

明胡翰

典禮製視學之碑

明太宗

鄉飲酒碑

明王彛

兵后王神祠碑銘

唐玄宗

東嶽廟碑

宋曾鞏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東漢撰人闕

西嶽太華山碑銘

唐玄宗

北嶽恒山碑銘

唐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唐楊炎

終南山祠堂碑

唐柳宗元

嵩山啟母廟碑

唐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

唐楊炯

澧州靈津廟碑	宋孫洙
野廟碑	唐陸龜蒙
祠虞帝廟碑	唐張謂
楚相孫叔敖碑	漢闕名
許由先生廟碑	唐楊植
張韓公廟碑	唐李華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唐裴度
殷太師比干碑	唐李翰
黃陵廟碑	唐韓愈
衡州徐偃王廟碑	唐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唐韓愈
箕子碑	唐柳宗元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廟碑	唐柳宗元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宋祈
唐狄梁公碑	宋范仲淹
伏波將軍廟碑	宋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元張起巖
初建元衡國忠肅公廟碑	明劉三吾
越國公廟碑	明胡翰
黔寧昭靖王廟碑	明程本立
精忠廟碑	明徐有貞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明謝鐸
伍相廟碑	明王鏊
漢愍帝碑	明邵寶
禹廟碑	明李夢陽
雙忠祠碑	明李夢陽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明李夢陽
太平寨忠義廟碑	明屠應峻
會稽雙祠碑	明文徵明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明薛應旂
冉子祠堂碑	明茅坤
瑞安卓忠貞公祠堂碑	明侯一元
忠孝祠碑	明王世貞
宅後漢徐徵君碣	明張九齡

忠孝祠碑	明王世貞
宅後漢徐徵君碣	明張九齡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唐梁肅
文中子碑	唐皮日休
梅先生碑	唐羅隱
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	唐顏真卿
溧陽瀨水義女碑	唐李白
高懸女碑	唐李翱
麗水陳孝女傳碑	明宋濂
功紀三受降城碑	五 唐呂溫
平淮西碑	唐韓愈
平淮西碑	唐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銘	唐李德裕
平雲南碑	元程文海
平北碑	明胡廣
平安南碑	明胡廣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明徐有貞
江淮平亂碑	明王鏊

征南碑	明田汝成
平播碑	明陶望齡
旌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唐德崇
魏博節度使田宏正碑	唐元稹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元閻復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元元明善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元元明善
丞相順德忠憲王碑	元劉敏中
表忠觀碑	六 宋蘇軾
德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唐王維
隴右監牧頌德碑	唐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唐邵昂
岐公淮南道愛碑銘	唐權德輿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	唐劉禹錫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杜牧
許州知州邵公去思碑	明賈詠
跡名禹穴碑銘	唐鄭鈞
釣臺亭碑	明李夢陽

嘯臺重修碑	明李夢陽
鳳長沙土風碑銘	唐張謂
營初建禮部之碑	明楊士奇
鄆陵縣城碑	明李夢陽
重修至德橋碑	明皇甫汈
題六合縣科名題名碑	明莊景
家郭子儀家廟碑	唐顏真卿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唐權德輿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	唐韓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	唐白居易
文鑑公家廟碑	宋司馬光
觀上清儲祥宮碑文	宋蘇軾
頭陀寺碑文	南齊王中
宸奎閣碑文	宋蘇軾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唐獨孤及
塔碑文	六祖能禪師碑銘	唐王維
賜謚大鑒禪師碑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唐柳宗元
澧州葉山故懺儼大師碑銘	唐權德輿	唐唐仲
碑陰文	書廣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唐杜牧
刻武侯碑陰	唐孫樵	宋蘇軾
李太白碑陰記		

第十一函

神道碑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北唐度信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北唐度信

周柱國大將軍拓拔儉神道碑

北唐度信

元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唐張說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唐張說

雲麾將軍郭公神道碑

唐楊炎

雲麾將軍李府君神道碑

唐楊炎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

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營事東都留

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銘

唐顏真卿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

道碑銘

唐常袞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唐崔祐甫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

絳邠節度營田觀察等置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

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道碑銘

唐權德輿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

唐裴度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

唐韓愈

太原王公神道碑

唐韓愈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

公神道碑

唐劉禹錫

韓文公神道碑

唐皇甫湜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

唐李程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

唐張說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修

要元獻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修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修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修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修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修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宋王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宋韓維
富鄭公神道碑銘	宋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宋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宋蘇軾
司馬溫公神道碑銘	宋蘇軾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元宋子貞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元李謙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元盧摯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元姚燧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元姚燧
中丞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元姚燧
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元姚燧
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元元明善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元虞集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元虞集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元李源道
許文正公神道碑	元歐陽元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明太祖
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	明宋濂
兼太子少保鄧國常公神道碑銘	明宋濂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明宋濂
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諡國郡公諡文節汪先	明宋濂
生神道碑銘	明宋濂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明宋濂
道碑銘	明宋濂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陸	明宋濂
侯追封縣國公諡威毅吳公神道碑銘	明宋濂

明劉三吾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

左柱國兼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

道碑銘

明方孝孺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贈營國公

諡威襄郭公神道碑銘

明楊榮

明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尚書鄭公神道碑

明王直

明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諡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五

明李賢

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

公碑銘

明李賢

奉天朔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兵部

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諡忠毅王公驥神道碑

銘

明李賢

明葉文莊公神道碑

明彭時

大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諡莊敏

林公神道碑銘

明劉珏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諡文

恪耿公神道碑銘

明徐溥

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

肅愍于公神道碑

明倪岳

明故兵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明邱濬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諡端毅

王公神道碑

明李東陽

兵部尚書兼穀項公神道碑

明李東陽

明齊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贈太

六

于少保諡簡肅張公神道碑銘

明李東陽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贈禮部尚書諡文懿楊公

神道碑銘

明王俱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師諡文靖劉公神

道碑銘

明楊一清

大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致仕諡文隱石公神道碑銘

明楊一清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邵公神道碑銘	明楊一清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	明楊守陞	
明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叔邱何	公神道碑	明林俊
明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彭忠安公神道碑		明林俊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神道碑銘		明林俊
	明林俊	
太保兵部尚書余公神道碑		明劉鴻
明亞中大夫太僕寺卿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公		明徐問
神道碑銘		明張岳
大明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余公神道碑銘		明薛甲
明兵部右侍郎胡公神道碑文		明薛甲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		明張時儼
軍誠憲伯劉公神道碑銘		明張時儼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墓碑	明趙貞吉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郭有道碑		漢蔡邕
陳太邱碑文		漢蔡邕
呂南周巨勝碑文		漢蔡邕
後漢鴻臚陳君碑		魏卽卽淳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魏嵇康
褚淵碑文		齊王儉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梁沈約
周太子太保步陸碑		魏卽卽淳
曹娥碑		魏卽卽淳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斯墓碑銘		唐范傳正
曹成王碑		唐韓愈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韓愈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唐韓愈
饒娥碑		唐柳宗元
元故翰林侍制黃殷士墓碑		明宋濂

東邱郡侯花公墓碑	明宋濂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明胡廣
外史張公墓碑銘	明姚綬
南京國子祭酒盧齋蔡先生墓碑	明林俊
康長公墓碑	明李夢陽
明胡監察御史徐君墓碑	明李夢陽
封中憲大夫蓮峰韓先生墓碑	明王九思
春坊贊善大夫愚安李公墓碑銘	明王尚綱
墓碣	九
元魯山墓碣銘	唐李華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唐柳宗元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明楊士奇

第十二函	
墓表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唐李華
左黃州表	唐元結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唐柳宗元
絕編生墓表	唐劉禹錫
廣陵陳先生墓表	唐呂溫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修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宋歐陽修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宋歐陽修
胡先生墓表	宋歐陽修
瀧岡阡表	宋歐陽修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宋王安石
處士征君墓表	宋王安石
程伯淳墓表	宋程頤
呂和叔墓表	宋范育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宋朱熹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宋王安石
孝子田君墓表	元劉因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元徐琰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元吳澂
安先生墓	元袁楠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明蘇伯衡
俞先生墓表	明方孝孺
陳靜誠先生墓表	明楊士奇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明何喬新
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明李東陽
史明古墓表	明吳寬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明王鏊
大厓李先生墓表	明王鏊
白沙先生墓表	明張調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祚墓表	明楊循吉
止菴詹先生墓表	明羅玘
孫少卿墓表	明崔銑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丞石岑林君墓表	

張毅齋先生墓表	明張岳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明王慎中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明唐順之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明唐順之
孫仲子墓表	明喬世寧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明宋濂
墓版文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明宋濂
墓誌銘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蔡邕
陶貞白先生墓銘	梁簡文帝
徵君何先生墓銘	梁簡文帝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周庾信
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任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唐魏徵
鄧國公墓誌	唐楊炯
自撰墓誌	唐王勣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 唐陳子昂

唐丞相道遠公韋公墓誌銘 唐張說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

杜公墓誌銘 唐權德輿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

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

僕射李公墓誌銘 唐權德輿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魚袋贈尚書

右僕射李公墓誌銘 唐白居易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唐元稹

秘書監致仕穆元堂墓誌 唐穆員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韓愈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韓愈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唐韓愈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唐韓愈

考工員外盧君墓誌 唐韓愈

孔司勳墓誌銘 唐韓愈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 唐韓愈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韓愈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唐韓愈

唐故國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韓愈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唐韓愈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唐韓愈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韓愈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韓愈

東明張先生銘 唐柳宗元

覃季子墓銘 唐柳宗元

故襄陽丞趙墓銘 唐柳宗元

和州刺史凌君權厝誌 唐柳宗元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唐皇甫湜

范陽盧秀才墓誌 唐杜牧

平盧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誌銘 唐杜牧

岐陽公主墓誌銘 唐杜牧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唐白居易

吳王李煜墓誌銘

宋徐鉉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修

神世衡墓誌銘

宋范仲淹

范純佑墓誌銘

宋富弼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

簡程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

銘

宋歐陽修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

誌銘

宋歐陽修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修

但侏石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修

政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蔡君山墓誌銘

宋歐陽修

梅聖俞墓誌銘

宋歐陽修

黃夢升墓誌銘

宋歐陽修

張子野墓誌銘

宋歐陽修

呂獻可墓誌銘

宋司馬光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陳比部墓誌銘

宋王安石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王深甫墓誌銘	宋王安石
孔寧極墓誌銘	宋王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宋王安石
戚舜臣墓誌銘	宋曾鞏
程伯淳墓誌銘	宋韓維
邵古墓誌銘	宋陳繹
范景仁墓誌銘	宋蘇軾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宋程顥
李仲通墓誌銘	宋程顥
劉道原墓誌銘	宋黃庭堅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宋歐陽修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宋曾鞏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元好問
雷希顏墓誌銘	元元好問

孫伯英墓誌銘	元元好問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元劉因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元吳澄
熊先生墓誌銘	元虞集
牟先生墓誌銘	元虞集
聶孝女墓誌銘	元元好問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誌銘	明宋濂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九
故詩人徐方舟墓誌銘	明宋濂
元封從仕郎鄭彥貞甫墓誌銘	明宋濂
高節先生墓誌銘	明楊維禎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襄公墓誌銘	明楊士奇
大學士文敏楊公墓誌銘	明楊士奇
漫士高先生墓誌銘	明林誌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明葉盛

南京兵部尚書袁毅程公墓誌銘	明劉瑚
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墓誌銘	明劉瑚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溫恭簡戴公墓誌銘	明李東陽
明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張公墓誌銘	明李東陽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	
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贈太傅溫襄敏王公墓誌	
銘	明李東陽
侍郎章公墓誌銘	明謝鐸
南安知府華亭張君墓誌銘	明謝鐸
一峰羅先生墓誌銘	明賀欽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謚端毅王公墓誌銘	明王鏊
石田先生墓誌銘	明王鏊
自撰墓誌銘	明劉忠
戶部尚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明楊一清
明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進封新建伯王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致仕贈太傅溫文襄席公墓誌銘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誌銘	明楊一清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誌銘	明林俊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月湖先生	
楊公墓誌銘	明羅欽順
凌溪先生墓誌銘	明李夢陽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誌銘	明李夢陽
高處士合葬墓誌銘	明李夢陽
滙亭先生墓誌銘	明李夢陽
叅議韓五泉墓誌	明王九思

徐昌國墓誌銘	明王守仁
西河散人墓誌銘	明韓邦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許公墓誌銘	明景陽
改齊王君墓誌銘	明鄒守益
楊黼先生墓誌	明李元陽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墓誌銘	明徐階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明故滁州判官龍北山墓誌銘	明羅洪先
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明唐順之
吏部文選司郎中東城林君墓誌銘	明唐順之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	明王世貞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明郭正域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明李夢陽

第十三函	
傳	東漢鮑參
名鮑出傳	晉陶潛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梁蕭統
陶靖節傳	梁江淹
袁友人傳	唐李華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唐韓愈
太學生何蕃傳	唐沈亞之
李紳傳	唐李商隱
李賀小傳	宋歐陽修
桑維翰傳	宋司馬光
范景仁傳	宋司馬光
文中子補傳	宋司馬光
徐復傳	宋曾鞏
方山子傳	宋蘇軾
巢谷傳	宋蘇轍
李伯淵奇節傳	元曹居一
何長者傳	元胡長孺

陳孝子傳	元胡長孺
葉秀發傳	明宋濂
謝翺傳	明宋濂
余左丞傳	明宋濂
王冕傳	明宋濂
杜環小傳	明宋濂
宋太史傳	明王禕
鐵崖先生傳	明貝瓊
洛下遺民傳	明徐一夔
樂祈傳	明烏斯道
胡應天傳	明高啟
唐珏傳	明張孟兼
孫伯融炎傳	明方孝孺
張孟兼傳	明方孝孺
葉伯巨鄭士利傳	明方孝孺
二孝子傳	明王叔英
伯中公傳	明解縉
周是修傳	明楊士奇

尚書王文安公傳	明陳敬宗
大司馬三原王公傳	明王俱
余肅敏公傳	明李東陽
一峰羅先生傳	明陳獻章
湯允勳傳	明程敏政
楊義士傳	明張汝弼
夏忠靖公傳	明王鏊
愧齋先生傳	明王鏊
椒邱先生傳	明蔡清
尚書黃公傳	明李夢陽
太白山人傳	明李夢陽
太傅王文恪公傳	明王守仁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傳	明崔銑
吳尚書傳	明崔銑
姚善傳	明史鑑
贈太傅諡文康梁公儲傳	明霍韜
坦上翁傳	明李默

五忠傳	明鄭曉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明雷禮
胡端敏傳	明雷禮
李崆峒先生傳	明袁襄
陳紫峰先生傳	明王慎中
張簡肅公傳	明羅洪先
胡行恭傳	明王時槐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明王時槐
周主事傳	明楊爵
練侍郎傳	明陳德文
孫忠烈傳	明王維禎
陳公慙公傳	明薛應旂
興濟伯楊善傳	明王世貞
李于鱗傳	明王世貞
二孝子傳	明耿定向
李稼傳	明耿定向
歸氏二孝子傳	明歸有光
張司徒家傳	明李維禎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明馮時可
女列 龐娥親傳	晉皇甫謐
楊烈婦傳	唐李翱
竇烈女傳	唐杜牧
竇烈婦傳	唐司空圖
節婦馬氏傳	元元明善
六烈女傳	明李夢陽
孝烈婦唐貴梅傳	明楊慎
莊節婦傳	明吳國倫
家上谷郡君家傳	宋程頤
周宜人傳	明羅洪先
述自 五柳先生傳	晉陶潛
五斗先生傳	唐王勣
醉吟先生傳	唐白居易
江湖散人傳	唐陸龜蒙
補亡先生傳	宋柳開
六一居士傳	宋歐陽修
無名君傳	宋邵雍

鐵笛道人自傳	明楊維禎
外莫月鼎傳	明宋濂
邵道人傳	明李夢陽
全景明先生傳	明程敏政
諷諭負卷者傳	唐王勣
無心子傳	唐王勣
巧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梓人傳	唐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宋清傳	唐柳宗元
假阿寄傳	明田汝成
託毛穎傳	唐韓愈
倉庚傳	唐楊慎
謚議	
帝仁宗謚號議	宋王珪
丞相故太保贈太師尚書卿謚議	唐獨孤及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唐獨孤及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宋祁

張忠定謚議	宋劉敞
陳執中謚榮靈議	宋韓維
歐陽文忠公謚議	宋李清臣
姚文公謚議	元柳貫
蕭貞敏公謚議	元劉致
吳文正公從祀議	明楊士奇
駁駁章巨源謚昭議	唐李邕
駁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蘇端駁議	唐梁肅
答嚴郢駁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唐獨孤及
重議郭知運	唐獨孤及
私朱公叔私謚議	漢蔡邕
弔文	
弔屈原文	漢賈誼
弔魏武帝文	晉陸機
弔莊周文	晉嵇含
祭田橫墓文	唐韓愈

吊屈原文	唐柳宗元
吊古戰場文	唐李華
吊興平茂陵文	明方孝孺
吊九江驛碑村文	唐歐陽詹
悲剡谿古藤文	唐舒元興
吊鐫鍾文	宋秦觀
祭文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	宋朱熹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元劉因
祭蠡文	唐獨孤及
潮州祭神文	唐韓愈
其二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宋呂誨
祈雨祭漢景帝文	宋歐陽修
祭城隍神文	宋歐陽修
告峨山龍湫文	元劉因
沅州禱雨告神文	明薛瑄
祭涖頭山神文	明王守仁

祭從弟敬遠文	晉陶潛
自祭文	晉陶潛
祭屈原文	南宋顏延年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唐王勣
為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唐王維
祭柳子厚文	唐韓愈
祭河南張員外文	唐韓愈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祭呂衡州溫文	唐韓愈
祭韓侍郎文	唐李翱
祭尹師魯文	宋歐陽修
祭蘇子美文	宋歐陽修
祭范文正公	宋歐陽修
祭杜文公	宋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宋歐陽修
祭丁元珍文	宋歐陽修
祭孔中丞文	宋石介
祭范穎州文	宋王安石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王安石
祭曾博士易占文	宋王安石
祭王深甫文	宋王安石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蘇軾
祭魏國韓令公文	宋蘇軾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蘇軾
再祭亡兄端朋文	宋蘇軾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宋張耒
祭程伊川文	宋張繹
祭張敬夫殿撰文	宋朱熹
告先太師墓文	宋文天祥
望祭文丞相文	宋王炎午
附生祭文丞相文	宋王炎午
祭太保劉公文	元徐世隆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元許約
祭許祭酒文	明蘇伯衡
祭太史公文	明方孝孺
祭王文節公	明方孝孺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明李東陽
祭學士柯先生文	明李東陽
祭忠臺劉侍講文	明成器
祭菊坡像文	明陳獻章
祭先師康齋墓文	明陳獻章
告羅一峰墓文	明陳獻章
祭西涯李文正公文	明張邦奇
祭故戶部尚書九峯孫公文	明李舜臣
祭蔣敬所公文	明徐階
祭太傅文正謝公文	明屠應峻
祭楊文襄公文	明羅洪先
祭歐陽南野公文	明羅洪先
祭邱思菴文	明唐順之
祭陣亡張遊擊文	明沈鍊
祭三原王公文	明李攀龍
祭海忠介公文	明伍袁萃
祭古冢文	宋謝惠連
祭鯉魚文	唐韓愈

祭戰馬文	宋路振
哀辭	
歐陽生哀辭	唐韓愈
哭尹舍人詞	宋富弼
哀穆先生文	宋蘇舜欽
蘇明允哀詞	宋曾鞏
汪尚書	明汪仲魯
余左丞	
鄭侍制	
陳狀元	
程禮部	
王進士	
朱縣尹	
誄	
宋孝武宣貴妃誄	宋謝莊
王仲宣誄	魏曹植
夏侯常侍誄	晉潘岳
馬汧督誄	晉潘岳

陽給事誄	宋顏延之
陶徵士誄	宋顏延之
御史王毅齋誄	明唐順之
故少保胡公誄	明沈明臣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梁任昉
兵部尚書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唐張說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韓愈
段太尉逸事狀	唐柳宗元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唐李翱
張忠定公行狀	宋宋祁
司馬溫公行狀	宋蘇軾
程伯淳行狀	宋程頤
李延平先生行狀	宋朱熹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元虞集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元齊履謙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明黃伯生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明鄭濟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明鄭楷
兵部尚書于肅愍公行狀	明男子冕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明李夢陽
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公行狀	明顧璘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明張治道
明兵部尚書東涯翁公行狀	明鄒守愚
禮部給事中雲村先生許公行狀	明董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明歸有光
行述	十四
陸欽州述	唐李翱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第十四函	紀事
燕將錄	唐杜牧
書何易于	唐孫樵
書田將軍邊事	唐孫樵
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
說石烈士	唐羅隱
書劉廷式事	宋蘇軾
秦士錄	明宋濂
書劉真人事	明宋濂
書博雜者事	明高啟
書佛郎機遺事	明王守仁
劉忠愍公死事狀	明羅洪先
書應生事	明王世貞
書二館人事	明王世貞
書讀題跋	唐韓愈
讀儀禮	唐韓愈
讀墨子	唐韓愈

讀荀子	唐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唐柳宗元
讀鬼谷子	唐來鵠
書襄城驛	唐孫樵
讀開元雜報	唐孫樵
讀司馬法	唐皮日休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題安昌侯傳	唐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唐司空圖
題柳柳州集後	唐司空圖
跋華嶽題名	宋歐陽修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修
跋景陽井銘	宋歐陽修
跋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修
讀李翱文	宋歐陽修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修
跋唐華陽頌	宋歐陽修
記舊本韓文後	宋歐陽修

書梅聖俞藁後	宋歐陽修
讀封禪書	宋劉敞
讀孔子世家	宋王安石
書洪範傳後	宋王安石
讀江南錄	宋王安石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讀刺客傳	宋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宋王安石
書魏鄭公傳後	宋曾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宋劉恕
書東臯子傳後	宋蘇軾
書黃子思詩集後	宋蘇軾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題逸少帖	宋蘇軾
書六一居士傳後	宋蘇軾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宋蘇軾
書唐林夫忠硯	宋蘇軾
題明道先生墓	宋程頤

書鄭元傳	宋林希
書鄭祭傳	宋徐積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宋黃庭堅
書贈韓瓊秀才	宋黃庭堅
書邢居實文卷	宋黃庭堅
題濟南伏勝	宋黃庭堅
題皋燕郭尚父圖	宋黃庭堅
題陳自然畫	宋黃庭堅
題自書卷後	宋黃庭堅
題松叔夜詩與姪擾	宋黃庭堅
書贈俞清老	宋黃庭堅
書贈王長源詩後	宋黃庭堅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宋張耒
書宋齊邱化書	宋張耒
題主父之事	宋張舜民
書王蠲事後	宋秦觀
龍井題名	宋秦觀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跋紹興親征詔草	宋辛棄疾
讀兩陳遺墨	宋朱熹
讀唐志	宋朱熹
詹鹿之三經	宋真德秀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來後跋	宋真德秀
書通鑑後	宋陸游
書郭崇韜傳後	宋陸游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宋陸游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宋陸游
記太極圖後	元劉因
跋懷素藏貞律公二帖後	元劉因
讀藥書漫記	元劉因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元吳澄
書經筵奏議彙後	元虞集
讀唐太宗帝範	元吳萊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明宋濂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明宋濂
恭跋御製詩後	明宋濂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後	明宋濂
劉參軍黃牒跋尾	明宋濂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明宋濂
題天台陳獻公行狀後	明宋濂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志銘	明宋濂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明宋濂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鵲行後	明宋濂
題司馬手帖	明宋濂
跋黃魯直書後	明宋濂
題文履善手帖後	明宋濂
題余廷心篆書後	明宋濂
題淵明小像卷後	明宋濂
題天台三郎婦傳後	明宋濂
跋新刊孝經集注後	明宋濂
跋太古遺音	明宋濂
讀宋徽宗本紀	明宋濂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明劉基
題王右軍蘭亭帖	明劉基

題劉尚觀奕圖	明劉基
書鄭子美文集後	明王禕
跋西臺慟哭記後	明劉崧
讀貨殖傳	明趙汭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明趙汭
讀鄭虔傳	明徐一夔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明徐一夔
題鄭宣撫墓誌後	明蘇伯衡
跋山谷墨蹟	明唐肅
書九歌圖後	明貝瓊
讀三墳書	明方孝孺
讀夏小正	明方孝孺
讀汲冢周書	明方孝孺
讀呂氏春秋	明方孝孺
讀荀悅申監	明方孝孺
讀漢鹽鐵論	明方孝孺
題受禪碑後	明方孝孺
題諸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明方孝孺

題朱子手帖	明方孝孺
題許士脩詩集後	明方孝孺
跋劉府墓碣後	明方孝孺
題王維畫輞川圖	明王叔英
題忠簡公翰墨記	明胡廣
書文丞相傳後	明胡廣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明楊士奇
題通鑑續編	明楊士奇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明楊士奇
題宋歐陽澈謨告身後	明楊士奇
題六檜堂卷	明黃淮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明王直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明陳敬宗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明陳敬宗
書顏魯公爭座帖	明錢習禮
題先聖先賢圖贊後	明吳訥
讀汲冢書	明周洪謨
讀大雅	明劉定之

讀唐史	明李東陽
書宋諸賢墨蹟後	明李東陽
書東萊先生手授稿後	明李東陽
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	明羅倫
讀王章傳	明章懋
書李筠傳後	明莊昶
讀歐陽集	明黃仲昭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明吳寬
書皮日休集後	明王鏊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明王鏊
題陳止齋夷門歌後	明王鴻儒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明宋端
跋重刊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	明祝允明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明陸棻
跋顏魯公帖	明羅洪先
讀春秋	明唐順之
書河圖洛書	明唐順之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明唐順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明徐渭
讀洹詞	明郭棻
題八仙像後	明王世貞
雜著	
詩品 三篇	鍾嶸
家訓	魏顏之推
鞭賈	唐柳宗元
復性書上篇	唐李翱
復性書中篇	唐李翱
復性書	唐李翱
平賦書一篇	唐李翱
去佛辭	唐李翱
論葉	唐皇甫湜
悲汝南子桑	唐皇甫湜
學解嘲對書	唐沈亞之
罪言	唐杜牧
孫氏西齋錄	唐孫樵
武皇遺劍錄	唐孫樵

喻古之治	唐盧碩
漢武山呼	唐羅隱
護國	唐沈顏
責荀	宋賈同
禁焚死	宋賈同
儒辱	宋孫復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王安石
訓儉示康	宋司馬光
雜識二首	宋曹鞏
記客言	宋王向
日喻	宋蘇軾
送子級失官東歸	宋蘇軾
問養生	宋蘇軾
太息送秦少章	宋蘇軾
論文	宋蘇軾
醉中書	宋蘇軾
求醫診脉	宋蘇軾
記故人病	宋蘇軾

記先夫人不殘烏雀	宋蘇軾
述醫	宋龔鼎臣
記蛙	宋王十朋
本記	宋朱熹
諭學者	宋朱熹
周禮發題	宋陳亮
四經序錄	元吳澄
三禮序錄	元吳澄
故物譜	元元好問
	十二
燕書	明宋濂
太乙元微記	明宋濂
書畧言二首	明宋濂
賣柑者言	明劉基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明劉基
郁離子	明劉基
續志林	明王禕
讀喪禮	明胡翰
綱目凡例考異	明王克寬

歐譜十國年譜備證	明徐一夔
深衣考	明朱右
鄭氏孝義門表	明王禮
宗儀九首	明方孝孺
尊祖	明方孝孺
重譜	明方孝孺
腔族	明方孝孺
廣腔	明方孝孺
奉終	明方孝孺
	十三
務學	明方孝孺
謹行	明方孝孺
脩德	明方孝孺
體仁	明方孝孺
西伯伐崇	明方孝孺
武王誅紂	明方孝孺
畢命	明方孝孺
周禮辨疑	明方孝孺
牛李維州事	明胡廣

劉給事	明胡廣
張湯杜周有後	明胡廣
公孫宏節儉	明胡廣
東坡祖黃生說	明胡廣
易卦	明胡廣
唐太宗征高麗	明胡廣
記徐元張壯史整	明胡廣
文章辨體序題	明吳訥
紀瀛國公事實	明袁忠徹
雜志	十四
記龍生九子	明劉定之
容脉	明李東陽
春秋天子之事	明劉玉
夾谷	明席書
五更篇	明崔銑
雜說	明楊慎
別周龍岡語	明羅洪先
敘廣右戰功	明廣順之

婚範	明侯一元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明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明張居正
國勢強則動	明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明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明張居正
語言談	明張獻翼
雜文	
北山移文	齊孔珪
送窮文	十五
招海賈文	唐韓愈
新曲凡文	唐柳宗元
戮鱗魚文	唐柳宗元
責沈文貽知默姪	宋陳堯佐
中屠子廸毀曹操廟文	明陳瓘
却巧文	明唐肅
哭白溝文	明王達
瘞旅文	明李夢陽
	明王守仁

誥博望侯文

明張邦奇

罵貓文

明胡侍

讓陸大夫文

明屠應峻

逐妖文

明鄒守愚

瘞古誌石文

明鄒迪光

判

右金吾即將章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

四十禁經一月忽寓於左堂云咆哮無上下禮

唐張鷟

十六

西陸朝觀闕月輝之御史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張巡

安上門應開主者誤不下鍵

王維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

絃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賄

競渡因爭先逐打舟人臂折

唐康廷之

丙為左僕射門立祭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祭戟儀

曾不許

宋余靖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答三

十徵銅四斤還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復徵銅

唐張鷟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為

御史彈順受賊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

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

唐張鷟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

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粗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

擬財官軍

唐張鷟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群弓馬起衆眇其一目恐不

十七

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唐張鷟

羽林將軍王暢覺無嫡子取侄男襲爵庶子告不合

承

唐張鷟

山陽公主為子求內官親侍侍衛

唐張鷟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

本任

唐余靖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

項俱無容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唐張鷟

常州申捕錢家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產盜食

其爪竝盡為客所擒遂作衍化出滿田是爪客乃
放之產去後了復無爪客詣縣告產是妖賊

唐撰人闕

錢塘人孫戢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
船覆至死戢女媚容巡江哭以爪設祭因而自投
江水抱父尸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
乃禁媚容數日

唐撰人闕

致辭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致辭

宋蘇軾

十八

內中侍御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致辭

宋蘇軾

上梁文

英德殿上梁文

宋王安石

記 紀 志 考

記總	六禮	宮殿	廟學	官府廳壁題名	營造	祠廟	紀述	卜筮	占筮	遊覽	恩命	考載	釋老	宴會	藝文	圖畫	名字
----	----	----	----	--------	----	----	----	----	----	----	----	----	----	----	----	----	----

器物	動植	雜撰															
----	----	----	--	--	--	--	--	--	--	--	--	--	--	--	--	--	--

記一

大禮

宮殿

文廟

學宮

官府廳壁題名上

記

大禮

東封泰山記

漢光武皇帝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廢成侯序在東后蓄王十二歲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叅微讓與舜庶後日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殺僭號自立宗廟褻瀆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條青三州首亂其革橫行延及荊州蒙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潛蹤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吏各脩職役於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蒼老理庶遵古脩久明恕皇帝唯慎河圖維書

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郎守師士咸蒙祉福永永無極泰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漢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
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會遣宗室
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
肉十一日癸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即將先上
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
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
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宗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
雖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
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
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
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
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
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
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大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
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
道峻峭不騎步牽馬步下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
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闕如從谷

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脊條
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
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
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
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闕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
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
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使視谿谷碌碌
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空遠如從穴
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
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
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拂
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
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頃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
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
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
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
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
反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

九尺方圓三大所有兩陞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大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幾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醢醢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有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勝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莫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臨有人乃舉足隨之此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明 宋 濂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決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享祀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子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于是禮部尚書臣崔亮卽中臣趙時泰負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禮備備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旣復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二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三成于南門外揖行祀事其國王王頴暨諸陪臣

先後駿奔以謁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
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
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
鼈之屬亦得翔泳于至化之中其于慶幸古所未睹
爭欲勒文于石以垂示于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
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
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
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
嚴者豈有他哉寔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
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
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敏請書是以爲記
以宣昭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
相爲無極云

記

官殿

御製廣寒殿記

明宣宗章皇帝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而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嶢嶢峭削盤迴起伏或陟絕如壑或嵌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履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類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映雲霞納日月高明闔輿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高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使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真茹一方我惟夙夜敢勵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剽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於時茲

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懲莫社稷而至於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徒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其人憂書所為倣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太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儆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聞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庀逸命工脩葺永念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閱江樓記

明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固周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連轡環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岍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矣膚較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

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其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遇樂管絃之溢響藏燕趙之豐姬一旋踵間而感慨繫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浪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與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宜念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閤極忠

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敢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皆勒諸貞珉它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記

文廟

學宮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唐 程 浩 文粹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膏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後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濶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于無生一以貫之我光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于周今泰于唐不然者何被亥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表并者學吞漢臺賢負伊呂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貢奉詔旨廊新祠宇廟閭岑

立宮牆鳥趾辟先師于兩楹羅亞聖于十哲砌蘭有
主院栢分行祖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間
邊豆而無笑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
康之前也俗偷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
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
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于丕變昨
頌樂而不知縣丞主簿尉等瑯琊王畿泰稷公器覽
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髻鬣取相公之龍門雲霄坐
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辟聞佳政
告歸而飡味尤續前尉許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
何勿書時大歷二年某月日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宋 段陽脩 文鑑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偏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
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
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
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
著令故不得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
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
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

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卿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皆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居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遷籩罇爵簋豆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居居之暮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

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高林孔子廟記

元

劉

因

文類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於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居臣臣父父子子而不論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悔禎等曰諾且請書

其辭於石俾記歲月之始末云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貢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後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興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

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闡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治本於人性磨礱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勸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力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慈谿縣學記

宋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序國學之次立乎其間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教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之材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近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近從偏遠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遴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聞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次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旅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塼土如浮屠道士次爲王者像州縣吏春秋帥其屬舍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泯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脩泮庠而幸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州使民出錢將脩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泮者吾不可以毋脩也雖然吾有民人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構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次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如此矣林君故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瓊產淫傾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

君者越之隱居于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統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淤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特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云

蜀州學記

宋 曾 肇 文鑑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年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皆徂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守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黜殺戮而其操愈勵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執之臣猶徂徠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獎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聞其所知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故未必眾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

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從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運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目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國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也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竊烏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竊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廩庠廩

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未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聘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楯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勤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

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得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改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治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之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治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如此莫不相勵而起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

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
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
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
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
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
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
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
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
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

令厥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
而煩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肆之所以至圖
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
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
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
若夫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具進之而
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
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
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

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絃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惧人材放失儒效澗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悅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隘隘不足改
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剝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
門廡黝重丹漆舉以泐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兩
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策
且有日吁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
見已秦以山西廢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
不守武夫健將賁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
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東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
學術俗化之學近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
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
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
君俾爾由序序幾古人之述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

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
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
憂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諱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諱說不辜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

不率教甚者則捷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誦諷諷諷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奇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楊輝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

獻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吾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

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閭閻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校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自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幾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載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竊禮而

從賦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
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
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氏書

信州鉛山縣學記

宋 朱 熹

鉛山學政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既諸
生以夫子不南而於禮爲不稱乃徙真縣東山下然
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補狹不能
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員而莊誦黌誓則亦既二
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
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
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
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
而舍萊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
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掃除之須
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愷舍日給弟子員三
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
難言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
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未諳且
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
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
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

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姻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裂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窮者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誕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覓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

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德宇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益嘗有意答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常有餘力惟其以一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爲三伯四十年
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旣編其年與夫
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間對
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
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
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
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旣曰
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
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
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立教於以修叙彝倫
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
二人者誰後是五人和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
顏回曾參而後無繇歲故已矣於明人倫其甚誤至
以闢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
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

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
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
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
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
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
於人心之固有而跡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熟於
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
聖學故與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
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
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旣嚴事乎已苟於學
術之辨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
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
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執法倨傲自順
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屋厚塋不可爲俗游說乞貧
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
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敬久報人嚴

事之道者固於是乎哉先儒常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辦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御飲大射其家速駐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己之切至哉故雖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

畫袞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諒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鄴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偶周武氏封隆國公玄宗謚睿文宣王宋真宗加主聖後易爲至聖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溪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未素

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度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遷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溪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子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

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歲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遠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最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

即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其功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最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入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是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爲一歲再祀第僭位於先賢以祖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君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燾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帶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卞皇元受多方始爲殿士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

括丹後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卒壁滄汁注之擬魯頡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鴛屋困於撐柱自提管提刑悉捐金剗奉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蓋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閭閻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至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西成而斬陰誘也春秋藏祀尚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爲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爲士翕然佐之既鳩既僦其材貞且良其棟葉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縹之以闡楹飾之以朱碧重門榮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後矣孰紀其成爲斯文子載計乎書

來曰邦父兄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弟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奉伯橫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殫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達契之功已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膺最者皆爲同

有教之力也余觀周語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多於膺最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膺最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歆有未蔽詩有變考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于是世不爲叔見不爲駸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述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越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果也殷人也援己墜之殷以自異焉在其焉魯司寇和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此惑滋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殷紹嘉候嘆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禹覆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心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

煥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
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却契
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于魯達于天下
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路而旁奮馳寄而永垂昔
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世萬子孫
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
天可以驟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曰教道之格
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而爲頑者不知其後
之至此也其裸將而爲膚敬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
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廢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
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或具焉非和舊遊興起斯
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寧曰忠定
家焉忠獻此乎館焉若文忠江公庠子之守吉也游
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壽德齒不同
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並祠余特筆並書
之

重修山陰縣學記

明 王守仁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于縣尹顧
君驛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于予時予方在疚
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
來代復增其所未脩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回京
兆之請記其學而常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我朝之所
以養士者不專于舉業而寔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
廡堂舍拓而輯之簾廡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
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
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于
九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
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
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于人無聲無臭至
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偽之端矣
見孺子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納交於父母焉要
譽于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
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腸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

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于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于父子也無不親發之于君臣也無不義發之于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和之節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亙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

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偶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分香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繆疵而畧知反正之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辟訾之嗚呼心學何由是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其盡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焉者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

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乎序乎信乎吾心未盡也故于事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有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于

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己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常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世之學者承治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旣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

日鷺日遠莫知其所底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
求歸者則頽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
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循習之爲蔽而
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
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
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吳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
無所待而興者不爲少矣而亦容有蔽于循習者乎
吾故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爲吾越
之士而一言已乎

長汀縣學記

明 王慎中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
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
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興人
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
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
養之誼也魯最爲禮樂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
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
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
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茀占國之不
治下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鄉士至以不悅
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
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
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
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
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
經明者得以立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
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

金口而木舌矣由逮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
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
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
不察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
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
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
也與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
吾將以先王之制爲謬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
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可知者爲可以
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
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辨說有數其臨舞有節其視
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
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于九
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
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
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
之與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克則達乎天地國家之用
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

則賡緝周流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於
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縮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
聰明感奮手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
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漢
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
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
春秋與兩漢之士生于先王之隆其學大脩而教素
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
尚通而不察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
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
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
世學之果不可以已耶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
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
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保長汀知縣祝君一鑑是已
長汀故有學而庠廩弗稱孔子廟亦既圯諸生未學
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聲瞻嚮羣衆而誅之久矣
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
友李君遂力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即以謀告而

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而不爲良也蓋
革而圖諸乃攷位於其地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
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從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
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齊廟舍庖庫廩廡咸以
序爲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視君後至尤知原本
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鐫刻丹雘之飾煥然完
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
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
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
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
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
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
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
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
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
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
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材之數
此士之罪也故予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尚盡

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
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與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明 王慎中

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松溪縣學災其時青陽柯公喬遷之方以布政司叅議分守建寧行部至即縣以災造馳往視之度間燕之地以居士使無失業士忘其災乃謀作治之事視其基庳陋而偏於城闕蓋始徙不審士游於陋數十年而不得復因舍今所燬而舊是圖開侵曩畧故基以得稍市四旁衍地以廣之而作治之基審始爲會材所出徵發調集具有條理有司蒙成而已蓋公好學聞道論爲世師其見於政事

宜與俗吏不同如此既會其本末以授知府錢侯嶧侯之往即廉簡溫仁其信于民也久又有所授以從事民亦不戒而來作治未幾而學成矣柯公以書至清源山中屬某爲記余辭不能久之而分巡建寧僉事翁公學淵以幣來運文余益不敢當其後柯公由叅議爲副使巡海行部漳州予得質以所聞然後敢以其所質者爲記蓋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也錢侯既遷謝侯上歲來代能修錢侯之美叅議仁和吳公源僉事江寧張公恕竝以直清寬大布宣化理尤加意

於學校而以垂書督學於閩者應城周公琬也周公才學名一時條教科指有以作人松溪之士蓋勉所聞以彌諸大夫嘉育之盛而某之記遠成記曰先王設爲學校聚天下之士教於其中將以使之自覺內得於心以成其性而有以爲天下國家而其教必謹於形器悉於名數自其耳目手足之所感以爲視聽言動之用皆必有不可亂之節與不可易之物非其物則有禁而不得其節不苟然以拘也守之之嚴防之之密如郊關市門之機非常殆不甚焉一歲之中

冬夏以習禮樂春秋以治詩書無有須臾之頃閒焉以嬉耳目手足之用將舍是而爲他而有所不暇所爲能得於心高深微眇耳目不可得而遇手足不可得而致者未嘗及焉從存其耳目而其所不可遇者固已察矣約其手足而其所不可致者固已著矣其察其著出於服習而勤修故能深思而獨得之其得之也難則其修之也益固可以持久而不倦如是而處談邪怪謫之時接乎奸亂之聲色淫慝之禮樂固可以不變况於其防守之嚴且密哉其教足以成人

之材已成之材又足以爲教姦亂淫慝之術不得出於其間一有出焉則其材之既成有以燭知其害攻距之不去不已而所設之教又得與夫所成之材交存而不喪旁皇周浹至於廣遠則荒陋遐阻四達而無所不被漸馴廣績至於悠久則歷世改物而流風遺俗可以詠思興起於不泯蓋三代之治之極而學之成如此由周之衰先王教人之法相屬而盡壞人之耳目手足之用自爲其物而貿然莫之爲節苟簡殘缺之餘猥以自恕於卑陋而使其縱弛易肆之私而才辨彊力之出於衆者始有不安之心以其物之無所遵其節之無所倣徒以妄意於高深微眇以爲可得而遇且致也奇詭詭詭詭詭日作於形器紛然以驚瞽當世之民如是者皆見爲才而足以易於天下振矜其所不可得遇者而形之於耳目未嘗有察也道說其所不可得致者而措之於手足未嘗有著也其卒歸於卑陋而遠所以爲縱弛自便而已蓋孔子興於洙泗興三千之徒共學其教必以文行忠信其雜言必以詩書執禮其自爲學則繡十二經而不以爲多

三絕韋編而不以爲勤聞樂於他國問禮問官於人射御之卑執焉而不辭獨立而訓其子其學必在於詩禮語上而爲顏子言其目必在於非禮之勿以視聽言動而其所自言則曰下學而上達此先王立學之方而教人之意也由今之道而爲學誠不能一二以合先王之法既皆曉然知尊孔子而誦其所傳則形器名數固不能無今昔先後之差而視聽言動之用於所感出之必有其物動之必有其節聞千百載而若旦暮其曰下學云者攷於其書而可知也是將不越夫耳目手足之間而有以得其不可遇不可致者惟在夫慎子而篤行之而已可不勉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明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篳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摩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遇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鼙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絃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馨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諸紳動色蓄茂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

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敦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敦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碑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誣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誅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虛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千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免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量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魁楊

曹鸞於是戰鬥壁池箭簾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
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而高居挹其象者如
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
以異矣而午山公端執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
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
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
嗶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
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
以致乎精微相噬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
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
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
詳於閭閻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
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
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
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與於是午山公使學官
維揚與諸生張瓚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
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新人修學始嘉
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重修宜興縣學記

明 唐順之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
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
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
伏其連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
勺千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絃匏搏拊笙磬雅頌獻
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獻擊詠歌其音鏗
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氣數相
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
滯也改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麤疎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庶夏商周之典章韞譚象寄之語言
至於射御綽綣雜服之技凡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
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齒莖生澁之習蓋其磨揅
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
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利於蠹

編之誦記而思慮散于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況身利之蝕薰心炫目又難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于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沁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詣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氣數而傳則古之道未嘗

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矣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谿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遊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棲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樂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明 羅倫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以太極爲棟樑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垣宇以誠爲根以敬爲輪以禮爲闡以勇爲衛以知爲先容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若弟也天下之昆蟲草木動植百物皆吾家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載之六經皆吾家之所以立教也其教之成也根於心眸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而達於吾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序朋友安其信男安於外女安於內士安於學農安於耕商賈安於懋遷行旅安於後天地萬物無不各安其所此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鵲翔魚飛躍上下光風霽月洒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

得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濶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楹題數尺我得志不爲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晉齊梁以佛老之虛無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辭爲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子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花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墍其垣墉於戲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辭章爲門者穴竇而入者也以佛老異端爲門者則迷於草莽之區而已安慶府學櫺星門舊處寂地藥局前節教授泰和羅君用俊至曰櫺星象正大高明宣稱我太守餘姚陳侯雲鶚貳守濟南李侯芳聞而是之以白提學御史戴公珊巡江御史譚公集二公咸允鳩工伐石撤藥局以位櫺星前甬通衢未竣而陳侯去李侯終之易學門於西立泮宮坊於舊櫺星門立泮橋於池上甃石而高大之是有功於學可書介諸生楊慶陳偉來謁文紀其成二生歸碑吾言於門使遊聖人之門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宋 張伯玉 文鑑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緯之至今尚書富卽中千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庶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儼之市村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記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桶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染椽圻墁陶甍稱是祈于久故典而不庫爾于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明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顧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于鄉至于室莫不有學垣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

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強誦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采芣采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彞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稽古閣記

宋 朱 熹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也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

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闢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浚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

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擅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後始於紹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廉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旣成因予之交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手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臧聞見爲極至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明 湛若水

廣德州儒學尊經閣前大成殿後范文正祠左王太史廟右集賢館而中居尊尊經也進元妙觀於東郊而閣其北崇正也東郭子鄒子三十五年駕至聖賢之學以抗疏出翰林來判廣德于時遠近之士執經而考德者咸集焉鄒乃構材鳩工凡六月而閣成居六經於其上而習諸生於其下凡爲閣三間六楹而列二翼於前爲燕居會之以門爲復初書院諸生有進曰敢問尊經之道何如東廓子曰吾無言焉今有辟雍甘泉子者知聖學者也諸生盍往問焉遂俾方施兩生以來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曰夫經也者經也所由以入聖人之徑也或曰警也以警覺乎我也傳說曰學於古訓夫學覺也警覺之謂也是故六經皆註我心者也故能以覺吾心易以註吾心之時也書以註吾心之中也詩以註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註吾心之是非也禮樂以註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則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學於易而心之時以覺是能尊

易矣學於書而心之中以覺是能尊書矣學於詩而心之性情以覺是能尊詩矣學於春秋禮樂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覺是能尊春秋禮樂矣覺斯存之矣是故能開聰明擴良知非六經能外益之聰明良知也我自育之彼但能開之擴之而已也如夢者醉者呼而覺之非呼者外與之覺也知覺彼固有之也呼者但能覺之而已也故曰六經覺我者也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也今之忘其本而徒誦六經者長轉喪志於醉夢者之類也不呼而覺之類也昔孔子不能也喪志於醉夢之類也者孔子不爲也是故中行若鮮矣是故天下能尊經者鮮矣兩生曰何居曰弗或過焉則或不及焉過則助不及則忘忘則忽助則悔悔與忽可謂之尊經也乎曰然則如之何曰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焉尊之至矣兩生遂拜而受之歸以告東郭子璣諸石以詔多士

尊經閣記

明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

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為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則為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能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長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喜怒哀樂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祖父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籍記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世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寔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寔種種色色具有於其家其積記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寔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

義之末經。經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是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寔。積日遺亡。散失至爲寡人。丐夫而猶驚。驚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全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後淫辭競詭辨。飭奸心。盜行。逐世。壅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域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尚荒廢之矣。卽守渭南南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于使山陰。合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余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夫。

六經閣記

明 顏 木

昔談理道。不假於言言也。者。闕而後宣者也。和不言。醫佚不言。息暄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饑寒疾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缺故。不言。斯天之所以爲大。與深矣哉。是故昧於機斯言。盡晉於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于紀斯言。法乖于度斯言。節愆於和斯言。樂道而足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足哉。故後賢之千言。不當古聖人一畫。斯以理道爲精粗。弗以辭說爲繁簡者。與故言愈希。則世愈樸。言愈繁。則世愈薄。非闕言者。道有明晦焉。爾繇是觀之言也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六籍也者。非聖言之得已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又何紛紛之說乎。吾爲毫人建閣而藏經。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爲是不得已之言焉。

國學新修五經辨記

唐 劉禹錫 文粹

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
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
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
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蠟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碑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
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美藏再新辨書懋前
塗不充以倚乃折堅木員墻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 施陰闕使象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漆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雖校
旣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
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
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
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字旣傾而成之我有辨經旣昧
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

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初初不逮不稽庶乎道人來
采我詩時余爲禮部卽凡警宗之事得以開決故書
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記

官府廳壁題名上

唐

中書政事堂記

唐 李 華 文粹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
堂政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
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
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
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
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
君逆道於人蹟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
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擅誅權不可擅施貨
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開私
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
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濫不可以剥害於
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
以啟之於萌伐紊不賞罰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
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
上蹲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鴟毒有
良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
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

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死之柄天子
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
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
無罪記云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唐 元 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
旋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承真元年卽
大位始命鄭公綢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右居在
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
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
進見於麟德殿一有則直上禁中以俟大凡大詔一作
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
莫不專受專對它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
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凡參大政其不
至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
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一作命也已若此則安
可以昧陋不肖之類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晚
瞻仰觀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
而又使欲惡歌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
無暴揚報校一作劫之慮遂怠行於私易易也然而陰
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
猶舉枉踏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忍而爲它人盡數若

之所為而中不自愧斯乃一作可矣昔蔡王餘蓋先賢
於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
是謹述其遷授書於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御史大夫壁記

唐李華文粹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
端于國至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
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
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
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唯與德輕重故明
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
職副丞相丞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
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
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
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
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
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聲以稜
徽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
右肅政罷置不怛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
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在難其人多舉
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廉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

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
年果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選崇德也昭融禮經
嗣續文雅張^仲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勳
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
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
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
萌而慮則永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
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汰君子喪心無隱情
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歷璧
列先政之名託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
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
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
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唐李

華文粹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通成俗黎民於變百官
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
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靈名實王猷
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路邪悖逆俊賢云誰司之
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
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
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
意者珍山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
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体宜之晉宋
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
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
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
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
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拘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
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
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
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

然名教之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構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伐名號冠綬之羞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味學淺藝承命繼谷辟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唐

舒元興

文粹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啟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廷觀道以監之鵷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裁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宸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內其職益煩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

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
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
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登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
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
所先時唯中承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
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
未則分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家
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全而入誼譁狼籍其態萬
變向之霜後盡為涕淫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
於我意也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
儀云謝宰相記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
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
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
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
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
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吊御史新例知雜事
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
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河南瑯琊同

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
他日雜事累以寓直省院為歡迺議於中丞中丞深
樂之即時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革之
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衛五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
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嚮應即詔交庶
出錢百萬以資焉迺以政事堂南直行之南選地以
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
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為之
馬廄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北
院合三院為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
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為左右巡使若中丞
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
事殿祭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
門北闕以取其向朝廷也其製自中書南廊架南北
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
廡蟠回詰曲囑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梁
案視麗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葺新安
如舊若井綠雲若編青簫以至千几案筆硯簾慢茵

榻果蓬若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勺稽案
饋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諸事羣吏之
采謁入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之嚴故
不俟戒而自肅焉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爲天子
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整而天子不
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
滅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
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也謹按高祖大皇帝作
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
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
千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
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
遺事哉某構於僚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
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泊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
於其後以爲之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
月十六日丁巳記

著作郎壁記

唐 李 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
懲勸區別昏明故駟牧頌于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
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
沮誦倉頡爲黃帝史臣文字以興其來尚矣若南正
北正達于顓頊羲氏和氏命於唐堯更虞夏商代序
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
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
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歲王之闕或司過
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子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
則史逸史伯是也諸侯有日御則禪璽子章是也倚
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
三靈不匿其政愆則百虔惟危故先王貴之至于漢
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藏金匱石室之文
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
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而已小雅寢周聖
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隆德至而天地不通惑于獲
麟嘆于與蜡爰制國典仰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

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
由用也向若前代關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禹
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
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
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博歷宋齊梁陳官品第
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
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
卽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衆則徐爰何承天齊
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止
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
柳蚪隋則虞綽王卽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
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修代史天子親垂筆
削與春秋合符魏魏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
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卽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惟
碑誌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
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
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
而爲唐唐之建官固非後人若虞永興德函大雅魏

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鸞鳴崔司業雄詞飛動
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總文武之能事思所以
比崇軒輅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
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吳公胡諭德遊
刃詩騷韋庶子賈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
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
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楮環藏室之典從容簡貴信
君子保明宏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
寶三載自秘書卽拜閣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囿
澡身于三德研慮于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擇惠風
吟於秀水朗月鏡于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宮
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
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
官之記不列于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
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唐 權德輿 文粹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大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
以名曹用諸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
審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
大夫者滿歲皆調於數下放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
元中天官趙郡李敬元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
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
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公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
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
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遇也以事之委會夫之奇豪
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開略守或刻深苟
成績於是則瀚飛不暇登二掖替六職得之蔑易疾
若傳置太原王仲野字宏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
槩姿材邁乎群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郎從事賢良
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
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遠
自純然後以之實於家宰小宰罷遣者不譴受祿者
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銑刃不頓君子以宏中之道

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
以朝夕度居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卽明之
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秘書郎壁記

唐 權德輿 文粹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晉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承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閣之制薄江左賈誼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汰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預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鎮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錄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黜陟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筆仕多在於斯儲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益善於其職而立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

知書府官業之所錄是得編次即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監祭使登記

唐 柳宗元 文粹

禮禮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實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

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漆荆始奉漆守刑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攷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梁盛牲牢酒醴某某之饌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琴琴瑟琴擊之樂篳篥蠶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盥洗俎豆醴尊

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簠簋於堂下以修官刑而群吏莫敢不憚物羅奏饋於几上以嚴天恩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康之時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子班在三

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唐 柳宗元 文粹

周之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饗仁南學以饗信入西學以饗德入北學以饗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攷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榘楚之政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秋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爲博士歸故騎由是爲左

拾遺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聞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紀而由夫三子者始

鄆州刺史廳壁記

唐 馬 摠 文粹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倅大宏煦丕
肩與三並曜繼明嗣膺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
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
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閭撫安餘衆且理于
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未濯汙俗人既沐浴咸以
潔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不化不林林惑聖德也
豈特守臣施諸政術而章訛止謬乎予以見周公太
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
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
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
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
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
久其所紀皆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
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者訪耄搜
摺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未遠矣曰
太昊之墟曰魯之頃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
地一也武德中爲摠管府亦爲都督府而蔣曹冀濮

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
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據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
稱溷淆益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摠博田公奉詔權
兼与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
之也其國初己未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蔑棄
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歷元和紀
號己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
史御史大夫馬摠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唐 元 結 文粹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道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卽墮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公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未諸公改授遵絃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唐 呂 溫 文粹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諜在所以爲之記皆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爲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記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冒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往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也卽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益以近歲
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
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汾州遂瘡痍御史中丞
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
以金紫移莅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繚視
胥吏胥吏沸如麋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
皆榮然而疲公噫殆良久如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
以脩省簡便隸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
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固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
息單民得職咸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期庶富而
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稚載路而歌曰昔吏施詆
今更蹇蹇公能馭之公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絀而苦
終優以恬昔民噉噉今民怡怡公能撫之鰥寡有怡
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污汰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
公未幾時積粟理梁閭閻官庫庫無尺糴公未幾時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逆倚倚合蒂公池
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隍異聞京師天子明聖

恩光遠而於是緣吏將奔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
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俊惡名氏遷次末也矧
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唐 韓愈 文粹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撫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
昨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
隣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
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閑辯
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
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
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
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
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
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
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閑辯通敏兼人之
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
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
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
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

陷置于壁間未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唐 白居易文粹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師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於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臺階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資位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見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爲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簾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

之尤靈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唐 李 翰 文粹

司馬蓋元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政三軍鄧綰之後韓厥爲司馬鷄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皆誕則命將征之趙

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遂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吏員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汰凡軍之攻戰之備列於器械

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於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材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群帥之競獨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饗種以禮綬之則茶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思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歛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兵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

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
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
未戰先勝卻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
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
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政也秦任百里奚巴
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
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
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
乎楊州本大都督府親王居中長史理人有府疏而
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為節度而有行
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
云大歷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唐 皇甫湜文粹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
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
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
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瞻殖苞篚韞一作
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
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
繁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
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
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一
生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價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
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
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
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
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饗飲盛糧結
且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
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構器用園鄕次役以
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

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夏秋之稅先期而
集有過以容不逮雙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取
一以警百故刑政之簡期月而治以俸錢莖枯而思
決以家飲救渴而澤周等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
養廢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
穰庭內閑閑似蜜與蒲予既堙厄斥置于此始來而
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予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
聞乃刻山石鑿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藍田縣丞廳壁記

唐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不當問其下主簿尉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側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雁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置惟謹
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
官維專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謗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誓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既喋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耕去牙肉一嚼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朽毛墁治壁悉書
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
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楸二松日哦其
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于姑去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記

記三

祠廟

紀述

記

祠廟

黃陵廟記

漢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超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巘岼，列作三峯，平治泝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馬人力奚能致此？即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唐 蕭 定文 粹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烏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質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讓以讓也；當同德之衰，而吳畏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祗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簞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聰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元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者，嗚呼！之策向微德仁，而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焉，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泰列藩，條欽崇懿範於以加。

敬嚴乎閭宮別閭壺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蕪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贊幣宜列於軒廟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

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唐 柳宗元

鼻亭神像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敦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申焉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散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苛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鬢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逐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美淫昏俾我斯替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

宗元時謫永州通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
賴公而存斤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
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然非賴而已賴焉記以刻山
石俾知教之首

諸葛武侯廟記

唐 呂 溫 文粹

天猷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墜四海飛水武侯命世
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背南陽堅臥待時而起
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心也彗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
謀成掌中龍戰元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
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百萬里張鳥
龍形亦欲吞吞咸鵠尾東河洛翼乎中夏飛於天衢
然後魚驪句吳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
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
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智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蜀
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荐
駕不侵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獲軍無虛舉矣或
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美矣嘗試念之頗贖其
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
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
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
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
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

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
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
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聳
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
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
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足
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
而見未至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
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嚴先生祠堂記

宋 范仲淹 文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
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
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蠡之上九衆方有爲而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
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
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樊侯廟災記

宋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剽其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爲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益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疑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杜陽剛燥疑有不和而疑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颭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徐孺子祠堂記

宋 曾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擅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焉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爲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朽朽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遠世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
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
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
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
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
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墮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
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
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
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孺子臺也余爲太守
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
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
數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
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
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效並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 曾 鞏 文 鑑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
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抗其勢也在
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
搆連輒斥李輔國遣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
開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
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
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
又死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
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
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
者十七即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
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
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

畏法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君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多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君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壽昌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造相與壽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益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益

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焉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專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莊子祠堂記

宋 蘇軾文鑑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祖者余以爲莊子益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泆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人難之其僕操篋而爲白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泆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益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專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而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陽子居處

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陽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吾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齊州閔子廟記

宋 蘇 轍 文鑑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易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邇且有列儔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同流齊魯采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字之高第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滄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

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迢百里而弱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迢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之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壩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于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于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于耆老而得美頌信爲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廼爲民畝澮舒何以廣溉浸信爲始甚至馥時廢而後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則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予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賞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漢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于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漢相伴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

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漢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漢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漢之死祇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邱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尤其肇于己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燕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

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于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司馬溫公祠堂記

宋 張 耒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

子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載而盛德之士不作益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改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便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後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則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顏魯公祠堂記

宋 唐 庚 文 鑑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
年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經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
而典型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
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于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
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
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僊蹇爲姦臣所擠見墮賊手是
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
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

意正相類爾然于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
于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
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
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
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于江濱起士
會于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于數千百載之後
而況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于人而文學之妙
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
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

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宋 朱 熹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于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通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于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警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于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

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貴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顒字止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歷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猷掾春陵周公惇願而與之游于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

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富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日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謗蔑之于斯時也苟無遭其伐亦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于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于學宮于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訢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于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宋 真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
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焉乎安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
天有柱地有維君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
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
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
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若昔聖賢所謂更
相扶植而不散後者以是爲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

之功見于事孔子至于孟子扶植之功見于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熄揚墨懼而
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
此聖賢之經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
命之原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專
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
力也卿使申蘄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
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勲也漢

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益昔者聖人言
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
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

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相自而作
其語道德也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
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
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
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

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
述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辟
聖之己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
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
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
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術源而流不
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
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
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表之萬載謂昌黎

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表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濂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于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旨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

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于天下而其全體具于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祭體用于一源合知行于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費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宋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爲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闡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具用在天下具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聞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祭焉昭陳垂示固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羣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于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于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焉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

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竒見尚親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爲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之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朦朧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焉即邇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倪烏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于學者果烏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賦昔之君子漂然洲水沒世弗憚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

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濶迂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焉至正惟誠焉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潢川敬則其隄防也改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于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如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理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繇此歟陳君幸以焉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于南邦之士者哉

崔府君廟記

元 元好問 文類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有所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賊賊之鄰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己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益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

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役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光拜章言卷莽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費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汾陽由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

良吏血食一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移者也高門之焉然廣殿之崇然衮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焉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焉几負床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澤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教亮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誦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抱於今日者矣故并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淮陰侯廟記

元 楊光韓文類

蜀僉憲王八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歷間而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吏却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叙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鏡諸石先韓不敢以衰毫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與劉路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君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陳弼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變恃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

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快快即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弼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弼軍正月后赦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弼反綱目削而下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弼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越破為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助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有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吕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焦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敵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吕氏男女無少長駢頭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

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僅上變女知實史筆加誣責有名即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原不畔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私言乃萬世之公論也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于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漢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澄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

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

侯之來兮雲為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涸柱石桓桓兮神廟巍巍鼓淵淵兮雜奏笙簾牲牲肥膋兮清酒載饌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迄兮風鳥馭朱雀前驅兮元武奔屬神顧趙人兮谷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陽得陽兮而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祇報麻兮何千萬紀

湖南安撫使李公詞堂記 元 宋 本

故宋朝散大夫秘閣脩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為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刎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為學建

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歷二年校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焉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宜祠亡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棟祖初尉縣富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錄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暨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民大去餘空

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閭十
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來攻穆君
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
兀良合台遂舍去衛卒以完公薦諸朝起七資以承
務即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衛民又嘗賴以
活伯謂公宜詞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廼修
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伯之父淳安縣
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富歲己未惠廟觀幸
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
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倚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以
一尉軍孤壘小敵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安王
伯顏受命南伐卸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
羅敗岷岸江即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
或自言未嘗責或又自言己雖得名位子弟却曲未
官至或自言某即某城有己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
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
所已如向所許可羞可免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
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俾特益鮮累聖下

詔書即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
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衛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
軍節度使燕沃州管內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趙慤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
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謙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
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慤次子良弼以親書監使
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
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碑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
上聞之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為其主父忠於所事
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焉吾蓋臣何嫌何
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文
刻其贊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
聖文明動法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
之朝曰公與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
家節不下慤乞褒寵如慤萬一聞可教詞臣紀其事
則既可為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勳將
益廣而祠為大備矣試思之公諱希字叔章號肯齋
先生其先浩之永年縣為頃卿招農里人穆君字公

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即人延祐二
年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安先生祠堂記

元 歐陽元文類

所譽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雖
當世英君詎辟操其提攬豪傑已舉字內之柄一旦
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乎先王
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
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
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
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割也顧得
其傳於漁洛考亭者知之爲甚篤行之爲甚堅由是
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元明爽梯級峻絕士親
炙者寡安氏簡親和靜襟韻故夷士樂附者衆異時
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峰志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
蓋三世百餘年于茲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
歿門人蘓君伯修貽書同舍崇城西管鎮李君士興
請祠焉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作三賢而奉
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峰志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
落成卽里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修請余
然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

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朱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
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况吾濬洛考亭
乎而况吾容城乎夫暨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古
典也暨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曰伯修士與始以是
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日
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達執安氏之
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宰諱滔恕齋諱松
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元 歐陽元文類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
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
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甯教京亟召程氏門
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
公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
其門人之謹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
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泊中興業衰又不幸韓
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
禁猶弛朱已日削皇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朱書北渡江松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
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
沿行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廓然一
趣於正時相尋定濬洛以下凡儒及衡為十人祀孔
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箕
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公祠其辭曰公當宗
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
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具議中書禮部告晉

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元記之元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父略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闢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闢烏序是祠豈細故哉公師卽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黃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於斯

天台陳氏先祠記

明 方孝孺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感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六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神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于故址復以棄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於祠以族各用其物以祭焉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昂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廢人惟得祭其稱今飲與食持杯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

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於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於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于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哉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于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焉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于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蕭山魏氏祠堂記

明 黃 淮

古者家廟之制大夫三廟二壇適士以下各有差等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享止考妣而已後世廟制非有命不得立是不獨庶士庶人之無廟也夫禮緣乎人情而起之以義所以報本及始者也喪服上至高祖而享有所不及豈孝子慈孫之意哉於是司馬文正公河南程夫子相繼詳定始以高曾祖禰祭於影堂紫陽朱夫子又略加損益爲祠堂之制若於家禮而後孝子慈孫始得有以致其情也國朝列其書於性理大全爲萬世不刊之典其嘉惠斯人之意盛矣哉吏部侍郎魏驥仲房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世祖文昌宗江准制置司制幹扈歸至臨安遷家焉高祖有聲元常德路判官曾祖應臨平務副使祖毅廣東鹽課司提舉父伯雅洪武初仕至寶鈔提舉司都監以子貴累贈吏部考功員外郎叔父希哲上高知縣再徙蕭山驥實其子嗣伯父都監公後於序次爲宗嫡爰即其所居構祠堂若干楹祀高曾祖禰位次儀度一依家禮又別爲一室設二龕一奉自固始遷錢塘

遷蕭山之祖敬祭先祖之義立春及忌日出其主祭
於正寢易世不遷使子孫知世業所從來馳書徵文
爲記余惟家廟廢而祠堂作經三大儒而制始定緣
情以審義因義以起禮厚而不失爲僭驥於四代之
外增祀始遷之祖此又情之至義之盡報本反始之
道備矣雖然禮有本有文規制儀等禮之文也誠敬
禮之本也祖宗之於子孫一氣之流通誠有不存則
氣暴志驕心神飛越與祖宗精爽判然不相聞乃欲
備儀文行虛禮感應於俄頃難矣哉驥嘗爲太常博
士陞亞卿存誠事神講之明行之習其於祀先也宜
無間然矣詩曰孝子不遺永錫爾類子子孫孫盡思
續承於無窮焉

重修至德廟記

明 周 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
於蕪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
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
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於吳泰伯
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
嘆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即守之尤務
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
廡爲屋凡四十楹繪以周垣塹以甃甃不十日而告
成復率父老率牲醴祇祀於廟若人過客瞻望咨嗟
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
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
耶皆相 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囚以空虛
告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
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
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由而
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即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
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

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
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後而歸之千餘家遂端
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后世夫
差狃于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
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疆而失其富疆矣然則
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
開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啟之也爾民
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
一則貽訕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
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則予與太子期望於吾民之意
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于面牲之石使四方之
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
哉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明 彭 教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通而達於遠政舉
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
修飭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
叔敖有言國之所是衆之所非則國有感於先王之
誠矣亦政恭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
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耻處進退之際後世至
此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
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
間禧之季竇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
勢謀進取間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
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
時一知貢舉而諫者成聚一入政何而諍者盈庭一
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計而困辱之一
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
不置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斬侮
名為流俗奸邪致使朝廷薄歆故優老之禮而不恤
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義文節事不盡傳

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
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
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
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
強况肯相是哉歸今而觀其非是何如也雖然亦豈
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
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
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
在吉水之湓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
吉水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
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
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爲三楹於講
堂之右考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
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
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
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
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焉之執
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通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

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等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
箇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實國
家有賴焉陳君勇義體仁所至能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明 李東陽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府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潭州地按宋知潭州李芾當元兵之熾始至潭將畫地而守日以忠義厲將士人皆殊死戰有誘降者輒斬以徇城且陷芾自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獲命乃醉其家人編母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焚芾居還殺其妻子復至火所自殺是時先芾死者知衡州尹穀寓居城中寇其二子與其家人死于火叅議楊震死于池後芾死者幕僚陳億孫顏應焱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于林者相望其事昭晰在史傳布揚在天下泱泱在郡人耳目而郡之祀事不立其爲祠典甚不細臣已立祠于芾所居故地以尹穀等配請若祀典儀物使有司永有所遵式事下禮部具春秋祭芾用豕一羊一豕歲備餘各羊一制可越三年壬辰東陽展墓歸至長沙拜公于其祠錢侯以予爲潭人且道屬太史氏謂宜爲記予惟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亡而姜弱困頓可悲痛者宜莫如宋宋之亡

也伏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暨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數之深且速如李忠烈者亦寡矣宋亡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烈死潭人至今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強之然哉忠義之在天下蓋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苟順且誠無弗從之矣論者固以爲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然當時棄城賣國背位而逃者亦豈少哉微忠烈潭之人未必能死死未必能多忠烈守潭未半年而能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已荆楚之間流祀累千百而忠烈無血食地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也總自今吾郡之人瞻望感厲爲臣必忠焉子必孝嗚呼惟忠烈之風亦惟錢侯之功侯既祠公其歲祀必親予焉之作楚歌以祀公以紓潭人之思

歌曰荒江漚兮冥冥悲風起兮洞庭靈之來兮揚舠載風旂兮駕雲旌紛紜兮馬兮如雲奮前驅兮我軍寧爲宋寇兮生不爲胡奴雄而烈兮什伯其徒朝鶴唳兮水濱暮猿啼兮木下莽空城兮落日痛三戶兮南

楚壯之水兮割之山靈之去兮奄復還酌桂酒兮三
酌汎余淚兮潺湲余懷兮何極公之亡兮誓天與曰
芬蒻蘭兮蕙荔靈享祀兮終吉

金華府鄉賢祠記

明 李東陽

金華府鄉賢祠浙江布政叅議吳君紀所建也府舊
多賢宋宗忠簡梅節愍潘默成三公祀于學宮東萊
呂成公祀于麗澤書院元以何王祀于四賢書院皆
燬于火國朝成化初按察僉事辛君訪請立正學祠
以祀東萊四賢而諸賢皆未及祀吳君稽古問俗慨
其遺闕乃白諸巡按御史吳君一貫檄府同知薛敬
之取舊所傳敕鄉錄賢達傳及諸史籍質諸福建按
察僉事章君懋擇具德業文藝之卓然者分爲五類

合五十二人今前知府和隆相地得廢寺於城南隅
構祠堂一區名之曰鄉賢祠經始于宏治丙辰之冬
而成于丁巳之秋又令韓知府燾益加修飾及治凡
祭具以歲春秋帥寮屬生徒修祀事又志諸賢名姓
爵謚事行述作之暨各著義例以見其所爲祭者其
用心亦勤矣古者功宗之秩蓋取人臣之施法定國
禦災捍患者祀于國而鄉先生則祭于社夫所謂鄉
先生者不必皆仕于時用于天下而其言與行足以
範世厲俗雖謂之法施于民可也韓子謂句龍棄以

功孔子以德故徧祀于天下然則德之及于鄉者比
功於社各于其鄉祠而祭之豈禮之所得已者乎社
之祭固有民者所同鄉賢之祀亦視其地之有無而
已無德而祀者謂之淫有德而不祀者謂之闕浮與
闕皆不可以爲禮是一鄉之祀固不容已而亦奚容
以苟乎哉今所謂大儒者惟以明道爲尚而無取乎
詞章訓詁之能所謂名臣者惟以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
爵位之顯所謂忠臣寧以敢諫比死節而事之不繫
安危者不與至若錄孝子而抑過中錄名儒而黜失
行其選不可謂不嚴東萊已從祀孔庭固不俟論若
諸賢者雖一鄉之評而亦天下之公論也彼生于斯
學于斯聞其姓名觀其廟貌知其非苟祀者仰慕效
法之心其能已於垣簋尸祝之間哉故予謂是祠得
祭義而志得史法一舉而二善備矣志有前後序國
子祭酒謝先生鐸暨章君爲之而予以參議君之請
爲記序由志以及祠記則由祠以及志故各舉其重
云

慈元廟記

明 陳獻章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
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
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
弟不見用于時迹其所爲高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
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歟歟既出而世道亨之
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
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挽大
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會卒
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刑賞失
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
文弱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焉之
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
生也幸而免劉文靖廣之以詩曰王綱紊而國風沉
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著龜萬古在人
心噫斯言也判善惡于一言決興亡于萬代其天下
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草創于邑之
崖山宋亡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

太傅復至崖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
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
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
相張太傅宏治辛亥冬十月今戶部侍郎前廣東右
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崖門吊慈
元故址始議立祠于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
土木公許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是祠也
所以立大閑愧頽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
碑於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宏治己未夏予病小愈
尚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
山作祠之意久未聞于天下力疾書之

宋文丞相祠堂記

明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
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
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
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
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
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宗臣主和議公
上章乞斬之呂師元懼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
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勳王詔下重臣宿
將縮頭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宮震
動宰相避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
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難也若履歷萬
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
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
抵大通州苗再成逐李庭芝疑之外迫於鹵寇內煎
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邊海道涉鯨波歸立二
主開晉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朔陽絕粒於南安

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獄從容南向而後
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
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
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懷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
黃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
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亦
之臣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希死
於潭趙鼎發死於池姚雪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
君武岡公開履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

事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焉死而
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
齊之饑諸葛武侯之殉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
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宗三百年養士之功
立千萬戰馬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勇者之勇浩然
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
寧宮御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又祠公於富田富
田之祠元季兵變馬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
水後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

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
齡來掌學士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王
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事之以詒萬
世之為人臣者

陶桓公記記

明 羅 倫

大尉陶公諱侃字士行番陽人徙潯陽父丹吳楊武將軍母新淦湛氏公少孤貧從宗辟仕至大尉爵長沙即公卒年七十六葬國南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大功於晉譙勤忠恪雄毅明敏在軍四十一年戎政整肅招募以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群醜破滅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蕪峻之役溫嶠惟爲盟主子喪不臨竟越石頭斬峻兄弟王室載寧峻將爲鐵殺公子瞻奔于石勒以爲武將公使告

勤勒召而殺之勒高自標致比肩二劉操懿輩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虛成俗公深疾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乎寸陰至於家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立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甕竹頭木屑悉入掌舉未遑並柳不忘勛勞卓樹殊勲宏濟斯世功成身退屢欲遜位卧疾登舟去方鎮若脫屣非明智卓行能與於斯乎梅陶稱之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魏武用智

頃漢夫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凜秋霜而貫白日然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有跋扈之心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迹登天折翼殫血成文動可疑怪此中知所不屑而謂公有是事乎蓋行高致毀蘇峻之誅庾氏愧憾世執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吳儼咸辨其非紫陽朱子表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而不惑也使公志行於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板蕩行於咸和則北可梟石勒西可平李雄不偏安

於江表矣奈何惠懷庸暗之主成帝削弱之資不足輔以有爲也公曾孫潛方劉裕篡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耻屈身異代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於戲分莫大於君臣行莫大於忠孝公之祖孫無愧焉曾謂魏晉以降有斯人或塗邑東有公讀書臺或少休外氏于此耳公母憂則好事者爲之也公父母塋潯陽在都昌者意爲近之今憲使陳公文擢憲僉陳公粹之修臺創屋提學憲副夏公正夫名曰惜陰書院憲副洪公萬善設祠像公

予中以公曾孫靖節先生配焉將使後之人進而仕
退而處景行先哲咸庶乎斯道也其碑世教大矣今
尹葛君先後承襲是亦非俗吏之所能予故樂道之
也

白沙先生祠堂記

明 林 俊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甘韋衣
以老薦書聯絡迫却撤不得已起起而又去憲皇帝
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
日立於朝無得於言無所施於其政以收有尺寸之
功然而孤風遠韵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慕之身見
者神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椎
埋肱筮脂腴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
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木熄焰
風奪炎日其盛矣乎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
服楚壽陵閭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
川岳於今元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
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
生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
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達而後獲也遂以宗
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
粹完脫落清澗以獨超造物半籠之外寓言寄興於
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

始終爲先生之隱與設施之大於是具矣

王氏祠堂記

明 羅 玘

宏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統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廣楹六之門如堂之楹而高殺其四之一東西室各四楹器數齊備庖庫具在磐石爲簷除四周如矩虛其中而甃之矢直砥平無興塵泥陰雨若霽闔宗升堂奠位凝肅顧瞻群主若見若語孝弟之心與弟俱生咸嘆曰舊徒吾祭不吾興感君是也鄉人之嚮嚮者曰甚哉王氏田入之饒成此其易也吾以爲不然夫王氏田入之饒孰愈於廟賜之家祿入乎吾遊京師見其藩則拔矣垣則夷矣碑路而畜室焉者盡賜廟也問之其子孫不入是者幾世矣又其甚者曰是既衛矣族其盡夷築爲他氏之宮也至其大弟以居高軒以遊則碑其祿入焉以與戚幸者爭焉衣雄顧不少惜豈其力獨歟於一廟即益其先世得無有貪功之過而濫及於非辜乎其不祀可生而侍也獨其子孫之罪哉而此王氏者吾知之實自宋秘閣較理平甫五世孫彥達居於此平甫荆國公之弟也當熙寧中一時小人

皆附公敢行苛政以市貴富貴富公所柄也豈獨新
於其弟乎而平甫竟以不顯終其身要其心有切齒
於公與小人之所爲者此寬厚長者之風而爲當世
所竊笑然不知其固有可久而存者矣而彥達又歸
自金陵依故土以居其不忘本根又如此而公之子
嚮嚮之死無間焉小人之祀不祀蓋亦與貪功多殺
者爭入於泯滅而已耳無足論也祠之作廢其在此
此天也夫豈牽於力哉嗚呼人亦孰不欲祀安知貪
幾苛暴者其不愈急乎而卒愈促觀於此祠亦可少
熄矣具族彥斯誠至是始克來請記吾以是爲記亦
以公爲世勸云

象祠記

明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苗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
廢也予曰胡然象有庠之祠唐之人益常毀之象之
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片於唐而猶存於今
壞于有庠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之愛吾人也推及于屋之爲而況于聖人之弟乎哉
然則題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于物既格
之後乎不然古人之驚懼者豈少哉而象之祀獨延
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
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益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
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
諧進至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于奸則必入于善信
乎象益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得以有為也斯蓋舜受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
輔導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
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職澤加
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御命于天子蓋周
官之制其始倣于舜之封象歟吾于是益有以信人
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
據象之始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
吾所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
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
之也

四貞祠記

明 崔 銑

正德士申賊叔東火妻垣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
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
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祠
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貲助
祠為堂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
祀用春秋卜日蠲蓋侑祀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
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於急極于廢禁始於逸流於
荒官始於得放於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關人谷大
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起八人又進劉瑾
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
卻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瑾失自杖言官而言
路塞還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袁江
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顏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
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
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
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如縣王勳之不賂
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繼絕命亂至矣劉

少傳之辟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曾疏
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
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大義祠記

明 舒 芬

啟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
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
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啟之敬承爲
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
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
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不旦代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
德之聖而同命之時哉而叩馬諫之懼後世臣子一
動於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
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焉知有
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
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恥奉君后以臣妾
于禽獸而以免死焉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
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
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
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
以人不克死復以水乃死焉乎擬公之忠則文天祥
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市

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肖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焉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肖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諡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贊唯公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解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于東門內之通衢易腐支頽工不甚費九月吉遷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震濤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勞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甫表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顯忠祠記

明姚涑

國家當興廢之際必有抗節衆志之士潤鼎齒創視死如歸出於橫流烈燭之中以明委質無二之義若此者非求知於天下後世也顧天下賴名教以立苟有其人焉世道慮者豈可執向背以爲抑揚據成敗以爲輕重計禍福利害以爲緩急予嘗奉川戴公德彞之死難也幾百四十年里人諱而不稱者奪於國威也冰自入史館始知公之大節訪諸其邑人類不能舉其槩求之郡志則逸而不傳惟科貢考僅列公名而又失其實按洪武二十七年及第之首則定海張公信而其第三人則公也公拜官編修侍講而中改御史及左拾遺者則繼世更足之制也先皇之所簡拔嗣君之所祿用其文學風誼固已見推於當世矣北兵南下長江不守公以身殉主禍延宗黨此公死事之迹也作郡志者不知公立朝大畧尚存於國史徒見南雍立石鵠公之名遂用其私臆以贗亂真置鄧人葉宗可於公之次妄題其下曰探花而抑公於是科諸進士之末是果何心哉痛乎忠義之易

淪而文獻之不足徵也嘉靖戊子奉川邑侯陳君縞
至來馬言公之忠陳君始請於親風者而祠之學宮
猶未有專祀也越五載壬辰海虞錢君璫繼宰是邑
來復告之曰發潛顯忠子土職也戴公之祠弗稱君
蓋圖諸錢君作而言曰某為政思以勸忠善雖小猶
將張之以示風教矧邑之萬岱有如戴公者乎某之
往也政無先此下車進諸生而咨之時則僉謂乃闕
地於社學之左馬宇三楹額曰顯忠以祠公于中歲
甲午祠成錢君率奉川子弟為文而酌之公之英靈
洋洋乎因不慕為赫赫乎因不肅為淒淒乎因不愴
焉自儒流以至於樵夫牧豎自故老以至於婦人稚
子始皆知誦公之忠烈而重嘉錢君之善於表章也
夫文皇興靖難之師固非常情之所仰測一時諸臣
知齒剛舌柔之戒者莫不達權通變轉危為安保其
榮祿悔各不及獨公乃君天命逆拂人情至於嚴誅
而不悔豈昧趨避於其間哉蓋公守經之士也不可
以語於繩墨之外是故有所不可有所不能
必有所不能于午之死固公之所謂可而亦其自以

為能者又安有他顧哉非獨公則然昔者帝王之革
命仁濟天下英雄之用武威震天下宜無不服者而
一節之士顧欲與之較是非於危疑之間士各有志
何世無之卡隨務光之蹈桐水苦不悅于湯而伯夷
叔齊之入首陽若不悅於武湯武之聖不虧四子之
介不貶撥道與義各得所安夫豈以相忤為病乎吊
我知聖人猶不免於子經之議則王蠋固苛龔勝孔
融亮君素韓通諸臣之死又何怪乎且內難既平之
後若魯國公季景隆歷城侯戚庸卻指揮平安初相
讐終相附而卒不免於罪洪熙之初下詔釋建文諸
死事者之家屬昔人娶婦之喻在人者欲其從我在
我者欲其畀人夫恤往固所以勸來茲非我祖宗之
微意與此錢君立祠之義也或曰奉川之有戴公猶
緱城之有方公也淦應之曰二公之死事同而其所
以當死則異方公寵冠儒臣凡兵壽國議聽其謀斷
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方
公任謀國之寄而擣難連亡誰當執其咎者所謂一
不成而為有餘喪非特義所當死於勢亦不得不死

戴公則不然以舊君則可以死以同姓則可以無死使公而不死則焉揚焉金焉胡焉黃贖前愆而責後勞若不可顧公徒以君臣之經而死非若出於迫與歟者此其處死之難誠與方公差異嗟乎公軀已糜矣族已殘矣所不可奪者獨公之志耳語有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其公之謂與其公之謂與

峽江練公祠記

明 羅洪先

余往隨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為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筍九倦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隴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碑剝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且言曰歸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焉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惘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敵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敵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塔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土彊犬牙相入不怨屬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為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焉書詒書之峽不為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

告者三洲隄隄則隄祀隄則隄祀隄與隄皆公故
卿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庭於吉水
廟食思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祭於廟釋
於枋兩地交至自古已然隄人又何疑於隄也余獨
念隄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隄則隄重
也隄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宗以公在隄則隄重
也夫能爲隄與隄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
以死重隄與隄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
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
隄與隄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祀不祀之心可以
幾前日不得不祀之心此不得不祀與不得不祀之
心公不能要之隄與隄之人隄與隄之人亦不能私
於公隄之爭也隄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祀
祀之其心蓋曰彼在隄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
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祀
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
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
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表齊所以見賢

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
起宜隄在所必爭矣嗚呼隄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
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隄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
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
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
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隄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
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
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爲重其亦末矣錢之祠
曰自靖故事俾登泮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聖
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
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
併倉址與故剝地廣之下焉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
聯之祠朗豁宏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
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豕矣
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
之不祀固益無以慰隄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
告後之慨慕於公者

龍場陽明祠記

明 羅洪先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于天下天下之人師其說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間曾至其地與否龍場故謁宦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栖遲詠歌之跡至今宛然能無思于葺何陋軒君子亭之腐撓復亭其北龕主以奉之者始于憲副雪山某公某撤亭北壁夷坎別穢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爲門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綠之守以傳人者倚御麟陽趙公錦趙馬先生卿入有氣節而又嗜學改其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余記者爲憲使仰齋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遣使速記者令巡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鷄翼與憲使龍山張公堯年參政楓潭萬公虞惟學憲高泉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之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于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

風露之微薄霜霰之嚴凝墮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爲百發啟群卉茁氣盈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過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蠱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于萬里絕域荒烟深菁狸貍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忌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輟轉煩鬱以成動忍之益益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而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弱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益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

今日不急者非雷霆之震而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
我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
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于枯稿寂寞而
求之矣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于中否
乎夫良知虛寂無體其達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
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嗔順拘肆之態磊砢出沒于
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
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
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生於憂患

死于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各而後可以言
補過齊天壽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
係者也吾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
也先生過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
荒烟深箐狸狌豺虎改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
之世之勢位加于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
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于
賢愚相遠而歎先生厚自貶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
三年而後有祠湏野公持節來鎮夷獠底定顧乃出

榛莽履幽巉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果向所慕哉

寶慶忠節祠記

明 羅洪先

嘗觀古之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爲以其不可強爲而取必者橫於中則顧慮觀望之弊漸生而貞固懇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譏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之虞無寧覲面目以取償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

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通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名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於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節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竭憤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何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亦至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捄藥之人四方上崩非有同盟敵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泐成風非有卑辭微

文之譙植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徽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衆勝得志之酋率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之也公豈其人哉公名如驥字德清舉淳祐十年進士歷宜春大治兩縣簿壽昌軍判官轉教授知進賢縣改鎮東制置江東安撫三司機置文字所在俱有善政不爲赫赫之名最後用呂文德等薦權寶慶具死事之狀即史與家

之志銘稍異按采黃裳所爲志銘元兵將薄寶慶也公遣弟如駿歸曰吾既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汝其圖之涕泣與別復取考功印締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字結果印紙一宗了却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澄江指泰和故鄉也事亟矣書舍生取義一章于壁以明己志城將陷左右請迎降公叱之登子城投劄江死即人義而殮厝之明年建炎敗元大學生上書叙公功起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諡忠愍而即史所云驍家口七人同死劄江志乃不載又二年弟

如龍歸櫬與夫人鍾氏同塋不言死地豈志銘亦少
畧耶公死未改元不為祠宏治丁巳巡按御史曹公
昂檄郡守馬公自然具奏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議
戊午合祀公泰政賀公祠中春秋行事著為令祠故
在郡東門外洪武初特祀賀公賀名興隆長沙人嘗
從總制胡海洋克寶慶擒元將唐隆以功授寶慶指
揮同知會元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賀與力戰死中鄉
高皇帝聞而悼之贈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而褒死之
詞擬之巡遠榮光昭回堂廡有秩獨公死異代莫悲
其事故次第始末用補即史之缺余嘗悲夫規計後
利者多忽持身之正誼而高談遠節者輕決維世之
大明因焉記而為私慨焉嗚呼後之饋奠祠下者聞
二公死事低徊嚮慕兄且得其不容辭於心者而無
復感於時勢之變將於是非利害之際其亦尚有辨
哉

重修瓜州鎮龍廟記

明 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焉
鱗蟲之靈者耳其祠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
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
以焉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
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
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
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焉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
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
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
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
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
為之牲焉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
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蠶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
迎猫迎虎而昆蟲亦登焉者何為也惟天地之生成
百穀雖一猫虎昆蟲亦使之盡其能於食暹食水之
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

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改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顯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即古有泰龍氏泰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泰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泰龍爲畜龍也與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

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效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爪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志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記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明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
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
有棄瑕用錙之圖而我君有倖合觀鸞之便苟其黨有
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後國若王司
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
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聖委質策名之誼寧
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
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

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倖
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
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允
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寤逼於是藏機匿
哀陽許二允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焉援湏二允
以婚入而逐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間
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
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
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

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
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
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
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辨矣故嘗合
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
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
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
烈死時兇黨褒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
後數年巡按陳君憲詢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
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
必不能違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搥讐人之胸而後
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示扁
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
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
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
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新建靖節先生祠堂記

明 朱曰藩

先生爲潯陽柴桑人柴桑今德化縣之楚城鄉也其地自清風嶺直至桃花火諸山皆是當時總謂之柴桑云府志云楚城鄉西南八十里正德六年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題曰晉陶靖節先生故里乃始得其地于面陽山表先生墓嘉靖十二年九江知府馬紀又得先生祠址于山麓靖建祠祀先生焉其禮皆以春秋舉行予昨通九江訪先生遺事不可得北至南康望落星寺人始有指謂先生之斜川者於是喟然歎曰有以哉先生之居在山南中間所謂上京栗里西廬等處相去直三十里耳乃九江在楚城鄉之西南何得以訪先生顧先生亦自不數數於九江先生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唐虞述箕子云去鄉必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辟世辟地兩得之矣其住山南也暇日但至田舍及廬阜游觀舍是他無所適王宏欲識先生莫能致命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于丰道栗里相遇共醉俄頃宏至先生亦無迂宏又嘗與廬登之謝瞻共集廬

南樓且要至先生瞻所賦詩叙在坐四人其云方舟析舊知蓋謂先生云先生亦自有作題曰於王撫軍座送客此外閑居則新好競招莫逐停雲之思孔萊雖述從念校書之勤而已他復何所往哉先生去今將幾千年世人靡不知重先生乃其實莫有能究先生者雖以東坡晦庵諸賢亦止論先生一隅而全體或有所遺焉噫嘻先生實三代有道之士文集十卷與其平生鑿鑿相表裏無一字虛設觀其榮木詩真彼不合安此日富不合者何乃夫子川上之旨即先生傳之何得云自漢以來無人能識即不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成者果何事耶故曰先生實三代有道之士其他出處死生動皆其存日有焉之跡耳至其無爲本體人竟莫之究矣戊午秋予令九江府建先生祠堂于府治之內越四月祠堂成第無祭知府紀向所請祭皆祭於楚城鄉先生墓地茲欲輟其一春以祭之府使九江人得預先生俎豆焉幸秋則仍祭於楚城鄉庶爲兩便云因示之府並附予所欲言者焉之記

董孝子祠記

明 沈一貫

寧波府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隣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惜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卧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也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手刃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爲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溪名縣云而在鄞者即其故居祠之唐大歷間刺史崔殷修之自爲記其母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符間錢億迎歸于廟而請于朝賜孝子號純德徽君建炎初令林叔豹慶元間令朱堂成修其廟我洪武初勅封爲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年守鄭瑒修其廟國子祭酒陳敬宗爲之記今萬歷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母處殿偏非禮謀于鄞令周君之基首斥鋸買隣民地而節推張君似渠捐俸拓新之其後海憲丁公此呂吳公

鴻誅子吳公安國卒黃君鍾會別駕施君朝思今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繼成爲一貫焉之記記曰昔之祀典當溢矣明興高皇帝秩正百神於吾郡獨祠孝子夫孝常德也循陔戀闈無他異表見則莫駭而傳孝子之傳以殺寄異也雖然曷異焉古之人行非其時而偶值其難則異當其時而無所事難則常偉而當亦常耳不常可以閱一時而不足以傳萬世今之偉孝子者偉孝子之處寄母有道矣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令贊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思道不如是隱忍以養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子養而孝子昇也此所爲孝子重者也顧是未足以既孝子余謂若孝子者可謂當而無瑕矣而世未有明焉夫報仇之說禮雖著之節俠則名之而上者不載于今急私忿而貌其公則下無王曲憐人而置不問則上無王皆瑕德也若孝子則當而不可瑕何則毆人致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于是而聽之有司况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故寧以身易寄死而無煩有司非輕

其上以爲不能爲吾殺寄不可以殺寄祁之上故也
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母尤善處法無憾于親而有
解于君矣是故其赦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益余
少而豔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時則妄以爲漢如考
子者多而史不暇故烏既讀張敏傳而悟其繇當是
時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朝廷赦其死因定其
議以爲輕侮法而敏駁之以爲開私殺之路除其令
豈以是格孝子故不傳耶不知寄有死罪不止於侮
辱孝子殺死罪人與殺侮辱者異非不顧聽之有司
而勢不可不爲私殺考不忘君止足傳也和帝方用
敏議而于孝子又竒且敬之亦可謂無顧刑無失賞
矣史於是乎失書余恐後之人有孝子之心而失其
中行輕殺人以快其父母之私而卒不免于吏議則
謂孝子之事不可法否則謂後世無漢史之厚而不
咎其講之不精也故闡之

記

紀述

零陵郡復乳穴記

唐 柳宗元 文粹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它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諺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愚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始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是以誠告焉且夫乳穴之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露扞龍蛇求大以知其物靡繼以志其逐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諺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狂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衆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越州趙公救苗記

宋 曾 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粟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俟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美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稔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美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少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九使糴者自便于受粟又俟民完城四千一百

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
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桑男女
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
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鑿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
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廉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
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
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
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
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
時旱疫被于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苗未有鉅
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
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建輯先後
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
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益苗沴
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
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
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
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

不幸而遇歲之舊推公之所已試具科條可不待頃
而具則公之澤宜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
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衡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澄
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
州趙公救苗記云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明 宋 濂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於昔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鹵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窰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清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克塞鹵堅忍持

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構師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於公公即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群情疑阻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鹵若闕公往即起乘之奈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譁騷故鹵盛東南而使游兵沂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

乎乃屬大帥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鹵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鹵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鹵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縫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公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撤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國何負於叛人鹵

乃拔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鹵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象此殆天欲滅此鹵也爾等尚效死斬剋以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鹵即整圓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鹵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捨屢及公滕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

鋒者應手皆仆，鹵氣皆驚。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其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鹵敗矣！」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余勝，逐北斬首如剝麻，前後踰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帥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歛，至即命募府上其功簿於朝。上嘉公敵愾之功，賜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識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爲也。今鹵其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

身。瞑目張膽視鹵，若無故其功業煥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云。名文忠字曰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

葉治中歷官記

明 宋 濂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嘆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不可企及嗚乎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定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

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山長生應咸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柘賢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歲歲異凡子天曆元年始踰弱齡即北遊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攝出使即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

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冠起臨漳朝庭命辦章別不花分往征侯在行間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辦章如京師欲薦侯為京官侯以母老執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處州路欽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欽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戎將恒持縣官短長頓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既立至侯不為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丞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塚巡邏吏往驗柩傍得宋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日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寃也復囑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偽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遂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為誰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鼓爭至庭侯然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爾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為神即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縣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

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
年黥民遽賾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
以為辭侯恐或傳為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
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
民而以廣惠者中官多不受又重賦於民侯察其弊
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難不足以給兵食獨易
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惠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
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為掾從右丞忽
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繼律之令不五月長

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
年春轉承事郎慶州路青田縣尹京師給驛之官
益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脩明學宮之政不
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
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子弟負而康食
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
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限限如也吏以官書
至侯見印文廉隅大明頌謂吏曰爾何故刻偽印耶
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頭伏辜侯曰偽者非止爾汝

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辜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
至定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輟轉而獲一日間得偽縣
印一十有八挽粉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
之唯扑其最後者牛役也者法當聞海谿之地不滿
十餘里決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
死者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
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
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
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侯取視大錢鐵

一阜角草藤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者畏
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鉞牛牛舛輒腫不能食死侯
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隣東嘉
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屢剽鹵特甚民畏怖
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溪澗具
牛酒勞之或刺船者毋薄岍即薄岍者有罰縣民持挺
循岍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
卒以俟舟至輒上侯親帥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
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群胥囊橐千家互

盡之以言遂紛紜不可擇回以射利戾杖之懼不敢
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
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
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即使者余公閱嚴毅慎許
可深喜公之行事以上尊酒勞戾者再復命戾墾田
龍泉召有田之家履畝而定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
徭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
為差事成移娶之武義戾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
憲史書來撓政者戾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通凡
競土田及爭地不莖親者決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
得其平青田民久懷戾不還相率謁測東憲府請曰
幸還我葉戾自戾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
嬉戾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相與齎咨
賈涕幸還我葉戾請已復造戾度廬行立再拜以申
前辭言與涕俱戾亦為之泣下觀者皆嘆息而去登
戾之還縣民具彩舟來迎溪中舟尾相啣百餘里不
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徵新金華城食謂
非戾不能攝其役要復輟以命戾行中書承制陞戾

廬州路總督府判官事閒階轉承務郎憲府力聞不
遠十二年三月辦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戾為
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戾就道八月師次婺源
州州民素熱戾詣辦章乞戾捐州事從之徽國朱
文公廟燬於兵戾周視嘆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
未戢而弗亟亟遂規運而一新之歸毫不以煩民民
大悅歲復道瑾相望時楮幣混不行戾權令富民賣
米以收之復費漳廩以食飢者日以十斛計戾躬自
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戾為言於石丞公赫
赫作茶課輸之不款與信也十四年戾從辦章還抗
時青田吳德祥囑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
傷無算戾溫發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
十五年六月憲府辟戾攝同知慶州總管府事往安
定之或勸戾冠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戾麾去乘
匹馬行從以數蒼頭運至縣縣民柔馴者聞戾至大
喜咸從岩穴歸依戾以居諸酋亦自見自首服十月
有安男子謂吳德祥曰葉史君始爾大兵旦夕且至
善為計莫若劫史君以自安德祥信之欲為變項

生留由之頗聞其事急趣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
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餓虎見肉其暴輒
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吾縱苟活義
弗忍為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吳伯賢等持
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感服出生庭事問曰爾來欲
何為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
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命汝
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竟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
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饗饗饌甚盛時命伶人陳
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為陳禍福逆順鑒
鑒不少厭群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牛豕宴侯
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皆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
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
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
亦不忘去時雨水之隴磴青田之廬茨皆大盜所巢
有衆號數萬侯謂不剪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
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且孫遣參謀
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磴侯急帥師奔之

會三面圍合天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
餘人衆欲進戰之侯及二參謂相謂曰作亂者此數
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脇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
藎粉耶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
其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
使食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
入沐鵲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廬茨廬茨既
平寇所俘僞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老卒悉
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
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夾等十八三月進攻
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營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
拒不敵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陽八月寇大懼盡輸
玉帛乞助於三校群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
領銳卒至三岔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復衝擊之寇敗
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奧屯支坳
賊酋周寶宗茂等皆遁侯分兵馬十道以扼其吭宋
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
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

出其背擊殺衆茂新皆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
寇尚衆千餘皆壯驍善戰樹大旗出挑鬪聲振天官
皆甲坐不動賊帥搃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
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
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
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
酋次弟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孟昌善政之可
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
以免椎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
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記也賊方孫樵尚傳
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得麟如威鳳人欲
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皆加易于數等可使
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智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
雖不敏願以文字爲賊黨敗無一言焉識謹以所聞
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良吏者

記四

卜藥

君陽道叟山居記

唐 陸希聲 文粹

適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迹
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胡狀渚適叟既
以名苟命又名其山曰順相谿曰蒙谿將以順養蒙
昧也在易順之象豈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
順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順象焉
蒙之象豈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陰順山之
下泉流于陰而達於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適叟錫谿
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順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
順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雨露以生
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為蕪薪養茅菅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
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疴瘵養昆蟲使咸
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蚊蠅悖雨以
傷良稼養苦露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
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莖養擁腫之朴不為輪材養
鈎棘之藥不中樞藥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蟪蛄
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葉

以中玉氣養蟾蜍蜂蟄以護窠窟養豺狼梟獍以害
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竅爾實又酌
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勗子以決也
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
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
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
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鵠鹵以蓄其
施決於池築以專其利決於剛竇使昆蟹為蓄決於
沮洳使鼃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
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
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
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
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順
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
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適世使無悶如此
而已遂與山谿擇壤竭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
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泰乎

廬山牀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牀堂明年春牀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牀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散南窗納陽日備和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墻巧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纂隄用板竹簾紆幃率稱是爲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

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晚竹樹雲石白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顏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尺圓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足松下多灌叢蘿萬葉萋穢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

出入道堂北五步捷層崖積石嵌空垤堦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煑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渦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白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漉漉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鍾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騶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不以是我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復簞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

或來未遑寧處待余吳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
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在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
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
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漆朗滿
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羹以落之因為草堂
記

新修滕王閣記

唐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有瑰璋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蓋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
遂十四年以言事出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
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
號如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船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為至州之七月
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
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慈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皆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戶庭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
矣其歲九月人更決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
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碑今三十
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為得
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桷板檻之腐黑橈折
者蓋瓦級磚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
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
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
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
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
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鄆州路堂詩記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既一年復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疇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于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
政相扇譖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
方惟鄆也截然中屈四隣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
後振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
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憑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
敬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修
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此邦之人景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壺有葉有年有芻不條河岱
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末信公不飲食以訓以詢孰饑無食孰呻
孰嘆孰寃不問不得分顧孰為邦蠹節根之螟羊狼
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疇而
礫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
蒹葭公以賓燕其鼓駘駘公燕谿堂賓投醉飽流有
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
琴瑟公暨賓贊稽顙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

蒼於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道此邦
是麻

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
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却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漱輦巢壤燭櫺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却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
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宏中與
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
成愈請名之其却曰却德之却蔽於古而顯於今有
竇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
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
以遺其人乎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末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漸滿臨漢水并峴首以望方城

出荆門下岷山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
嶺暖飲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
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
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
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
刻石以記

澤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宏農公刺澤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卸陵林麓距其涯垣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受賓客之選者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轡縈迴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遶廊渺忽樹之松栢杉櫟被之菱芡芙蓉鬱鬱然而陰深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顧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子書旁具莊文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石以顯富宏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宏農公刺澤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歌側以入縣谷跨路皆犬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闔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時環行矐目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藟焚榛穢決滄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

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池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龍齒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字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為二千石石贏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疏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

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餘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亥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小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邵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厯賦擾民訟于牧惟能濟蔽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親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帚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剗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砌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蓂華瓊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闊為慕靜深別平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役智
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
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池
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
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
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
考卜惟勝作兩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
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重謹居德樂善何其
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祿字制度非諸侯
居後利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葺基構豈而不侈約
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時統鐘鼓之繁喧惟
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
屈盤皆蟲交噴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
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圻岸鋪蟲織沉浮照
耀兵水五色於是乎襲簪擲奇方舟遙遙樂魚時翻
飄蕩雲飛游汾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
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

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重陰於是濯纓連漪解帶
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覺沈沈皓壁如霜弱扇
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堂未足以滌炎鬱也秋
之日金飈拂林蓊鬱洞開太華典氣出關而來於是
乎弦琴端居景物都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
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
足以滌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西眺無
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察惟凭軒倚檻瑤階如真
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潺終夜有聲
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
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湖之心趣近懸解跡
同犬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餐而居之可
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
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思解寡之苦不以自逸而
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
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思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
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鳥生
哺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闡然日

影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生于三
堂見知惟人不敵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
人知此堂非止無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熙熙乎春曦彤彤乎夏溽乎秋而冽乎冬
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熙之北當夏而且溽是皆不得
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嫩故膏肓
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
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
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
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
病且難且窮矣天地之性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
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神
縻外飾文彩不能動而榮而必慊其心躁內思恬默
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
彤彤而熱者其士窮乎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
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楹者為柱楣撐者為棖
梢破者為窗削者為障白者為樞篋者為繩絡而籠
上者為給櫬而格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炸壤
者若墜于墮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
運赫赫燭燭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

聞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煖反是果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卻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幸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新其工竹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於壁堂上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過景入詠不拘奇抉異全豁盡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千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慙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眾不可悉數嗚乎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盖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歆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成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為有賢者之名為趨斯走

登朝夕言於刺史前祁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
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
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於署亭乎君子是
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 一朝而去則民之弊
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
而為文咸通四月三日記

黃州竹樓記

宋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
堞圯毀蒼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
山光平挹江瀨幽閨遠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
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
詩韻清越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請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定州閔古堂記

宋 韓 琦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並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思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國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據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閔古為名夫古猶今也古人之為屏翰授鉞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特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互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道未克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茹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出則餘定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

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常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以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政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遠烈可以被于斯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箴箴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為我喜喪豈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且免夫毀圯竭漫之患矣

岳陽樓記

宋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已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人詩賦
於其上屬于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已陵勝狀在洞庭
一湖樹遠山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
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前人之述備矣然則
北通五嶽南極瀟湘僊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
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聞陰風怒號濁浪
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譴
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
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
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
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
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
年九月十五日

有美堂記

宋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文部郎中梅公出守
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之于寬闊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參都邑之雄富者必擬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孜孜心於物外而此誤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
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為之躊躇而嗟惜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勅臣
順及其亡也頽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景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
以知其人焉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堂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沃乎中流而左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於已峽轉而以入于漢汚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窮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頃刻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歎宜其

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其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家世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鄒魯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鄒魯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大官大人自閭閻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地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出入園間甚勤李氏壽

終公佐嗣家又稱亭其間蓋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河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管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叢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皆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卒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尾斃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益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峴山亭記

宋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重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

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采以記屬于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霭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騁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

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修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一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資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饒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橐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穡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霸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閭閻尤謹著之以爲樂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游儵亭記

歐陽修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
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
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其習
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如臨萬里之
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
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
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
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
則水波之連漪遊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
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
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
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閣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挹幽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峽州至喜亭記

宋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於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
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閼激束之爲湍觸之爲
旋噴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觀視一失毫釐輿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
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
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
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
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
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爲舟者之停暫也且
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
陵固爲下州康輿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
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喜夫
人之去憂患而就簡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

之來歲敬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於往來以館
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
固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滄浪亭記

宋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
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
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
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
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
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
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初
隆勝執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

亭北磻疏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
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
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
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
無邪則道以明迺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
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顧動物耳情
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
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
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灰者多矣是未知

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
驅因之復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
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芝閣記

宋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千四方以芝來告者萬
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
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簷而遠採山農野老
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
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
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
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同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大邨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掘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
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天豈不以時乎
哉士之有道固不復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君子齋記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過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親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為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樂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求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跡前則失已跡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備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

以為君子而務反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无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者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樂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獨樂園記

宋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適變之所樂也熙寧四年適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闕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

北流貫宇下中央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岳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妙如漢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墻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幕局屈其妙交相

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爰命之曰採藥園園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輟轅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適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灌蔬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適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適叟謝曰叟愚何得此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

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乎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願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隣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

多取其先人之貨田而致其諸孤子也而弟悌之行
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
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爲於聲色而父子離處謹詳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
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吝者也今無知
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焉赫奕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薪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
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勞弊於斯
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
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
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虞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齊州二堂記

曾 肇

齊濱濰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
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之使官之廢屋
爲二堂于濰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夏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此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
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
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鳩水
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
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迥居鳩水則歷山蓋不同時
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迫因爲水出于雷首遽就
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
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

歷山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子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涯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酌哭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酌哭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魯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常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擬岷臺記

曾 肇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岷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岷山也故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于予初州之東其城固大却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陵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闊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驟潦毀蓋藏委棄於榛藂茅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奧緣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櫓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曉暝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烟雲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

滿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
得之於心者雖所為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
非通通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
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
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
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
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尹公亭記

曾 鞏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
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里名其
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乎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
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
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
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
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
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準竹栢之間結
茅為亭以笑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
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新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

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樹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樹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于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于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

日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大木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阮于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達或逆坂如緣絙或重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銜縮縲繆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蟻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所泊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益其地蓋以其隄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于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于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宇有溝溝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

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先祿卿直招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巖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盛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于四瞻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于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于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志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闡名師孟云

清心亭記

曾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于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余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南軒記

宋 曾 華

得却之弗地牆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
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責抗萬乘之富吾不願
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吾性所最宜驅
之就順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于勢利愛惡毀譽之
間耶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
以繼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處
也其能無歛然于心耶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
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
受之于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
于是耶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
百家文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激記遠
山鏡家刻浮誇說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
正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于此皆伏
義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冠傑之才彈歲月
憑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于天地萬
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常所謂益者之友非耶吾

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贊人習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起行之其
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
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于義或惡而毀之者亦
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
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
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晝夜覽觀
焉以自進也

眉州遠景樓記

宋 蘇軾 文選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饗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它郡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濶主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賈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身雖令如古君

臣既去輒畫像事之其賢者則紀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耔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

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益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執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執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執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遠益耆老舊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

風物之美將歸老於故鄉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嘗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尊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暴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

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
於後世死生窮通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
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
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
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
物者遊非獨自比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
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
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仲明自以不如顏淵
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城武仲自以為
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
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
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
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
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飲者問諸醫醫以為盪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盪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寒而飲不已累然真瘞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寒受
之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
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瞢之狀無
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
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

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戕于內勞
其主陽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
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天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
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
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錮磨鍛鍊其民可
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
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
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
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恭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益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恭
於是避正堂以舍益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
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
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
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矣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
黃堂之北易其弊陋建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益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
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
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北
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
可致安知益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呼號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
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
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
君之無異辭令與可又能必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
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乏於君信厚矣
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
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
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
能寒煖人者其氣諷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
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真孰
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
容笑譁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
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聳確以致其節
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
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

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張君墨寶堂記

蘇軾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
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書法圖畫客至
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
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
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抱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効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
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田辭之以爲難
孔如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
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塚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
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
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此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
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
爲記予蜀人也蜀人常曰學書者必費學醫者人費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奇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之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為鑒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畱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畱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畱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被壁皆以兒戲害其國而其身此畱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嗜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去取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

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駱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是以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衆妙堂記

蘇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垣院予益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客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酒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揆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蠅與雞乎。夫蠅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予往見蠅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

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
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
寅三月十五日

李君藏書房記

蘇軾

衆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适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
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
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
書韓宣子通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
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
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
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然與字書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予猶及見老儒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
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數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獲於昔人而
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剽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哀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凌虛臺記

不蘇軾

園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麓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適還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壩外而見其警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譬若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兔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肯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麗麗堅固而不可動也時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勢

第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榛坵墟
甌窳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
於人事之得喪忽性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
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
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
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賸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闢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葺茅
椽之居皆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甚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

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
猶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廢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廬山秦人廬敎之所從適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醺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靈璧張氏園亭記

宋 蘇軾 文鑑

道京師而東水得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勦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
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
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茨有江湖之思
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隣里魚鼈筍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
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
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惟張氏世有顯人自其
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
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
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
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
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必仕則忘
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
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
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達親絕俗之訕懷祿苟安之弊

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無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先焉南望靈璧雜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

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治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歡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微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還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僊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即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仰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宛將禁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咏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墨妙亭記

蘇軾

熙寧四年十二月高郵縣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時有事於其地者無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逢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廉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谷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于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重後猶爲長久今乃以此託

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遠壤此既昔人之感而萃
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
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
無恨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所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
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
亭之作否無足事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

王氏清虛堂記

蘇轍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竒琬琰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樞中置圖書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
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
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
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
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
之正也 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
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
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
王君生於世族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
翰墨之園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
顏張之迹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道墨雜然前陳賸之
傾囊而下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
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忠禍
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

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
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沈京
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潁張公氏張公超達達焉
體平至道而順乎俗君嘗談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
於是矣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
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
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
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
所以名之予曰予穎濱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
志之予幼從事于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
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
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
爲不孫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
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
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
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益予之遭遇者
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
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甚
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
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
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

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
處遺老齋可也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以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盡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

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
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
所騁騫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晉楚襄王從
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
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此獨大王
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
雄雌之異而人有過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
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
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

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讀為患竊嘗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為觀其為快也哉

武昌九曲亭記

宋 蘇 軾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楸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輒巾屨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林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瞻溪谷風雲變化林壑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予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蹇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安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于中無責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歲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湍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款邪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于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于此乃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于道德之場而事每掣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于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

王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晦聖賢之為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東田委吏惟其所過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謫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大雅堂記

宋 黃庭堅

丹陵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聚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意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富貴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思亭記

宋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莫乞貸邑里莫其父母昆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莫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于戈則思闕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并高以望松梓下卸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

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如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

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

雙槐堂記

宋 張 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愁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感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之不足而繼以訛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為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更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給以善一

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邪其事功之成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宏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微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心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于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于是為之書

進學齋記

宋 張 耒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晨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端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益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怠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已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晨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乎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益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

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同飯然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嘗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據振其土宜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崇之以其疲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偏自名矣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乎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既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設扉寒則塞向朝夕

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情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為

照碧堂記

宋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闐闐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闊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觀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暇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景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卽府為南都而雙門置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樓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旆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寮賓客費為錢

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敘懷高蹈寓日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反也其西商邱祠陶唐氏以爲火正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扞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迹莫尋雖隋之彊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熱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較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驚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賦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提而來水波紆紛柳搖而荷靡鷗鳥盡憚客顧而嬉愉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繫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優游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於物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

然昔之豪傑憤懷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著之賢於此乎未辨通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金臺太守時候默而好深沈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顏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為之軟熟巧語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為憂患難之來則為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為憂嗚乎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為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極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

其所以華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什之則瞋目不見却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顧靡蕩壞不自收歛且曰吾之道將自同于默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焉嗚乎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矢因撫髀而為之語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分真道之與而德之光容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澤記之河南僅書之

易庵記

宋 唐 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居先
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
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
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
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
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
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
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
誤豈有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
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
經故不知經尤為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
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
今幸閒祭方且撥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
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記五

卜築

不息齋記

宋 胡 宏 文翰大成

紹興二十有九年友生毛子請曰以謨齋房衡麓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與至於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廢幾可以朝夕從事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爲子名我其可不數暢厥義以勵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

商賈不息於貨財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表萬物而正之邪惟予知其有道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噫六尺

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克周徧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爲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爲仁也此聖人與天爲一之道大哉言乎舜舉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於道者可忽諸

江州濂溪書堂記

宋 朱 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紛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

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熟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順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其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切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代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政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

侯之意也云爾

存齋記

宋 朱 熹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游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蘽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子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閒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

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熱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
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
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
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厲也予不
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

牧齋記

宋 朱 熹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
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
不恥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
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
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常閒而思之夫挾其饑寒
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
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于理
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
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
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
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
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
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
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
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
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
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

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敬齋記

宋 陸九淵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改。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強，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於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怵怩於其心？至於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爲天下達道，詘侮正言，仇讐正事，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縣里過百里，民繁務劇，豈陽吳公爲宰於茲。

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辨民蘊矣而公未始不足嘉治
直信民莫不悅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
意是本心之所發而不過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
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予辱辱其禮不敢受今
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予文至於再
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其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
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
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
黃鍾太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
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
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
是心之狼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莖根固于怠
忽未蔓於馳騁深蒙容覆良苗爲之下殖實著者易
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
謹之某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傳古
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
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睦亭記

宋 真德秀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于
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
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
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爲
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邱壟在是也有精
舍焉以奉吾王父先人之邱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爲
會吾宗族之地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
爲薄于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
出之本一則雖繇衰焉而功繇功焉而總繇總焉而
至于無服譬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幹則一夫
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爲是者非爲今日慮也
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爲吾王父王父有子
二人焉是爲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
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
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益相倚以爲命者夫焉得
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爲是者爲後人慮也燕公有言
吾之所與相睦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

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
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屬一降則
思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
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俗皆然也況于親之
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
為精舍于斯欲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為亭
于斯敬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于斯
亭勸疇歡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
屬雖遠而情不至于踈情不至于踈則思不得而絕
庶其免于相視為塗人也茲吾所望于後之人也客
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築盛
有屋以耿瑩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于後者
甚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
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兄弟宗族向一體
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于穹壤間者皆同
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築
盛有屋以耿瑩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
之耶吾而不忍于人人亦將不忍于我矣此予之可

知者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
語為睦亭記

定軒記

宋 真德秀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貽書於其曰盍爲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定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益嘗屏上游護天整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于履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勝心志之域者至錯立於前荒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至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

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日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卽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鋼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于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日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懼其于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麟齋記

元劉因文類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

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鬻鬻

如精机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利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歎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豁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豁谷知歟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念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闢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辨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

而不令盡其言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擇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可以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援會而要其歸閤鑿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篇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心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旣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于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因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爲者也夫有所不爲者蔽焉而

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
終亦至於誤國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
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
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
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

鶴菴記

元 劉 因 文類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
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
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
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於文
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
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
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子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
也予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爲厭
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
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
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
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
教允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
與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
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
鶴之呼之下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
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

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元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庵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考亭書院記

元 熊禾文類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籍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閭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頗諸生世守其學不贊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脩復邑令古湏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桐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益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

給侯損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
曾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
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
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
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
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
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閒俾與前貢士魏夢午分
教大小學蓋有甚歟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
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
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
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
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
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
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
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於
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間居於大本大原
之地充養敦厚未有能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
未發早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

學者非其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
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
綱小紀詳洽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
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
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此公之志克遂有王者
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
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
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
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
已失之矣當今治字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
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
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
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
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洽
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
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幹配舊典
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貞氏德秀

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
皆守公之道不貳其情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
生於劔之南溪父吏部章齊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
大業屬權姦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
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
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
孫浚以死節著鳴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
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
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
拙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
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輩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
書人尊其道凡所以故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
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叔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
舉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
安二書院奉章齊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
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既而
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爲曹學微藏書政尋文獻且
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

必有嵒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
正學一脉亟起而延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
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
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
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於
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
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初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
甚穠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
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
更造惟公手親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
熙實終始之義學之初與宋夾黃樞首帥以聽華志
孫業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土與有謀焉而厚節度
完堅茨以迄於成則廩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
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
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
學熊禾記

西山書院記

元·虞集文類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北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允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是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譚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繇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意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

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後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過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棟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于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益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過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技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下竟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卿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廼欲以鹵莽苟且之

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泮請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眞諸辟間罔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誠存堂記

元 虞 集 文類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
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
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
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鄒陽
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斲必純澤構締必
堅輶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
之人必久而無斁允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
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
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卽堂而言之仰
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邇明內外之辨嚴矣左
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
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
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嚬嚙乎燭之而弗迷也榮槩
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
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卻之有
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
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

木之盛甲乙爲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
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以末未有反身切求若
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集之
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
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
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集記

孝思亭記

元 虞 集 文類

國子伴讀莊平梁生爲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栢鬱鬱成林爲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爲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爲禮也益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爲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

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廟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太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故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

原之地平行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身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懷友軒記

元 杜 本 七 類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間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攀凡爲節詠九曲權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逐其遂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術公薦在京師獲記姓名於四方之士於時張君伯起以童子科校書秘少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迺二君皆粵產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溪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爲賓客

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迺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迺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遂得挾朋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沂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沂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嵩卽鄒穀之間稍憩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人同步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

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西南諸峯巉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江之左右溯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於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於下巖巒林壑澗谷淵渚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而刻蘿執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卽其東偏構堂室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第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朴歲修游息在焉然之每一俯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溪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懷抑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可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

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雪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度律歷名數龜策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變化之事至於雕鐫野刻塔寺宮廟梁鼎柱石井臼虛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踈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及于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拙菴記

明 宋 濂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聖不華僅禦風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予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譚極吐如河出崑崙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獐援木以升免走墮而攫之以鶚也其巧于言也如此予則不能人間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秘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予雖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顙泚人之所諱人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予不知恥予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繙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腑而究其蘊奧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予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為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為纖然虎豹在後吾以為

犬豕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痴經懣綿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詞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没千載至今道存于經岳海崇深茫乎無涯育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欲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度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既亡木摧木焚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顙取巨損細德修政舉禮成樂脩廣厦細旃每資之以猷退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敬德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蘊張巧于言而拙于道孟子拙于過合而巧于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于謀身萬石居拙于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卹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于天者歟巧于智

者歟巧于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于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苦齋記

明 劉 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一有二楹覆之以
茅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三百里劍
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峯皆蒼石岝岬而
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
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
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杖
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葳蕤之菜櫛櫟草斗
之實梧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
花髓作密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
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櫛茶亦苦
於常茶其洩水皆蠶石出其源沸沸汨汨瀾瀾曲折
注入太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
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
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
啟墮箬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美實間則躡履登
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
和之人莫如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

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
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天
膏梁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啻荼蓼之味身不
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
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
醉醇飲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履溫之軀不可
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跣跳竄伏偷性命於榛
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
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
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
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
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善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
齋記

尚節亭記

明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護草取其志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敬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癭腫爲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

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瞞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宜苟然哉

寫易軒記

明 王 禕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倫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峰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卽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憲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處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卽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禕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旣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旣又

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大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四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

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華川書舍記

明 趙 沆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歷叙上世以來爲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爲記辨博精詣殆不可以加矣邇者沆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沆申其說既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之制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爲之也吾夫子順

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成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爲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疆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

爲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振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閭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錄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窺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起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况夫有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經潔行卓越下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

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
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嘗欲往遊
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

櫟軒記

明 趙 沆

鄭之恒僑居黔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
其言曰櫟 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
聞之莊生云居 夫士爲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
者甚衆言人人殊之恒不擇以其間日之 陽山中
見夫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
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
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
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
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樛栢豫章
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櫟櫟未拱把而大
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櫟也櫟以
社而存猶櫟之以神也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櫟
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
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爲累不若不
材者之無用也故爲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
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
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

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
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
游去弟子而逃於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
嗟夫亂世多害知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
夫人所深悲而非爲一己之私也子之不材自處豈
其意和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和支離無謂曰莊
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所
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
者蓋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廬也古今
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兇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
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
哉雖然爲櫟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
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不材皆不爲子累矣又何
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矍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
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爲
記

華萼軒記

明 吳 沉

浦陽鄭氏以孝義聞於天下久矣蓋自冲素處士諱
綺者誓子孫以無分居至貞和先生大和己六世矣
貞和而下復三世焉先生既高年碩德子孫又多材
俊於是招延名師以訓導之吾友宋景濂氏實往焉
景濂一日以書來致其徒淵字仲涵者之辭曰吾兄
與弟皆受學於宋先生先生嘗以華萼名吾所居之
軒子其有以記之余識陋才謏向曾獲觀義門文錄
見當世之名公巨卿皆有稱述况何人而敢廁姓名
於其間邪然以仲涵求之切雖辭之而不獲也嗚呼
常杖之詩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聖人也聖人人倫之
至也公親遭管蔡之變故其詩也其志切其情哀委
曲詳盡千載之下遺音皦然也使天下之人而無人
心焉則已如人心未忘者使之謳吟於三復之頃孝
弟之思當何如其興起邪善乎蘓洵氏之言曰今之
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
五倫之中惟兄弟與父子爲天合而人生百年亦惟
相與兄弟之日最久奈何世之人蔽錙銖之利害徇

陰昵之偏私反視之不如他人之厚也昔先儒之訓
詰此詩於常杖之托興有二說其一以爲衆華鄂鄂
然俱發而光明興兄弟之衆多而和睦也其一以華
鄂分喻兄弟華與鄂相覆之光明猶兄及弟相順而
榮顯也二說不同而鄭氏之家則兼有其美焉又聞
之冲素之四世孫龍游府君德珪與青田府君德璋
兄弟也青田爲仇家中傷龍游奮身代之兩人爭欲
就死事在宋史孝義傳中嗚呼此則不幸而處乎患
難者也今諸君子乃生太平無事之世家道蕃昌之
時有怡怡之美而無患難之嘆何其幸歟其營是軒
也益以爲合族之所朝於斯夕於斯講明於斯燕會
於斯蓬豆靜嘉琴瑟和雅榮熙禮文之有序藹乎恩
意之交接信乎舉天下之樂不足以及此也故況以
爲詩之次章昔爾之祖既允蹈之而未三章之辭今
仲涵兄弟又克踐之然則茲軒之取義也將百世其
傳而無慊矣鄭氏之澤其有涯乎古人稱人之善必
本其父兄師友貞和之賢景濂之教於是益可見矣
景濂方以能文見許於時仲涵豈不能求其師之言

以爲榮而何暇於子之區區者哉

石鏡精舍記

明 方孝孺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同荃蒿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

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騫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蠢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息耕亭記

明 方孝孺

方子行於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恠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屨不暇憩過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聚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因而罔

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悟尚修其辭逞恠拔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德廊廟逢迎阿比以取嘖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洗機深穿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耒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

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耒與土乖故耒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宇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與水俱宜而不死吾今忘其為畊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所以畊非特忘其所以畊且併畊者而忘之畊者吾和非吾邪天役吾邪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莽莽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以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緒為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借竹軒記

明 方孝儒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俛俛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楫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屬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

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大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于自私視世

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螭螭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焉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蓬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

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有以告我

懸窩記

明 方孝孺

士之可貴者在節義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驕智者馳騁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懸人

也而朝廷恆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以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懸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懸者有矣而慕乎懸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于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

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懸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懸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其家行其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於時傳於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古愚齋記

明 劉永之

皖江戴守章侯芳其系出於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七傳而至茂今家潤州雲陽爲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干里地曰壽安有別之墅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也手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爲記既受命乃爲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卽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也蓋是今而非古久矣有行古道於今之世者必且群起而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以強暴之秦盡去先王之曲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於貪殘刻薄變詐之行於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一反其情以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過而秦用以亡自是而後其流風末俗浸淫演漫於天下者千有餘年於今其間雖有願治之君善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苟簡以爲當世之計率不越數十百年法禁弛則又徃徃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過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豈可觀已當

其壞亂之際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况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淳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也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於是有而未有深慮遠圖而振之者豈其沉酣沒溺之久而終不可爲邪無豪傑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鼓舞作興之也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識天下之變而其於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於流俗者也今侯以高明之資當天下壞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顧流俗之是非因取其所常被毀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逢聖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達易而勤勤然徵托於文字性悉其弗及如此豈非篤於自信而庶幾其人者與然則變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侯之志不在於是者不知人者也故述而記之以俟知道與知侯者考焉

石岡書院記

明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肖身交常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記從文丞相舉義事敗獲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詞復作書院又廢子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後繼作之而隱吾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常竊聞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達掖士必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常下彭蠡沂大江浮洞庭遊乎楚鄧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里或行數日

不聞絲桐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事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為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途捷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常通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于古者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崇拳興學于家塾黨庠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

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予為天下之拳拳于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承恩堂記

明 楊 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啟沃居多子於庶政咨焉子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棟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甌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 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殿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甍之甍之塗之沫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厨汲有井有庫有廩以儲以收輸與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下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

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遠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思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車牕記

明 薛 瑄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
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
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轆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
額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
史之顯魯不能辦一窓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
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
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
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屋之陋也
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
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
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
勞神億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
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辦之於是作車牕記

鐵漢樓記

明 彭 韶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
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誠而已誠積而久則著
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
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宋至元祐號爲多賢溫公在政
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爲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
豐之後猶再實之木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羣賢
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
提舉洪州王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高
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四
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眞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
能安於朝屢斥以死元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
所能爲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爲賢然畏忌
之以爲阻吾爲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
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
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
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高賢祠而寶界未
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爲守暇考圖志得之

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於時靜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鎮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憶詔何足以知先生然竊爲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終始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敬職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過京又連出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捐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歷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下斯人

警齋記

明 羅 玘

警齋記予記也予爲徐信夫記之也信夫何警也予知之警生於有心土石草木之無心莫之能有警其非動物故也雖動物之有心有有警者有無有警者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鳥有之不能爲巢居他之巢至其自鳥則墮卵殯雛焉是之謂鳩拙畜有之見虎而逐叢角而觝以遺虎殮是之謂羊狼獸有之見木而登且登且下而卒亦莫之能上下是謂之猶豫鳥有之俛而啄仰而四顧鷓鴣過之過也彈過之過也是之謂鳥警其於人也在鳩拙爲蒙爲木強在羊狼爲自懼於事所謂有無有警者是也在猶豫爲太蚤計爲多心所謂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也在鳥警爲常惺惺所謂有有警者也今夫鳩拙之與羊狼同於無警者也而世之人有以鳩拙自退者乎寧爲羊狼敗焉後之懲者則又警之太憂持之太固於是有猶豫焉猶豫者悔警之固也猶豫之警非警也非固爲警也有待焉然後有警焉其性爲警乎是之爲善警鳴呼信夫之警其亦有取於是也乎然予又感夫鳥微

物也俛而啄取以養其生仰而警焉以避其害於鳥可也而君子之居人上也其亦有俯而取乎則十目視焉十手指焉而害斯至矣雖有百警其可乎哉今夫龍非不昭然靈矣然以其有所嗜取也人得而擾之亦得而醢之若鳥獸然以龍之靈而豈無警乎警不足恃也或曰龍以聾取辱非警與嗜取之罪也則予不能知矣然信夫方持是警焉宰以臨氓民予記警齋者不可以不告

守愚軒記

明 羅 玘

予愚無所似言不能文人之美有來強者輒不得而去也而伍君朝信欲予記其舅氏蕭君之軒曰守愚者抑予之愚又有甚焉者將何言耶然愚之出也以類堯之時世濟之四族是也以地愚公之谷是也以習殷之頑是也而君之藉於廬陵蓋天下山川之勝處而澹江其居也又廬陵之勝處秀時靈淑之氣不爲物所淺而獨鍾於人人之類異恢傑者往往以文章事業名天下而其山窮川阻僻絕寂寞之墟林居樵食之民亦能道古今明法令臺臺可聽雖通都大邑冠裳而仕者或病於是其上而爲士可知已是若之生而習固宜不愚也況廬陵以賢名必曰蕭氏而豪傑善施之望自君而上已五六世竝君之世起甲科官四方者三人而其一予同進士數化也其類豈其愚乎如予之愚則有之人之嘉愿險夷接乎吾前昧昧焉不知也而每蹈其穿愚之名不得而辭焉而君能遜於衆得館甥之賢如吾伍君者賢者之選必以類當愚者固如是乎而伍君又每爲予言君之孝

友聞其遠於史傳而過於氣義沈毅有斷爲鄉人先
子益求君之愚下得也或君之心見世之志返以喪
身及其親以覆其宗者皆天下智巧便佞之尤者也
方其氣盈志得安知不以奴隸視其愚人乎而託於
愚者亦甘心焉以幸脫其智巧便佞之名以辭其無
窮之患古之人有行之者寧武子是也愚亦何嘗不
可哉孔子聖人也猶欲以聰明庸智而守之以愚聖
人者豈亦自樂於愚乎哉畏患而思避之與夫人之
心一也後世有不自慎重依倚附託惴惴然自以爲
智矣及夫竄逐屏棄於幽惡無聊之地始悔焉其居
至無不以愚名者是眞愚也非所謂守愚也予雖愚
記君之軒不可以不辨

潛菴記

明

李夢陽

歟鮑光遠氏字以潛行矣晚修先墓而築菴於橫塘
之上後號潛菴云語人曰菴吾將老焉其姻人鄭生
者述其菴實請予記聞厥名義將貽諸鮑君予曰大
哉菴淵潛哉夫名以實立義由警發易不首潛乎然
繼之見焉躍焉飛焉詩不曰潛乎然繼之昭焉故潛
者違時以藏之名也寒沍之魚慘處以含俟時征也
綸釣驚焉潑刺以沈縮身洵穆瀕洞之壑以完生也
故陶選革命而更名符甘隱約以著論皆志欲昭而
弗昭欲飛弗飛躍弗躍見弗見者也夫鮑君者顯華
崇騁少不經志者也老棄江湖棲遲却壑聲色戲
玩弗嬰於心車馬罔侈服食儉約無干進謀仕之
事飛躍躍馬之心而折檻靡懷操瑟弗至者也胡潛
其字而以名菴斯所謂專乎心者警諸物與故瑟弗
操而閒好竿熱中檻不折而談旌道為榮雖無干進
謀仕之事飛躍躍馬之心而見軒駟冕蓋者動容非
心潛者也且今一食一服一馬一車一戲玩奇者有
不矜而擢者乎此身却壑而心市朝託江湖之放而

垂涎於顯華崇騁者流耳故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
驕人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
不敢乘人之虛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凡以曠吾潛焉
已耳然猶因心以立名循名以思義號其物以存警
豈非專於心然後絕外慕哉問鮑君曰何為鄭生曰
君誨於家曰不勤身不立不儉家不守又誨其子弟
曰吾聞一善言必記諸心見一善行必體諸身即是
而觀君之潛亦足謂之心者矣鄭生又曰往姚源賊
寇即君以備禦之策于郡守策良可措之行若是使
鮑君由潛而昭體易之義俟時而庸豈不有大可觀
者而今老矣惜哉君嘗出粟賑饑有章服之賜今為
鄉飲賓云

何陋軒記

明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
習類尚固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
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
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歎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
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
制未脩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
黜浚奸窮黜外良而中蠶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
郁其容宋南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
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清率遠則有矣世徒以其言
辭物采之耿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
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
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孚比
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水閣
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
以卉藥列堂階辯室與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
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

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扶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偽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麓礪頑梗而椎斲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已有園記

明 魯 鐸

敝廬之東隣有地焉由委巷陰然深入城中自平地視之高丈許其上有古臺自其地眎之又高丈許臺曰夢野志謂於此登望可盡雲夢之野故名臺東下爲平地稍南漸下而潄水以其在委巷又其半甚下故靜且野而易致予緣病得請買而治之以爲休養之所於臺之西爲屋數楹兒輩及族子弟讀書其中閣老西涯翁題爲夢野臺書院於臺東平地植花木以其色與開之後先相間蓋終歲未有一日不見花者又蟠水築而垣之以爲池池頗曲故以磬名之林中向池爲草堂吳東湖中丞高曰芳秀芳言花木秀言池水也池中有洲如鳬而鳬又常栖止故名曰鳬洲作草堂其上堂名遂亦因之堂西有紅梅下覆釣石故李賀詩意名紅雪磯洲之南有磯樹間曰午陰貴其蔭也洲北復有小洲曰中臺樹冬青梧梓以桃李夾之下甬平石可捷而坐且爽也又其北復爲小池界以甬而橋其中橋東西分種紅白蓮將漁大池登草堂則小舟東西通焉舟貯以广屋立池東北隅古臺

之東狗地勢爲闌行松竹間凡數折而下迤邐出池上菰蒲蘋蓂芙蓉楊柳魚鳬水蟲色色不種畜而有蓋具江湖之體而微耳日未下春則臺周竹樹便復蔽虧池水皆陰矯首西望不得逕路忽不知其非山林也予病廢幸從聖明得殘息歸就水土雖未即愈已可無憂師每風日晴美扶杖起行樂時復陟降倦則倚樹而立藉草而坐間聞好鳥語取琴弄膝上和之或從童子釣池上月至則泛舟綠鳬洲泊蓮渚烹鮮毋_中屈碧筒以自飲兒輩時以楚聲歌遠遊佐之醉輒就草堂卧歸不歸皆得臨池宜魚迹蛙宜蔬客卒至水陸味具不待謀諸婦可留也自書院以東別設垣牆凡予入則童子反扃焉人莫敢呼雖呼亦復不聞故池臺林亭諸處自爲一區總名曰已有園扁則吾友景前溪所題也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

獨坐軒記

明 桑悅

予爲西昌教官學園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閨閤濔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噲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事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子坐是軒塵坐不入胃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過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遊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生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碧峴精舍記

明 楊 慎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峴以山形似秦峴閣受此稱耳高峴與碧峴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隸古定曰碧峴整獻疑于楊子曰茲峴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以請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蚺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本國至于人品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蚺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徃年執簡吏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今各路驛傳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崧嶸而爲祿脹呂閣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也閩滄江之爲浪滄江也

不止峴之爲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俗閭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眺眺聽之美蒼葭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雲局記

明 楊慎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
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
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於堂曰請問學子曰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
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
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
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
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
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
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于人
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
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
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聚樂堂記

明 王慎中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瑤
珮交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
之所樂而夸者嘗其內極意六博叫臬盱盧擲手交
臂之頃車馬乘徒離合於一枰之上百萬爲擲曾不
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者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
槩試劍戟雷奮颯然風靡始陽卒陰術彈於角而
勇力恭至乎多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
有嗜圖畫鑒古玩物道過而哂之日是何麓猛而近
閨也則發秘冢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異聚
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
有識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方於形容盡態於藻
績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
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
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
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
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六藝詩書
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力之所極恍焉而前

疑室焉而中怵意挫形頽而不敢休客非有事於斯
文者不得闖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麓
猛見誚者無所干於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閑造與夫
締繪章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爲壯夫所悔而不足
爲也當其覃精於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
古人之在而與之爲酬酢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
說窮浩蕩之倪而析杪忽之端自以爲舉世之可樂
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
夫生於宗室貴富之家則營於歌舞放於博塞技擊
而下惠乎內辟麓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
鑒古自造琢句爲工則可以自技倫輩而爲學士大
夫之所道君所爲樂乃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
果不出於斯室之所求與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
者之端多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
而失之者以弱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
方其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質愈滅而愈足以爲樂
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色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
何以賢於鑒古琢句者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

究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
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於所知亦有瞿
然而惑於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
復爲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斯
堂而勿輟

企顓亭記

明 王慎中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顓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於自泯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而逃逃之而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

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下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跡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湛乎與俗同波芄芄子其與衆人皆愚覲面有不見其躬同席有不可覲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辭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汗靦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絕鳥覲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飲食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爲巢

許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能爲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爲高而傳於後不亦異哉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禮之指決其事之無有以聞傳者之妄予以爲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實有尤不得侈以爲高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顓君其猶眩於莊生之誇說以爲甚高而慕之耶而聞君之名亭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之大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胄爵秩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子者之風夫匹夫之微長於貧賤而不能不移於富貴蓋多有之生於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於其習是可以爲難耳矯焉辭千乘之國或不能不見色於豆羹一介不受之誼至爲細淺而可以不愧於千駟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予及與之游而知之其於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知慎於分義之際可以不苟取於一介如是而作亭曰企顓奚不可者笑者尤恠之曰異哉所聞康衢之民皆過於巢許而宗室之貴富乃可得而企之也嗟乎非聞者之不知

則何以記企顙之亭

歇菴記

明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澁之失節復稿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菴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驚于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予之羸假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翰念棲栖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饑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止非惑也與庵中二榻一几蕉園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子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下辛力豐而氣盛材膽而志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蹶奔奏於物役之下暇何暇去而從事于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予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歟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

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情者使予
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止息者
矣名卷所以志也

記六

古跡

遊覽

記

古蹟

桃花源記

晉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行前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老幼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無問津者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南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漫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行所愁
桑竹垂餘蔭黍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繅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重儒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惠
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淳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偕問遊方士焉測塵外地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宋武受命壇記

唐張謂文粹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
拯之歷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
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
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
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
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推勁楚
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
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率卒何劉同為

翊戴指樞徐傳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
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魯之國而近希
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
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允緒成大族劉
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
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
如宋齊無足稱者况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
屬陵夷業業經濟罔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

二月二十五日建

女媧陵記

唐喬潭文粹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踴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踰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邱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阮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涯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早曠涉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達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斲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嘶嘶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瞑應盼望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

棠開更蓋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莫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邱之金精龍釵鈿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邱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赭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闢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李白酒樓記

唐 沈 光 文粹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强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砥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强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五月以血其邪者推義輟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許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忍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遶歷物外與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井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

蘖是真築其聰弱其明醒則移於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者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墨池記

宋 曾 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
有池淵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偃子臨川記云也
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墨池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耶
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
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
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
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
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
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
善雖一能不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
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
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東屯高齋記

宋 陸 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
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
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
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邱墟百有餘年自城郭
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
阡陌列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居已數世上距
少陵財三易主大歷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
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
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
卨自許及落魄已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于詩頌挫悲
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寔久諸公故人熟睨其
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
居小室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
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予辭之悲乃至是乎

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道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決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于未知少陵自謂孰得失也若予者仕不能無愧于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為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明 楊士奇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興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己任蓋至於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敬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奧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凜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有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閏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公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

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京師過滁
登琅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
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
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
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
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
翁亭而刻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
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
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
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焉
百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
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
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
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
嘗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
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
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
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叅政遷太僕卿於滁豈

弟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相斯舉
者大僕少卿蘇實厖頃承楊文達孫嵩宋載劉璧主
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
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
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 楊 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于多算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衆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勝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眼南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警之逆盜救火之家提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讎賊自相乘機眩筮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失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實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二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果蒙鏃然勒銘茲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茲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陳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執樵牧者不禁非缺數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

碑園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
之使刻焉

記

游覽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唐 柳宗元

游之遠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垤伏灌莽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聚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邱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
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枏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倪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
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
以觀妙潯暑遁去茲邱之下太和不遽茲邱之巔奧
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簡伐之及也故
書以祈後君子

游黃溪記

唐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
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虛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
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
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
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
若頽領斷齟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
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蓋
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
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
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
主黃與王聲相通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蓋驗神

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元乃俎豆之為立祠後
稍始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
六日既歸為記以放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唐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清縹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言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鍾潭記

唐 柳宗元

鉅鍾潭在西山。西其始蓋丹水自南奔注於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壑擊益暴。蓄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坐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鍾潭西小邱記

唐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鍾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嶸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憫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纖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難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鵠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遺。

也

至小邨西小石潭記

唐 柳宗元 文粹

從小邨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牛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余弟宗元餘而從
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一

袁家渴記

唐 柳宗元

由丹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姆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奔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栲石楠梗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動振大木掩苐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清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時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唐 柳宗元

自涓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條異又北曲行紆餘脫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顛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歸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唐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氏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玉之巨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嶠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唐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率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大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園之沼園之池力塹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則天然歟循源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穿窬港洞生泉翕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緣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淑然黃河作其左塹清渭為其後迤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鈞結盤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北平坦彌望五六十里无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寶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硯确外為寰宇敞元垠瑤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文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

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澗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乎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壙隍劃趾與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終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執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激銷涎蘂以下澄汗盧隨其佳氣瀉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塹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澹汀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綉重樓天矯以縈映危橋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澆濫電凝凝煙吐霧泛羽游鱗變郁郁以開濃譙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綉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手斷岸板楔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綬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於上空研

鞠沸渭神僊奏鈞天於赤水踐躋敷俞天人曳雲霓
於元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遊
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享熒熒淙淙瑞
見祥形其或淫酒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
噴射崩騰駭駭妖生禍觀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
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
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元造訪前
聞於碩老天地生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
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慈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匿
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
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懌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
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
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
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有
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
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
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益
有知之而不運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

岸石庵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己巳夏五月
十有五日記

遊褒禪山記

宋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塚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
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
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
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
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
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
之甚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急而欲出者曰不
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能十
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
又如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
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極
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
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
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瑋
瑰怪非常之觀常在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

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
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
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
識而在己為有悔蓋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
矣其孰能識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仆碑又以悲
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
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
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子弟安國平
父安上純父至和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石鐘山記

宋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郢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鏗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动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

相吞吐，有竅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郢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郢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游桓山記

宋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火瘠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道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琴

新城遊北山記

宋 晁補之 文鑑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對松下草間有泉沮洳如伏見墮石并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一峰高絕有蹊介赤冠長喙俛而喙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背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蹣跚來迎與之語矐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項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牆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昔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髻之狀二三子又相魄動而不得寐逡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暮入靈巖記

元 李孝先

出室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異豈復有過於此者予為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峰奇壯渾龐莫言靈巖峰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小疲倚庭樹坐甚怡客聞靈巖急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曛黑及階攀頭見巨石孤立如人倚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索繫下垂四旁客脅息不可上如游魚噙喁以身為浮游在灝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立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晚其脇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墜未墜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粥后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故獨此鼻如瓠大乃紺碧膩滑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千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峯傍流泉

墮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漱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比之左障獨高且大絕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為平霞障諸峯皆牽連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漱卓筆峯劍峯泉當居脇中

大龍湫記

元 李孝先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搏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樞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脊斜猶壁而腹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來崖趾有諾訖那庵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庵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相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昏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庵外石砌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砌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蒼碧滑如翠羽

虎毛潭中有班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聞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僅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予乃解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掣欲爭取之因大呼咲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呼聲皆自驚擾抗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慶院前今為瑞慶寺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老先

生謂南山公也

遊靈峯硯記

元 李孝先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為臨海開山適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雞溪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懸索子約曰嘻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谷口石斷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懷壁坐其下而嘯如語寃盎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誠子搗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道傍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測仰視潭南上有山孤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平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密中青天如懸一片冰傍傍設大士一羅漢十八設應真像懸岩上五百然皆為人緣取持去空遺土坐如燕巢栖崖上巖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闌中脚頓道上石淵淵作鼓聲

既下出家僮守索者私自更守竊登之顧見主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床倚小鐘鐘聲奔谷中如鸞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子來列胡床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懸鐘衆音縹緲鏗鏘飄飄客新從他縣來或駭愕不敢上因大笑以為樂俯仰隔世凄然久之凡山寺僧皆為美名擬之若龍虎鳳凰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錄錄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戶牖黝黑因呼守索者持索中筆硯就屋上亭修遊事所舍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此山看不足者詩云

遊塗荆二山記

明 宋 濂

濂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進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紙中藏濂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濂古迹惟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跡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游焉余將渡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以

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蹕於東門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壙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頽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愛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花復行四里所巖石聳峭埒起道左危傾欲飛

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榮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惟額垣敗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濂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若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處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置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大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鯨廟見所題神

號郤偃棄而不暇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
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
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關時就山築堰以
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
側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
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
至產玉坡奇石駢列元質而白綠絮如雪西有玉池
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欽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獵遠郊漁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

載記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
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
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
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
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
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
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
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
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

縣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漁之存疑而未決者
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
荆山草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
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
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
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
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
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
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王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
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
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
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
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
是耶漁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迹非本
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寫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
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
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正諸史傳
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

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瀟老矣諸書遺忘欲盡
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游因掛漏書之以發
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蒼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
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
云後一月某日記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明 王 禕

五老峰於廬山爲西面即卽治北望峯如屏幃蔽其
後遠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
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
大石巖葉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電如千乘車行
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
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石匯
爲大車輪流轉洄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
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 石翔舞於
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
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益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
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
橋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
間左蠡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謀於府寮俾之
住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游也七月望
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明日即偕呂侯暨郭君
往時暑甚輿夫竭屢從道傍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
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

上從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
升許從瓶背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欲
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般乃能
造耳非謂真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
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
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
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為深潭有
龍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
傳昔寺僧嘗浸甌潭上俄夫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
云甌從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
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狂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
新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峯乃截然左出寺顧
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
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芒采相
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
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
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興葛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
請予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予和長

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遺之以附昔
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四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住
高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送子邁
赴饒之德興尉云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明 王履

寓長安新豐卽丈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吏偕余再登七月詣卽丈適病遂命其外孫沈生相余騎驢行二十里抵華陰宿焉黃大使具酒有待因謂余曰聞游者及青柯坪仰瞻多自阻以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導予翌日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諸道士出迎亦言緣險難甚草木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可扶到青

柯坪以上則難用矣於是短衣行滕往沈生健善步跌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於時宿雲在巔群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褰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鳴琴調調而不知其所窮余喜畫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遠呼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賦棘藟不見路他轍復相錯稍不謹視則觸目冒髮踣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累息必踈定始行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予策亦

策想亦憊予僅雖不解遇奇樹奇石即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洞而斧斤聲雜嘽鳴鳥呀泉亦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珮環其停匝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盤踞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勝吾鄉陽山泉幾十倍洞北絕徑處實如袖者下垂僅越險取食之蜚口棄去西轉至小石洞外枰石如坪中可參坐坐其上書所賦詩而東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蓋其壑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為函恐指所盛號者而俗謂之匣與及上方峰峰直立鐵鏤下垂望峯端漫不可辨但峰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入鏤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鏤以託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巖居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食之鏤盡處及石鑄號西元門此峰蓋唐元宗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元宗覓金仙而鑿焉者也從門入盤折數峰頂始及支巘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所止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憚險弗敢進坐峰根姿

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繇峰根北折度狹徑外則壑谷
類也敗葉覆地不生草行葉上不知穴隆蹕空輒仆
偶一失足幾墜屋下偶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正聳
樹根連葉卒然鳴疑以為蛇也注視三無人過從上
來余問青柯坪遠近不對惟放歌唱答而去出樹外
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閑也鄉人避
亂時每入山壘石絕此予視閑內尚亂石勞取無數
閑石三里石虎踞因坐摹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
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
此處水深路絕當驚澗澗石叅錯不遠躡過回視
其深濤衍漾砒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遽釋幾
失吾主澗外瀑布正懸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
點因風容興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閑也視第
一閑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閑內陰風勁甚不可留
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霄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
曲數百折見坪綠靄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坪山恰半
從入山來悉崎嶇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
有神祠礎餘瓦缺日正午少饑幸持瓜果餅鋪分食

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
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峰還也
與之語雖無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
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
南則始攀鑲處也置杖草間閑松風颭然此以下皆
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
鳥聲信然鑲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
石根極隘必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倍少進一峰
前障不甚峻上大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
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巖也復行餘二百步
直崖巔立有短檝閣崖罅為級如梯鑲旁垂問之乃
百尺撞也級每腐或缺緣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
真足通此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
僕輩欲援何以為力既上凡石之如嶠如危如巔如
巴山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經忽斷岨峻削無可為
徑者即岨腹綴小木如釣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
徑鐙亦橫綴岨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遣四人
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趑趄握鐙寸進之閑聽壹

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腳踏壁魂吾
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杖履此險昌黎慟哭遣書以
訣者即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
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半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
毛髮聳然沈生謂禱山神祠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既
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
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
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做
而神於所遇也然而望蛇蟠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
嘗聞登者言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者背色正黑鏤
當背上並鏤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託足者二僕先
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
嶺背竊觀其旁則深不見底但見松頭灑灑出沒蒼
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
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竊齊作杳盪奔激遠
近胥應憶登者言遂膽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
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逼上折矣余勉
強進一折日少昆愈熱予裸上體猶汗流不止行上

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
此及嶺端則峰頭挿雲尚未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
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
勇於余者時雲方渝然開合若相背往來四峰端悠
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
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於石
鏤從橫罕無鏤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藏宮宮在西
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辨何誰松鱗間金碧參差與日
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蔭之
形紆徐之韻由松端倏爾東驚接之既泯忽又如左
及廟見道士王老師款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
然余意其獨處於荒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
得能爾耶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非實見道
而得於寡欲也窗在西壁隙有光聞窗而其居則皮
之懸屋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惟松頂麻茅斜距
窗二丈許峰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
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
枝梢正拂窗手可接松實纍纍余提以斷覽弗中墜

丁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
顧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窗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
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
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而粗澁岡下群峰
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夢之而嵐靄迷漫
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壁燦日殿旁有物
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周
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竊謂力能
劈山其足跡僅如此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如
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理固如是耶東則東
峰玉女峰昆季相倚惟南峯截焉獸出徑視三峰薄
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拾猶冷視蒼龍嶺裸體
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峰記

明二王履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
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露
未晞具行勝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裁入筌簞盈
耳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謂地
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寒不生
陵莒唯蘿薛青青以與松永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
所棲焉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
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
也余以目昏不敢流眄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
狀可愕巖土覆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波濤蕩
瀾所為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
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命僮掖
入之及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明闇稍分
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巾服皆潤下濕不敢
進僮曰壁有鐫字四行不辨何字余眊亦弗之識繇
是自巖底北旋曉兀中度小樵又度架技代樵者三
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樹一根拔臥經上關道勃窣踰

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本北方元武宿非實有此神設為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關轉峰角皆石版布道關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懷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峰南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關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鏡壁成堦以疊石置關面之中竅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余問主者嶽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

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鑿以下達西轉則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待二時許還曰穴之下則鑲雙垂鑲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找揅壁以當其中絕鑲下至石找少息後絕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鑲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找之上而銅找則揅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必鍊是類掩其振搖石找一銅找十七竟不知作

時於何所置足欄之外下見松頂如濯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鑿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嵯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滿豈師籍是以食飲者與石之西則別巖也巖類俛首形遙覆室上上鑄全真巖三大字填之赤色然上下俱不可倚豈人履虛而作之邪吾初躡版道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緣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甌下視類井底點不

見物然兩水倚石可下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其衣履如生人抑坐逝處邪躋石以望見峰巒群松如沃峰背類覆孟麓鼓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勉甚足不吾許殆及嶺憩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志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莧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繇此非與最高處一松才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峰東峰兩間出倚

風作顛態欬突然北湧似顛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
松巔不動如憇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
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座非此
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
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渙而為氣氣
運而為精精變而為神神化而為靈等語因愛而再
誦忽祠畔二小鳥上下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鵲鴝
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
乞食於我食已則去或真粟掌中亦曜以眈啄師年
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勝非
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峰記

明 王 履

繇祠北降而東眴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
芄芄然聞人聲矚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
行二里所至山初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
法而渾不及化老君殿中居楊師遜余謁之師出果
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蓋卷栢之
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栢亦
以萬歲見稱於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
大松蔽峰清峭幽閒殆不可為情然過青柯坪來多
松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揚葉作策策聲如
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偃仰是間
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
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闕於煙蕪雲樹之表黃河漸
近東迤如帶潼關岡壑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倏
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南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
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
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若若於師以助其勝稍
南一場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

五十人都竈漏所等舉不暇今惟一人居之禽聲不
上青柯坪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
翫日於天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
在師指在峰側而王女峰可迫觀於是別去

宿王女峰記

明 王 履

降而西二里許東折漸上至是無磴多倚木枝根石
間代為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推援以進凡二
十餘處則王女峰頂也常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
入山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桴腰坐即大雪七日不
粒亦無恙竟日夜弗臥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
予起相揖笑曰此中罕聞人聲君何來之異耶余告
之故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今已七十有二
歲矣自云一生無病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英
甚健固知其有養也引余黃松間風適來激峰壁直
下如箭尋松林度壑而去相與立陳端因指西峰東
面衆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
頭玉井之產余至王女殿道王女所繇觀洗頭盆蓋
石上一員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有五石不知
何處之殿右觀韓姑姊遺蛻遺僮撤所障亂甃啓棺
蓋窺之殆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雖槁不
腐以杖撻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
大石如龜殿正坐龜腹為之覆繇殿前踰石梁北眺

崇岡廓然無垠豈不能進岡半有大壑焉楊氏曰唐元宗時兩拋簡處也下通黃河恐或然爾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追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峰北行斯須林斷豁然乃東峰之西北壁而玉女峰之東北巘也巘西砦如鳥喙距東峰不遠上峰下縮瞰即魄襮砦處小松一生附巘側不見根出巘上者三之二中無鱗而光僕曰此捨身樹也游者抱樹轉數匝則獲福予僅聞即抱之轉不休峻過乃止巘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巘北巘破巘而列自下遠望偶為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剗掌跡猶存余因思涯之所辨似得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追觀也殊不知膏出於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後有細溜無數雖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巘北巘破巘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為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溜之色也此掌外惟日月巘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色狀與此掌溜痕不殊但彼不類

物形故不以為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詩賦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之難也將幕假宿楊氏石室中再請所有惟答以待盡而已余知其閉弗強也歛有光如燈度室在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照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與沈生玄殿前以待月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颼颼然自三峰來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欲釀雨懼擢絕竟不得寐目追曉風幸息起具飯下山至都土地司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者不得所聞午及青柯坪覓所置杖亡矣然降此登頓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鑠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以登也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為某家數劃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畫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青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顧吾矣箕居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

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王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嗚呼生太華之方緣太華之側古今愛遊者亦每以難險自畫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却詭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遺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類暮故也擬其大都以志奇遇

游龍門記

明 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繇東南麓穴岩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僵塞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覽焉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峰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峿烟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峰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板上置井牀轆轤懸繡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冠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

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
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踏步以渡谷
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
窮祠東有石龕竊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
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
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焉有聲龕下石
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
可倚氣陰陰雖盛暑不知煩燥但淒神寒肌不可久
處復自槎橋道繇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
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
遂自石梯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
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梁氏園記

明 劉定之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
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
半遂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
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
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
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
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
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
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
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
遼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
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甃皆爲人取去今
取猶未已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
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
未久挿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
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
鼠拱承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

移事改而儒夫豎子持斧鍾以斲甃掘土焉就其構
樓櫓立麾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塋埋哭泣引緇掩
袂焉因其頽垣墮墻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
執群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憶林野之興焉
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
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
後於候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
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攜具皆甚
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憩一
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
于土木有像在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
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游九峻山記

明 喬 宇

五月至涇陽王君應韶來會遂同隸縣北往九峻山
謁唐太宗昭陵緣坡行三十里至焉其山周圍十里
有廟額聳內有石刻青驪仆伐赤特勒驃颯露紫拳
毛駟白蹄烏六駿圖尚存即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
宋金剛劉黑闥薛仁果及東都時所乘者是夜與應
韶對酌而歌遂宿于齋所明日登山之絕頂浩然四
顧終南太華遙拱于南鳳翔諸山聯帶于西其陽則
秦川萬派流雲漾日迤迤歷歷一覽可既題名畢下
山北觀昭陵從塋之墓其逼山者即所謂諸王七墓
公主二十一墓妃嬪八墓皆無碑稍次即宰相房元
齡以下十三墓丞郎唐儉以下五十三墓功臣大將
阿史那忠以下六十四墓今皆狐居兔旋景景崎崎
或崇或頽或峭而微或圯而夷或泉或漬其在當時
雖有椒房天璫之貴鑄鼎絕世之勲邁類超倫之智
今皆托體山阿身埃骨朽不亦悲夫遂與應韶愴悵
者久之弔之以詩而去

銷夏灣記

明 蔡 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猶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曉時吳子嘗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崎嶇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苕溪其弗能與苕溪參者諸壑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

緲峯其弗能與縹緲並者亦諸壑爲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闌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嚴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壠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爲坵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筆折效請以與縹緲相拱峰之

頗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藹鐘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虛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揆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僦僦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遊清源山記

明 王慎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宵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如此。喻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伍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賡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早，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變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懼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茵翠而撫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惜感之物也。當其戒具往游，固以

酣于禽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以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超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攜肴酒，躋山之巔，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游，攀援險絕，探討幽竊，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眩也。顧視其踣踖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備。從峴首之賔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性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如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恨，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乎？駟之君而垣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與？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太華山記

明 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雷中一峽截客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崖往往如覆數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為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銜上阪窮為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跡新發諸郭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罅垂罅中之罅倚脊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于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如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在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剗中入並岸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剗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此來踐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踐首南行厓如前剗中屬

耳聾耳矣三里而近為蒼老頌頌廣丈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卿生所稱捫頌雖騎行者也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於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崖峻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礫不可以穿躡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松厓下者不見木從縣中望見松如樹炎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困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為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罅于雲臺峯猶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汚也上官在汚中西北王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東北溜大坎中

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竄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官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王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王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折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埒不盡屋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屋南北矯纒纒也欲度者先握縞自懸屋中乃跣屋自汰令將縞不得縞還跣屋自

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縞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鈎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為棧而銅柱陜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文竅旁出復西行為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溪肆無景即日中窺窺耳久之山出其末若撥天頃即失之矣是為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

曰余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登平遠臺記

明 宗 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鰲峰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於此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於時而商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鍛甲礪刃鼓笳鏡吹之聲焉北閩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瀟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塋瘞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滂滂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

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親高山大川游雲芳艸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謨殲赫日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裔往往截海關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艸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或圓或方或墮或長巉巖萃律不可名狀而其垠塢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替其丹而紺者為殿為屋兩巖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為天光翠而如髮者為松蒼白而如繪者為苔萬仞懸而如鳥巢者為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又數里為大小龍口龍口者石峽飛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為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嵌崿之間為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右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為十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揮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碧霞宮者所為祀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狹於嶽宮而金壁煜燦觀闕輝麗顧反過之其西為使館王女之池在焉膏渟黛蓄肅有靈氣其旁巖上即李斯篆也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含谿懷谷雲樹宮宇俯在目底下視郡城蓋蓋菴蕩汶沲如線環之數周川原迴合縈青綠白提封百萬

不盈一瞬緣宮左折而上為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錫開元泰山銘又北上數百武為玉皇宮宮在絕頂古之封壇泰皇帝碑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王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闕而顧俯見四面群山委蛇蜿蜒如盤龍走蛇遠七十二峰之下其支脈首尾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嶽之背列仙所紀金牀玉几之勝若將觀焉記曰天孫岱嶽周回三千里以今觀之礫嶺乎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而瑩賦屋覆其上又東為日觀以且觀日不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峰斗出其平處可數尺而下臨千丈以三石撐抵博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裳聲如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以大點黑無際諦視之雲也益雲如烟火下博上銳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還山氣懷懷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

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王波不可
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以夜
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五更可往
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顧見山中雲氣
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
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是可大大呼以為生平未
有從者盡誰乃止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
卧斗車蓋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
碧綠熠耀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
蓮花蕩漾波面而煜燁不可名狀以為日耶已又一
赤盤大倍於先所見側立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
食頃乃定羽人告曰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
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春赤霞與影皆沒而下微見
一綫白滉漾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
隱一抹狀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鰲所戴矣
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噓走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
熟寐從者咸慄且呼予脫而心狀之回立登仙臺西
望丈人越觀二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充

登嶽倚越觀望君今吾陵丈人峰可瞰太行呼子充
也會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每行數里則求
嘉樹流泉或峰坳片石拊膺而坐舉觴屬可大曰此
非伯牙避雨巖乎夫高山流水於予何逃聲乎繇御
坪而下憩於巖巖之亭折而左入得經臺峽經臺者
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鑄心經一卷字大如斗壇
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瀾漫過
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鑄數大字以水為
篆佳予再遊蓋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為人衆所蔽故
也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得岱嶽觀又東里
許得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
雨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暝持炬車中聞水聲在
足下者數里而至逆菽明日大雨主人請遊三陽觀
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
蓋在山之西南非舊所見矣岱嶽生曰予覽古圖經
脈地勢所由高下蓋北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
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
連桐栢熊耳入甌越江淮河濟所繇東下如建瓴矣

岱宗獨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沆沂泗出其支麓
旋之如帶以入於海其狀若負辰云往河流燕齊間
繚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徒徐方顧反出岱嶽南挾淮
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跡蒼
茫與天際矣

攝山夜語記

明 馮時可

自攝山遊畢晚集鹿野堂飡既罷命顧生歌屈大夫
山鬼之章其聲要激悽怨恍然乘赤豹從文狸者之
披氍毹而出也允修忽耳語顧生曰止止是山神也
為楚上官靳尚雅故斷斷不可屈大夫子歌是章豈
其所欣聞耶顧子贊其故曰傳寶傳誌之矣永明七
年法度禪師開講於此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而上
謁則靳上官也曰帝以余不良黜主此山七石餘祀
藉帝之靈凡物而妖者人而邪者余於冥中得以崇
崇之法師夙植尸羅余不能以神力抗難茲彈丸之
地敬捨以為弗土余其間闕之是衛已復示夢於居
人曰余已受法師珠戒爾其毋以血食祠我自上官
之為法護也俾我精蘭之旁毒龍弭害飛鷺息魔所
陰徐我徒者無量尸而祝之猶懼不恭爾以大夫
之祠瀆我上官恐我上官以我徒之舍惡客而赫然
怒焉其何以獲夫陰徐顧生曰嘻上官入爾不二門
矣而猶然耶吾且試以往事數之茫茫五千里之楚
國孰與十里卷石之山也若而協恭於大夫以共承

靈修是若之功行也而乃甘為謠啄使其顛顛悲傷
掩泣而從彭咸之所居亦忍矣若既不能終制夫楚
國而天奪其魄以自竄於此山也魑魅之與居猿猴
之與處而又不能相與始終徒為老朽艾堆棄除以
自貶降為伽闍何其豪於生時而靡於沒後耶吾聞
屈大夫於真落也方為海伯截八海治數十萬里衡
地量秩孰與若多使若而有靈也知盈虛之無常悔
妒媚之無益聞我是歌將踳踏無地其奚暇以惡屈
之心而惡我不佞聞而笑曰吾子處山而誇海右屈
而左新謀謀而估估較計千年之怨德而褻慢百聚
之精英是且何當以法服而觀則大地為幻境以法
身而律則神道亦鬼趣斯之責也有盡屈之伯也亦
有盡皆覺海沈漾中稅轅塵垢耳其孰能以相矜而
又焉得以相諂于是顧生停歌而誦楞伽之經山風
颯颯木葉蕭蕭若上官之來聽矣後二日而書其語
為記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明 袁宏道

雲峰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遠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
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丈下
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鏡鏡而導者曰九疊
屏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鏡船峰數里
一息艾岷而亭之者五路嶽則削丈而躋遇泉則卷葉以
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音若梵唄乃
拜亭盡梵剎出上宵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
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塔下稍定乃上文殊臺
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縈松而
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
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
化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元嶽記

袁中道

萬歷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冷冷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艸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蒼觀櫺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於衢路上有檜一株開黃花如金粟山中僅此一株上僊關而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粧砌其上為元岳門如一竇方回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即走王虛宮中道也以王虛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迴龍觀見天柱諸峯若刻若鏤及老君閣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臺下十八盤石坪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甚即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為周行即走紫霄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即走九洞澗中至玉虛岩變臺觀道也其上為杜門即太上八僊羅公院諸處可抵變臺者予舊聞之

中郎云太和變臺一道疊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諸水殊可笑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為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皴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滙而成潭以水問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為嶼石偶訕而水羸則紆徐而容與水偶訕而石羸則顛疊而吼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若反動而轉之為龍為虎為象為兕石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為花為葦為珠為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為雲為霞為砂為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為琴為瑟為歌為嘖石之趺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顧避水而其顛內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二十餘里抵玉虛巖巖若青玉下覆接閣流水繞之喘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即揀石而卧一日間行住食息皆對怪石小齒纓足俱資乳雪生平觀水石之變無暢於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水稍疎得中變臺

新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諸峯無論巖壑之奇即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岩棲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蓑念一之夫餌芝黃石咽氣殮和永絕梯磴獨揭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瓊臺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為瓊臺峯若一髻前指即所謂外朝峯者陳希夷脩道處晚辭瓊臺過外朝峯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峯皆如屏息拱立髻盤鬟繞雲駛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為七星三公千丈萬丈等也記荊州圖經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登道名香爐峯蓋後人易香爐為天柱而以其副峯為香爐云遊侶問元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為元帝也役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邱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峯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記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瘴冲舉者多惟帝王

絕少而黃帝祖孫皆禹成乘雲歸於帝鄉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活胎飲浩露宜乎昧天親地究歸元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元帝隱於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為拈出是日從倚山上神醉煙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於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形互發清不槁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謁帝後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匆見山骨後稷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楹即掉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巖巖石若駁雲外覆為脩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為謁院宇亦若脩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鮮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峯照耀見兩瀑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巖移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至晚猶不能興天奇奇作雨再至南巖官後石巖下看山遂

行過雷洞至太子巖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滴杉松
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為展旗峯
前為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憩上為福地殿不
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兩大作瓦簷路暫歸蘭若
明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游從元和觀折而東行路
未修飭有野致山巒平行田疇龜折迤玉虛宮松杉
茂密有大溪會衆流界道石橋壯麗即九渡澗及諸
澗下流也溪遠宮右兩岸道院櫛比時有小橋儼若
村里小市過宮門莊等家居昔文皇以十餘萬衆鑿
石開道繕治宮殿皆也集于此地凡十二年而後落
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霽走九龍不及入沿途多
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深柏飯後着笠子登
輿一老道人謁予而哭訊之則曰此後山陰樹影交
加無曠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夷為險山頭
頗多怪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然
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洞澗爭雄時有瀑布逼磨針
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洞桃源洞水匯集處也蓋
蠟燭澗之水下匯為溪其地坦迤無所遮越游人下

惟聞其聲多食其色此地兩山中蝕一縷路深林蒼
茂白晝似宵驕陽凝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面奔
流如草中蛇如枕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故游
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兩澗互答相和荒荒冷
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栢二株其徑九曲過柳
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碧玉墀下五井各一色
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綠昔陳希夷習靜瓊臺峯見
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峯下日月池中龍
也即此池矣飯於道人舍見南巖騰綠驚紅大似小
李將軍一幅橫披已命一小黃冠為導至自然菴張
三丰脩煉處有土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窮多
支以木於石竇得洞即長生巖也有道人辟穀已十
九年貌甚臃分予以熟製蒼朮數餅甚甘訊之不言
日已暮遂還宮中按此地自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
禱雨有五龍見於此建五龍祠逮至元始脩飭改為
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知陳希夷於此脩道
不知殷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明生田養木之徒皆
於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開窓了了見南岩燈

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周遭類一大縣
其中虬柱龍梁雲稜藻井砌以文石覆以碧瓦綺寮
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之亭真官還客之宇
皆可為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宇元院綺錯縹布幽宮
閨室千門萬戶流水周於階砌泉聲喧於几席婉花
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忉利
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農田間泉周膝外花裏有舂
杵之客雲中聞鳴吠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
桃花源上讓其幽邃矣息于望僊宮目不暇覽情

不周既遂策杖而出訊之老道人云此卽異時武當
縣也出宮後返玉真入涉其槩步至松杉間與游侶
評山子曰吾胞中已有粉本矣大約太和山一美丈
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為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
平臺至紫霄為腹過雲入漢其杉檜寂古從紫霄至
天門為臆砂翠斑斕以觀山骨為最靚從天門至天
柱為顛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為寂遠此其軀幹也左
降而得南崖皴煙跋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
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遠林以寬

曠勝皆隸於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臺依山傍澗
以澗潤勝又降而追蠟燭澗轉石奔雷以滂湃勝又
降而得玉虛巖凌虛嵌空以蒼古勝皆隸於山之右
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襟佩帶
類也游侶曰君真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於蘭若
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貴竹楊孝廉襄中余
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記
七

思命

考載

釋老

宴會

藝文

圖畫

名字

器
物

動植

雜撰

紀

述

志

考

記

恩命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宋 蘇 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地之木不生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偉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懼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

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海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泐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歆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賜印章記

明 楊士奇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蓋求益於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效分寸之勞也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一居士蓋取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顧謂臣曰此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寄以馬千載之遺際希潤之大恩也蓋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謬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與楊榮金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賜榮幼孜同

一章至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乎仁廟求益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宣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見今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効裨益萬一徒捧遺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云

記

考載

漢南北軍記

明 王 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
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而固足以脩國制而昭皇威
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
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
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
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
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
殲鯨鯨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

兵佚諸農畝巴渝北絡無勤遠人卧黻包戈將弄天
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
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
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翌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室
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
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
屯公軍蒼龍元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九衛
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
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

林即左右監九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唯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九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寔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寔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喪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聖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常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林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伏飛諸兵擊諸羌

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常論之天下形勢唯地非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轂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促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胆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夷肇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于簡牘者茲不復書

河源記

明 梁 寅

古今河源之說異焉。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於關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皆傳聞者。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揚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卽崑崙也。其山名徃徃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度九度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城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徃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徃使其弟闊闕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泉竇歷歷列星然故名大敦腦兒大敦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爲二澤復合

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飲河析爲九卽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葦囊騎追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葦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巨淵矣崑崙崑崙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甚峻獸有犏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度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至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汎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汎流信然其複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閼風元圃積瑤華茲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

記

釋老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唐權德輿 文粹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
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於野中其形塊然與
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
其所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踏地口不嘗味日無
晝夜時無寒暑寂然之境一絕牀而已萬有萬然此
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後汰
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
虛無身及智慧二具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闡洩其
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
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
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
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輾轉而下復至
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
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梯磴邪建中
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
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

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邪之密用
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說添乎
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唐 韋 皋 文粹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
者矣或炳耀離火或康其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
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晉真
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
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
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遺聞西方有珍禽羣
嬉和鳴演暢洽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
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
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
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
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
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異異余謂其以
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
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
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
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倅
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

歸乎焉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
十擊磬而十念成歟翼委足不震不仆愉然而絕按
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設有舍利知
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冰焚之餘
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
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
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
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
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

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
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宏於道流聖證昭
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
十四日記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宋 王安石 文鑑

予以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常出而
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
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官之雖然
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
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朽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四年來曰昏之所歆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吾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難也世旣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
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
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
身窮形離性禁欲如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卿才
足一官者常以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所謂材
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
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大悲閣記

宋 蘇 軾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秣稻以爲酒麴藥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之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而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

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大悲闍記

宋 蘇 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遶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汾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傳通其義欣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梅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悲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闍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汾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攪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猶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宋 李 覲 文鑑

儒失其守教化墜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
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滅之別至于虞祔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覲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辨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迹葉者師子達

摩沅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接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城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徒洪州龍
興終廬山東林度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
師真卿本道康使揚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
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述
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

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竄入風雨者四面如一將
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
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慶為永永計先共謀
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惟
明殿之財集于眾閣成于壻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
經綸頗惠事以雅于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
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于江之南度人
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記

宴會

蘭亭記

晉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客人事之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東山記

唐 張

說文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嶺雖翊亮廊廟而綢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晚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俯茲所謂卯整變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學舍設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霄佇翬綸於紫氛百神朝於谷口千官飲乎池上堤綺環山朱栢煥野巖觀空卷途歌傳壑是日卽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 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和緩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敎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帷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崇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筐簞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治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含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宸谷照景窮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元石殆代厥後

伯樂川記

唐 孫

遜文粹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將入驚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於北京戊戌次於橫野已亥至於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於高阜開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日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蚩其五兵若救懸其六卒洸洸乎信可以憚穹廬而震高閼也於是地主致饌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矢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醪酒有奠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予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候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畧而入觀於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干飯為一夕之衛不愆於素迄旆而旋

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脩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裒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底於是乎賞也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耀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耀大通於大漠書田庄賦講討訓騶蓄信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治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記

藝文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唐 顏真卿

予罷秩隴泉時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菁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敬宅憩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矣卽對以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敬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與裴敬從長史言話散却回京師前請曰既承兄文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僅得聞筆法要訣終為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床而坐命僕居于小榻而曰筆法元妙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為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為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

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各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為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以未成畫使其鋒捷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筆則點畫有筋骨字畫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轉輕為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間闊過之謂乎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為牽為製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為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今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蹙之令小小字展之為大兼令茂密所以為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

二王元常遺跡曾不碑脫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之鍾巧起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辟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予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之歟倘有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卿前請曰

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于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長史曰予傳授筆法之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聞楊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悞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

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於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吳郡詩石記

唐白居易文粹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客一飲一咏其風流雅韻名播于吳中或曰韋房為詩酒儔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今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抗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此又嗔于彼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光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圓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書屏記

唐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于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于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恐親挾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玩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愛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鬼神物所窺必當奪璧于中流飛鏑于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員之置于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于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

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與精於賞鑒者必將繼有詮
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術涕撰錄

記

圖畫

祖二疎圖記

唐 王 鵠 文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
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期以良金細帛必避
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
無意抑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
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搔首臧顧忽飲十
餘杯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與相激吾將勇於晝矣午
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
中有犧樽二壺觥卽觥而尊畢卽倍犧壺之數而樂
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鑄有缶有筑有鼓而棘
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筭主事者
有捧華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迎者有
仰吻而咤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遠簪屨者有
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又視而問
曰東嚮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
妙曰二疎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
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旣辭
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難

曰旣不為利易己之能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
圖二疎以遠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
勝乎

畫記

唐 韓 愈 文粹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鸞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一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趨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載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噬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踚齧者狝者騎者驟者走者載負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如其一焉隼一大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輛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簋釜筥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叅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顧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慨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閭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錄桃源畫記

唐 舒元興 文粹

四明山道士葉沉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
谿名武陵之源按僊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綠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
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壑不險翠
穠下浮其夾岸有桃水千萬本列立如楫丹色鮮如
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驚青
其矜有鶴丹其頂有雞王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僊僊
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
室宇霞檻縹轉雲登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
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王左右有書童
王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
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然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
玉冰壇面俄起爐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
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
短柁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奇鶴情閑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
滑曼清王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耿然有高謝

之志從中坐來以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
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
其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
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王彥章畫像記

宋 歐陽脩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知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為屈辭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夫五代始終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番皮人死番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肅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司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伯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數遭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

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重兒
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
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餘
失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若不繫乎畫之存不
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
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
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張益州畫像記

宋 蘇 洵 文鑑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
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
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人吏孰為能處茲文
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
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
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
月朔旦蜀人相慶如它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晉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
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
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
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
重足屏息之民而以健斧令於是民始恐以其父母

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恠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說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塲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媚媚閨闈閨闈有重哇哇亦既能言皆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舍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文與可畫筍谷偃竹記 宋 蘇軾 文鑑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鉏耨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以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

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過者則非也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責重四方之人持鎌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鞭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輒材當萃於

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鴉鷂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焉因以所畫筍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質筍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筍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罷料得清平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麻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喬公閣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時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淨因院畫記

宋 蘇軾 文鑑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攀拳瘠癯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絡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稍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考古圖後記

宋 呂大臨 文鑑

莊周氏謂儒者迹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易拘之諭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蔽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始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法克已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于坑投學士燔焚典籍畫愚天下之民而後懷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皋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獨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畫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啓教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于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况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

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復盈卷軸尚病竅啓未能深考暇日輪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將有考焉

西園雅集圖記

宋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投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僊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幾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啓捉倚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集簞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晚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撫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鬚頰頊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

竹遶繚繞于青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激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行相吞爐烟方集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洵洵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也自東坡而下九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詞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宋九賢遺像記

明 宋 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顙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袂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頤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頤以白皂縹帽簷高白履和氣克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頗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頤內服皂頤帽有翼圓之袍縹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短少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龐目峻準直鬚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纓絛緝前微下而張拱

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悔庵
 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
 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強
 半白鼻與兩頤微韃韃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
 五六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額外一在唇下鬚側耳
 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
 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
 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
 下少鬚神采煜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
 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
 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
 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
 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寤寐
 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
 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
 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
 九賢亦夫人哉

記

名字

雲潭記

明 陳獻章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數峯最勝者為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嗟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鑄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飲於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老嗜好惟喜為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龍潭云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汝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為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為體而潭以靜為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耳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以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

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月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水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起而再拜乞書為雲潭記

潛乳山人記

明 李夢陽

潛乳山人者歟。潛乳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屨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即售受侮。屨夫售未有不賒者也。非豪勢人。力餘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屨。則治靜屋。日閉閤。誦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算息盈縮。則顧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屨。而心恒閑也。夫爭起於上人。吾既隨其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屨又胡從至矣。吾是以弗勢豪交。而息同獨縮。故曰商亦有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乳。山云。山人既歸山。則於山間構潛乳書院。以館四方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矣。或謂山人曰。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違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廢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魯夫之瓊行也。若以為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日

開閤誦吟。更苦嘗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鬢暗晝矣。山人曰。朝聞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歲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南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其詩示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晏周敦乎。晉漬古潤矣。漢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花落。豐草乎。初唐色如朱。薨而繡。閨盛者。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古松乎。晚幽巖。積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鄰菊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詩人有。正音刻行矣。

記

罷物

衛公故物記

唐 韋端符 文粹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
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
十餘物者訖燕端符即丞居為客謂丞延入就次端
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
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
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
家僮僕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
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
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
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
於閨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
巧密光爛爛如波傍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
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狻猊虎
羆索馳者執袴一往來為鈎屬鎖釵文疑非華人所
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
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鞘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
雖其間鞘者火鏡二大鵬一小鵬一竿囊二柳孟一

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帝
馬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
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絳五
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
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
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
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
一八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
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和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
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
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
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
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
於公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
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
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
露變時每閱者是物人雅謂子工交辭幸為記吾得
以觀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菱谿石記

宋 歐陽脩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歲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漬為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
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揚
行客有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理或然也
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
金偽吳時嘗將與行客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
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饒之佚欲
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
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
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
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
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

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湮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為富貴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木假山記

宋 蘇 洵 文鑑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樑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洑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樑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洑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司馬溫公布食銘記

宋 范祖禹 文鑑

溫國文正公而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
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
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
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
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及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
而覆以是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
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置如矢而端不止故其居處必
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
書盈滿凡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圖水為警枕小睡
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
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
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足
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
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
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
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
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

含奠禮器記

元 鄭陶孫 文類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等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兩列正配酌尊位為尊二獻北象南各以一崇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禮齊再獻酌之從享殿上下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為親三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為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簠各一承幣站各一承祀豆十簋如之從投其六簠二簋

如之從投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盥洗勺悅各一爵簠三悅簠二皆所以嚴神事也飲福爵站賜酢俎豆各一識以別之示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大畧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姑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以北則故金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以北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尊疊俎豆刻水陶瓦而已中古惟永是圖至於範金近世或

金或水唯其力之能不能惟邊簠俎以竹以木無倫侈之殊候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而為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廩予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攝今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其尊無百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亦跌錫以槌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旁郡致二將補之有袖含奠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楨守宣城日所作而錢諸梓者也其圖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傳古所収參訂亦勤矣然於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傳古獻象疊以為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尊皆有疊尊以殘獻而禮則酌以自酢者也以疊代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為有沙節者有謂獻歸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州於土中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而背負尊晉儒之說以為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是亦揣摩非得

於目擊以負為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義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剝腹受酒則不得為仁矣絕其脊以施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于穢人之用器且不宜然況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刻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啟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傳古所叔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負而譌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

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鑿者以為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可為況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以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叔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邪特未詳古人制器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為大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元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為全形負尊於背餘皆從趙錄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為正配

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充從享成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鬯遂作羊豕鬯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為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姑四十有二祝姑五又飲福爵姑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又賜胾豆一簋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為銅二千四百四十觔有奇一觔之劑並工與食為至元鈔二百六十文總為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水俎四十簋二百六十有八奎稊之其費百二十貫有奇合新舊九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姑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簋視豆損一簋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鬯十勺十壘二洗二篚十俎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缺考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徃徃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

曷若並形狀而今之猶為同於笋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月其唇其腹其尻以迄於成涓辰彙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寔殿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聽藏之庫廡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

書畫船記

明 黃 淮

陸乘車與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承乏兩制四十餘年旦入禁垣侍帷幄暮還署閤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日多而乘舟之日益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覲泝江入淮以達於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東湖山間必以舟從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偏仄編竹為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裴槃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足以濟顙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牖兩傍以便觀覽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闢行厨可以供茗飲為余慮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軒曰書畫船至今以為美談余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逝世江湖之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顧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

登妍徜徉乎近境岸艸汀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
漁唱棹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目各有其適氣
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絃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
朋布弈傳觴慶酬笑謔視彼傲然枕席孰優孰劣向
非得請而歸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
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
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以自慶云爾

銅甬記

明 陸 深

海虞王君文潔喜文博古嘗獲一甬其識曰維紹興
丙寅三月己丑太史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坤乃
作銅甬賜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蓋宋高宗
之所賜而其相秦檜所從受者也文潔讀之慨然憐
岳武穆之冤忠而鄙其當時君臣之所為若是棄而
勿顧久之當正德辛未秋流賊入江江南騷動文潔
又慨然思得若武穆者之為將而又恐有若檜者以
害武穆之成功乃發憤即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
而以所得甬奉焉既又範銅像檜跪於甬足間若伏
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群者矣而文
潔固奇士也哉按史載檜之殺武穆也在紹興辛酉
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
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為百世之勲也觀甬銘所
稱以君而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耻之士道盛德
誇成功者何限也抑孰知百世而下人心好惡之公
不容泯滅雖聲色之間亦有甚於鍾甬刀鋸之所及
者而況其他哉人可不自力於為善也予嘗道西湖

拜武穆墓下睹所謂南枝樹銀瓶井焉又一檜樹中
剖而植其前固亦謂之秦檜也疑皆好事者所為又
聞湯陰有武穆祠戶外鑄鐵為檜拜焉凡一方疫癘
者必禱禱者輒持笞箠擊鐵檜或十百千數皆如
所祝輒得福事雖涉恠誕如此益以見人心之公而
忠賢正氣流行於宇宙間鼓為風霆昭為日星形為
川嶽真有不隨生死古今而變者則茲樓也謂非武
穆之所饗耶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文潔名澄別號竹
泉

記

動植

養竹記

唐 白居易 文粹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
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
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
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
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
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
之明日屢及於亭之東南隅見藂竹於斯枝葉珍瘁
無聲無色詢乎闕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旬
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緣是筐篚者斬焉篳篥者刈焉
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
中葦蓍薔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
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
除蘘穰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
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
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

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
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
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東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宋 陸 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夜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盛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益愛之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遂君手植予嘆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可羸疾者起盲瞖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故為作詩文會多

事不果常以語道人遂昌老真叟以為恨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即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數且喜夫勿剪悲恭敬崇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北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訖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濟廟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為當時所取彼

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閭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跡侈大棟宇為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為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奉朝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戰馬記

明 羅洪先

王夔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於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事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大學士除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鋌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餘盡遁乃行跡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衝指揮曹能崇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避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為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曹崇兩人故酌酒更許以身相翼實為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崇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起戰曹崇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

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敢言是將歸有物哺於山者商驚祝曰為王公耶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簣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蹏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貪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視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筮豆不為止王疑秣者始已自起視樞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什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崇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以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事嘗言至靈若人畜之至誠宜莫大焉

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
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崛變怪反出於貴賤靈
蠢之外是孰為之主而一不訛錯嗚呼可不畏哉可
不戒哉

託

雜撰

醉鄉記

唐 王 勣 文粹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
邱陵阪險其氣和平一際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
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
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
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有然喪
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
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
平禹湯立泮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
弄甲子而逃冀璿其鄉失路而遁天故天下遂不寧
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邱階級千仞南向而望
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
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十年
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
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
十數人竝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
酒僊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
淳寂也如是余得游焉故為之記

問國庠記

唐 舒元興 文粹

先王建太學泐以教國胄子欲啟人歸義府也故設
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
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
自以為下土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
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
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
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
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
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塋為圓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
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化為廢地久為官於此
者圓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
沒地予立其上悽愴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
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
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
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異

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顛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百八十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教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宏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關儒官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祖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淖蜀裨於郊廟泉夏逆首強潞姦師拔魏

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渠解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番意邪不然何使魏魏國庠寂莫不聞曰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永州鐵鑪志

唐 柳宗元

江之漭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鑪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鑪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鑪毀者不知年矣獨自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邪步之人曰子何獨恠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鐔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恠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樂冒為射冒湯武屬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敢為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鐔刀鈇者則去而之它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承書以為志

五洩山水志

明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吳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元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刀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水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樵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墮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枚紫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等泉西流匯為小窪堂澈泓澈毫髮不隱鱗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湮左大樹雖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閑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蛇奔逸後先睇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篠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

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清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純純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時或湧取絛錫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徑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重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雁蕩峰遵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于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王女峰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照禪師道場即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暴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輶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者不知何曉歲多投龍者其

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
關山村人多舍簞葦間有平阜數石畝可耕概傍沿
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頤之繁繁越十步至
第一潭潭如井觀之正黑投以小石錚若佩環又越
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
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窺
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絙之下
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
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
或有絢圖腰繫巨筏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
大豎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
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
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
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淺云噫造物之
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志血櫃

明 楊維禎

四溪皆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
支吾一世更積若干遺吾妻妻輒然曰金櫃非金櫃
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染新血櫃裏黃金壓
白金櫃今非血乎血溢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
穴矣曰汝且與金同血又焉取穴吏不俟明年以犯
律賦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
吏血血湛軀大吏吏血血漂杵 鐵史曰貪吏妻獨
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雲貪

志殺虎

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呶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隄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若不惟吾家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撻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喙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剗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况敢撻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撻糜鹿雖克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

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益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幸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害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考

聖裔考

明 程敏政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而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城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城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城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太史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

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遵嗣遵傳其子奔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爲崇聖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爲崇聖侯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侯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爲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爲小宗南北兩宗至于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之元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爲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未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王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王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愚嗣復爲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

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世孫璿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璿三傳生元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俘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爲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爲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無子乃召洙俾嗣爵因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爲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正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爲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既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爲近之蓋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則其疎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爲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爲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

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此宗祖璿始受逆豫之命而終於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律尺考

明 王廷相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籌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最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王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

杜夔尺加最四分渾儀尺加最六分四釐蔡邕銅箏尺加最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最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最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最一寸五分夫史臣稱最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最所造四分是豈可以最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歧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於太常寺夫宋初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為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

短者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累黍為尺亦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變曠之間域也哉

歲差考

明 王廷相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歷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井十四度宋統元歷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歷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一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歷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政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歷之後客下閏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而閏未究蓋古之為歷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與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

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歷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過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百三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為差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子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歷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以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暮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暮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頃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朔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

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為朮
 朮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
 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及至半
 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
 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
 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
 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為至
 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書

宸翰

疆場

規正

勸諭

抗論

理道

經史

禮樂

論學

論事

論文

辨析

薦賢

表揚

尊禮

辭讓

投知

奏記	釋老	擬古	家書	往來	陳謝	陳請	自述
----	----	----	----	----	----	----	----

					規正	疆場	宸翰	書一
--	--	--	--	--	----	----	----	----

書

宸翰

與子陵書

漢光武皇帝

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
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瘡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
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
望又與江南守臣曰昔許由高節惟彼陶唐
無相知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愆一見其令
之所在官司物色
悉朕意

報桓榮書

漢明帝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亡所曉識夫五經
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况以
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
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
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帝時在東宮所
謂尊師重傳之
也一

報章帝書

漢明德馬皇后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
病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皇后之兄丞相條
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
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
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
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
則蒙御府餘賚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
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
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生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
母之拳拳乎吾素有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不能復闕政矣

贈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漢章帝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寢
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
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不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
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
中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
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
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
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
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霜赤汗今
親見其然也頃反 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
間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與寧王憲等書

唐元宗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高高殊無極上有兩青
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
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
弟天性之羽翼乎陳思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絕
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
之効也虞舜之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於今數千載天下歸善
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
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
等同享長齡永無限極

書

疆場

與趙宣子書

鄭歸生

晉侯合諸侯於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
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滅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
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
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
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
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
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
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
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
其鹿也鉗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
悉敝賦以待於儻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
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

命
國之間而從於彊令宜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

遺章邯書

漢 陳 餘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洽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洽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與隗囂書

漢 竇 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同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適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弃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畱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邱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

悲痛尤足慙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答袁紹書

漢 臧 洪

洪隅閭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携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者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辨誥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素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欲行役寇竊大州思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轉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邁膺里之厄陳雷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携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重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刺瀕於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軌儻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纂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當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

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眾主
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
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
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
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
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七年為吾兄分為篤友
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
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
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未解救兵未至
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
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
故身著國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
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
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
揚飛燕齊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
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
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識吾恃黑山以為
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

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
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
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章足下微利於境外
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
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
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魏 阮 瑀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遠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念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己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軍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

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刑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忠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失計秉輒然之成議加劉脩相扇揚事結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

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飄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同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燕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責欲觀湖濶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問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

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
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
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
漢江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
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
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
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避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
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
之策隄跼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藉
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并去張玄二賢既覺
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于布外擊劉
惔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
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
萬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思至誠
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
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
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
倫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

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
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
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
見昭嗣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
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
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
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安南國王書

明 錢 溥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於攝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偽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偽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為王言之王實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者而何待於言為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起故言之不能以自己也初黎氏得國於陳我朝廷念陳日燼率先歸附世貢不絕忽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為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索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篡嫡昧死來求且曰游湖自

溺意在不弔其志君之心見矣朝廷遂命信使往封莫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於朝豈無偏師及境以正其罪邪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計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於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使以錫封焉則我朝所以保黎民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翱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密切偽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耳汝能恃之我亦能渡之遂格心何化表於東土幾百里矣頃與女直等國有僭越志諸國來聞使行人私焉頗得其跡遣給事中張寧齎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已不知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番之門戶其王為下所弑母老子幼勢亦殆矣母太

妃來聞遣通事泌廷玉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天朝所得宜卽天刑遂檻赴京師以正其罪則我朝於四方萬國抑強伏弱植顛起仆使之各寧土宇而同享富貴於無不覆載之中實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輦轂之外不煩於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於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迥通兵械使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竝南向坐然則何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毫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始麓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耨刺丁云彼多同鵠禁約不扣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邪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國僅存幸入我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邪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

未可嬗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簫韶而嘆盛德孔子見郊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維持其國於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內外而有間也況我朝之於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於王初卽政而言之溥等叨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惟惶寵臣故特簡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徃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拜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勤徃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誚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書

規正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

鄭公孫僑

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宣子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將為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

詔子產論鑄刑書書

晉 羊舌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以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
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
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幸以成之弗可
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政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誦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詩曰儀式行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行文王萬
邦作乎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
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
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諫秦王書

秦 李 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玉約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何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
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
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綃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隋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鉶彈箏附解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不能然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言何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

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吳王書

鄒陽

臣葦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
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
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
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闕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悼惠王望於惠后城陽王顧
於盧博濟北王治處三淮南之心厲王三子思墳墓大王不憂

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

舟青陽水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葦蛟龍

驥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

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令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

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所侍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亡忽察聽其至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夫

全趙之時趙后三武力鼎士舉鼎之士袞服叢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呂后殺之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

諸貢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

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未明求衣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衰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

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

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答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事不可期於世矣高

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雷行收敵民之倦東馳函

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

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奏吳王書

漢枚乘

臣聞得金者全昌失金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亡遺策功流萬世臣棄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亡極之高下重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綦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亡窮之樂寃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棄綦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舍一人炊之百人揚之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

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如中馬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鎖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濯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奔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諫膠東王太后書

漢 張 敞

臣聞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言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乘輜輶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欽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今后姬得有所添則下臣有所稱誦

臣敞幸甚

與朱邑薦士書

漢 張 敞

明主游心大古廣延茂士此誠志臣竭忠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胃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予蘇寬饒書

漢 庶子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過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太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違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未行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與王根論災異書

漢 李 尋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
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
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
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責
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
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仇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
亡悔過自責思惟責髮任用百里奚辛伯西域德列
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族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強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治度考禍福
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微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傑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土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宮闕仍
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初氣乘宮起風積雪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垣上見日
食有背卿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乃欲盈餘流彗乃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闢葺依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葦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超邪
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鍊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

與梁尚書

李固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
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
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
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
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
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
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嬙兼採微
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
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
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世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
屢見比無雨潤而沍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
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
祇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
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
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

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
輩孰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

道黃瓊書

漢李固

聞己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
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樓谷擬
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
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
亡時矣常聞語曰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英被
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
守亦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
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
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數服一雪此言
耳

貽李膺書

漢荀爽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知以直道
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節聘問
無伏嬰病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黜鼎臣人鬼
同譖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
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素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
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
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
與時抑揚

諫諸葛亮書

漢楊顯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
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
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
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
婢雞犬哉夫為家主之治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慶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范甯書

晉 徐 邈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更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番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於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采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大夫而不能免此乎

遺殷浩書

晉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熱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以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來由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至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吉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中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子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閭閻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令

至修德輔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
若欲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
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
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
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日徵
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
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秦夷之刑耳恐勝
廣之憂無復日矣

上姚令公書

唐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
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
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渴目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
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乏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
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
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
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
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
虛盈勢比崔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
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逐小人恒態不

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特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謁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言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遠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由出其中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卽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忽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光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然而己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親宰相魏元忠書

唐 袁楚客

唐武后時元忠為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袁楚客上書規之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卽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閭閻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閣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剥自私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己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己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賀崔相國書

唐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詒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觀皇極綜論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嘗所感繫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設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戴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邠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觀也洎夫張倉之律歷孫宏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議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

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遣辭發慮宏裕
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
物於全性在文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
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唐 李

翱 文粹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
不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
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
合於人情者不以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
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
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
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
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輔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

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
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
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耻署勅內愧
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
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
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
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
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
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

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上所為賢者終不敢不
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甫同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
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
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
他人事則明己私而他人之公易斷也承閣下厚
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
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
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移陸司勳汚書

唐 歐陽矩 文粹

月日歐陽矩移書即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
紛然為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
一人邪嗚呼一人之笑百百者有此耻於人而已百
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耻何伏惟閣下少垂聽
覽矩在閣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
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
出則如蜀孔明殷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
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俟俟而來矩
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
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
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
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邪天下之
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
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
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
豈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何前路而後恭若彼始
貞而後蕩如此見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

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桓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即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後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桓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繡繪苑美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桓再拜

與田將軍書

唐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於京開東西二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大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小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於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破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變為龍出為桓為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

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耶况夫遭時變
卽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
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
鑽其胃豈不願畱之耶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
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
吳張元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畱侯陶朱之舉悟
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
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若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
踵以繫奪其位雖受說而歸相讓亦不知澤情而
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
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
耳惟將軍無猜焉

上澤潞劉司徒書

唐杜牧文粹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
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管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
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
獨據一面橫挑天利伸鉞則滿鉞而不發約在于
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
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
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
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伏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
族矣疆上藉口探出僭物重寶仰聞輦上是以前趙一
搖燕一呼爭來行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
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
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
越錄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
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
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
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叔良民
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若

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蒙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机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臥內等弟子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中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和不宜如是和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

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敵婦人桑老若養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暨乎政廷則將軍不知尊卑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於是和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益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劒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

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
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
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
再拜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宋 歐陽修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畱
守推官石介為主簿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
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早介一賤士也用不用
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
果有氣節力學善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
其才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
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
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
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
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
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
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
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
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
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
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
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肖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

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
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
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
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
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若
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
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
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
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

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
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
高下者也今備官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
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
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
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况今斥介而他舉
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
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
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

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
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上范司諫書

宋 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

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若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終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

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艸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獨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感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書

宋 歐陽脩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嘗於予友尹師魯間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曲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詆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

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
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
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
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
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
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
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
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耳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
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更毀其賢以為
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
不逮以知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令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
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
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
辯其不賢反默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
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

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
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然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
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
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
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
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
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
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
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
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
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
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它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
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它人言之書在史

冊它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訟責賢者備令
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
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
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名予往論希文之
事時坐有它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不宣脩再拜

上田正言書二

宋 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每與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日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為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廻三矣雖惻惻之意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耶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辨不能為執事解也乃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與王介甫書

宋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方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何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

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恭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設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通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徵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

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局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索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轅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尹尹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財產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思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

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者過之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蹠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當自校簿書主簿楊顗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饗雖主司農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雖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顗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

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之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使詩云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己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蒲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

叙其事以議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察破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若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

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謂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

昔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
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
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
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
陳以書懷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
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
已

與吳相書

宋 司馬光

光愚慙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遐伏散地苟
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
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未知
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
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
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
今日時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
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
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
主虛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
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
法以來中外惴惴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
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
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歛人無貧富咸失作業
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
覺悟弊法之變更凡幾年於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
聞之和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

民間貨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拮据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憂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瘡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

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安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蠹蔓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恩宥之處乃至投簪解綬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

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鄙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繁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儻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郛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任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

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與王介甫書

宋 曾 鞏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按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時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志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己也博雖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訟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

聽摘扶之勢行而譖訐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有素飾之材也一日卒然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恥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己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道己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恥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為如何

與王介甫書

宋 劉 敞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責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解救其財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諳

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
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
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
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
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
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
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
若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嗃矢桁楊接楮也商鞅為秦
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
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
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
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
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
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弊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上丞相書 戊寅上史彌遠 宋 真德秀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
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者生日
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
又安民物蓄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
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吏以求媚悅
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
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
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
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
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
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
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
不久而踴躍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
既非固陋之所能有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
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
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開
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

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
異者繇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
君果孰為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
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
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
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
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
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某皆有所未暇及者
獨以為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
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
未易以遽數也願當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
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誦之蓋自
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
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
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
未必有以服 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
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
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忘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

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
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
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
瀛夷之約束汚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
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
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
君如親待諸侯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
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經之教令則感
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
雖出其身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
益時雖雖必賞犯法急慢者雖親必懲何極小吏也
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
投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
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
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
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心
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放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

牽輓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弄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讚己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為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倖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為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令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言而士

大夫之 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為為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為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為罪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設辭溷聽覽而獨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昔者効忠王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自隆然後知其規乃所以為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銘本於州治之思賢堂且雅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跋護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于墳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又上丞相書

宋 真德秀

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薄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檢邪者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開讒譖不得以蔽欺激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 知此則所當預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之官除職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強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柔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况論辨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加以此名群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為國也邪人之爭以為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偽不分而繁嫉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

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此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為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情弗任私智事之有闕國體者必議而后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琢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專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鬼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賢能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無箴規不問可知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莽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

之易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畏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等策指陳時病頗為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既盡遂考官僧孺諸人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后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才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為之也

上皇子書 辛巳

宋 真德秀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上嗣益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於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於屯營百萬之衆自薰白之叟以至於髮鬢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獻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家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靳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於闕下者無慮以千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

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覲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思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益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克於前然後足以饜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掄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教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

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克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

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後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媿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造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全德以剛明果斷為本以含洪寬大為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條之運弗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劇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瞻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摠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才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

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達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其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踈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實恭祗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宜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為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相府書

宋 真德秀

某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羣臣皇太后以天下之母國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周知厥繇驚憂疑惑遑遑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

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唐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弟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過之隆事事殊異始終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 讒間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間元

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於秦隋之暴其於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卑過之又不足以其恩輕信讒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得本與無心揖遜數四勉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為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下結人心以為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他亦惟是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徒敢為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自投於水以避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免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讒間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人有託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

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

讎不殄絕之不己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是自絕於人道也

絕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

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為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為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順輯睦薰為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為得失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為有不如不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況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不思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體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休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盎所慮者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建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

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為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曉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王安親王安則天人之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矣某以一介迂疎蒙恩收召入備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彌禍亂者莫切於此方竊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雲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表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重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深書問之達否
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
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
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
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
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
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
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
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
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
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
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
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
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
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畢變亦非子房
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

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
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
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
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
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
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
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害此君子之用
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
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
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
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
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
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
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與屠朝宗書

明 楊守趾

今月十三日早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詔獄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間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閣下者重矣側聞閣下糾率大僚有所諫論久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謂明王可為忠言聖明在上慶賞嚴罰出自宸斷萬有一言或愆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以為必不可免也而卒克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為必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明王從諫若轉丸恐不足以為希望聖德第為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閣下固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為之忠言一不從而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怡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以為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閣下即請委尚寶司中書舍人攝六科事閣下自以為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疏大畧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

三道糾察朝省之職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忤旨既不見從豈宜加罪卒然之間旗校四出搜索公署叫囂閭里捕繫言官纍纍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嘆以為不知何事至此而獨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為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恐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且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之罪亦不終日釋之況今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為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度辭隱情頌下獄鞫問和伏望聖斷即時分處俾復厥位庶無曠官若能早以是起悟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事猶有辭於天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眾口嗷嗷歸咎於委官攝事之一疏則閣下自以為善處者人皆以為不善處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痛快而逞志是豈國家之福哉閣下及今猶可一救非惟救

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閣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閣下思聖天子所以信任之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諫之路塞而佞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上楊邃菴太宰書

明 王雲鳳

山中屢聞忠諫之言近者雷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之間兩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克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遠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記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樂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趨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與遂菴先生書

明 李夢陽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家且今夢傳卜尹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難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誰利哉往昔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俗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濟通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聲疊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宏治宏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求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猷畝之氓伏俟太平

答桂子實

明 魏 校

唯公素自任以天下之重遭逢聖明託以心膂知靡不為其於死生且不遑恤矧世間一切利害得喪曾何足芥蒂於胸中乎寵辱不驚殆未足為執事道也必也蹇之反身修德泰之包荒夫之壯於頄咸可以備弦章之助也言乃心聲出言或踈得無存心之未密乎志唯氣帥氣盛過猛得無持志之未定乎更嘗既深觀省加熟此言殆為弗試之藥矣

與霍渭先

明 魏 校

別後有懷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觀
天顏對天第一義安出信嚮何如儻有未合願益存
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
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
春而生常為主乃可合德造化也

答胡可泉中丞書

明 呂 柟

前戴主事人回曾附謝東想已達也茲復辱西元集
並古樂府之寄益切感教但樂府太逼漢人語古雅
工緻何也吾執事方在撫恤氛獨之時而乃有此作
將不左於用心乎故予嘗謂與其在上有古人之
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謠也義切骨肉語不覺大
慙如何如何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明 張居正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白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奉音微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援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未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悽悽之愚秋毫少效於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謏議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

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昃操必必割竊見何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愠結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道之路險於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韋外欲渾跡將以竣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次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颺領而竊嘆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秦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

於衆則身重如太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宏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貪者短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純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宏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

我美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疾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於臯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謾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耻道喪苞苴顯於贊雉倖孔多於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

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唐世也廉耻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當歸之廉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樸醢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薈之翔巨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於非其分不知者以為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於涓埃即剖肝裂膚士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縈積鄙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云云

舒司寇

明 湯顯祖

吾鄉在昔明惠未乏邇何關軟明公晶晶雄雄殆欲為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聞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為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聞而衰在得益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益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絕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意議隨意生風以羽成聞誠有之未足為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即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春礙如井汲且收不復念瓶嬴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為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聞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

遊於諸老領所官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為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蓋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聞在不得得在不聞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為一蓋朝家以開啟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聞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所近夫亦知好聞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譏深於好聞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春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為謔言撫手一笑

書二

勸諭

抗論

理道

書

勸諭

予淮南厲王書

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令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洽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洽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埜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

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洽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卽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

書謝暉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
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暉過恐
恩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
于上羣臣皆得延壽于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
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與楊湛書

漢 薛 宣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焉翊敬重
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
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亡其事復封還記得
為君分明之

勞勉薛恭尹賞書

漢 薛 宣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讓彭寵書

漢 朱 浮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罷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東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鵠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恐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逞時遼東有承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
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
下適定海內願安士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譏
邪之說言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定海內者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
弟凡舉事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
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
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莠莠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
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
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錄况復皇朝官爵理係
元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
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冠身所望
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
官鬼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
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
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
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
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元命夫人君賓
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
憶羊元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
范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
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

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興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
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少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
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之
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絹
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
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
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
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
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宏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

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
之官耶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
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
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並為卿相此
不踰其本分邪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
府令趙高直為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
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
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
訐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

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道作此書所望諸賢深
明鄙意徐君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畱陽城司業書

唐 柳宗元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置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藉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頗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畱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并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親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

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閭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詆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忼慨怛悻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啗啗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踰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配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議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

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阻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軍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遺吳元濟書

唐 吳武陵

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珍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王以來數十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涵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恣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狠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元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秦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耶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矣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凶橫之命不若奉大軍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允嗣矣足

下苟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上疆歸之
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
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
大善也且二而伐服而舍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
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居然可
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
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
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
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儉呂興
發於肘腋屍不得褒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
不祖生為暗懷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與安宣慰二

明 王守仁

臧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門
問及之不謂其遠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
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
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
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
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
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
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
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
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
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
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滅也亦可增
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
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
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
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叅
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

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關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安宣慰三

明 王守仁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鉞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邇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

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書

抗論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唐 韓愈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于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皆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

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重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宋 范仲淹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浴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

樂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太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默然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謂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

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歲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詔芻蕘采謡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主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顓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統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繇幕府立宰字歷宰字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蒧絃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况國家以

公之清舉置某於近閣同六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聞相如奪瑩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攜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所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于名上占聖賢何嘗不著于名

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數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獲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其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蠶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某今職在較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于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餘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肝旻不服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輟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思信或有所未克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

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

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鬱於胸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有疑其倖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

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生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公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君召臣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

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忙然可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于涉海之險而遁于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于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

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儒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書

理道

與孟簡書

唐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竹牋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未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畱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邛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
為利疚假如釋氏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
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
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

誣也又宵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數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扶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加殘缺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唐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異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固根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機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答陳生書

唐 韓愈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德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言目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

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白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

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君遲遲而來也

答侯繼書

唐韓愈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
陝州所畱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畱
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
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
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
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
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隤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
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
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
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
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
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
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
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
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
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晚冀足下知吾之

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既貨焉
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
謝焉

答周巢書

唐 柳宗元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悼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徘徊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廼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先獲是而中雖不至壽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拙草屨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

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壽殞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唐 柳宗元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遇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充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充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樂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格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

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充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愆高宗曰啟乃心沃懌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生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充舜以下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充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

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
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
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
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從心從其
從之也度不踰距而後從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
不踰距乎而遽樂於從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
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
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
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跳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
有一焉狂奔掣頓踣蹙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
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
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
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
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
之說果不為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
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
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

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
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
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邪忍行
雜糞諱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
吾未嘗為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遜讓以售聖人之
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成文
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
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
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
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
罵如是而心反不愧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僞乎為
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
於險邪度不得已而至於險期勿欺而已耳夫君子
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
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
仲疊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

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亮舜禹，一有所

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鼈，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責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通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中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

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
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
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
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
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畱府廷旦暮走謁於大官堂
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蒲前更說買賣商筭羸
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者一稱其兄同其塵
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
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

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
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治故罪至而無所明
之列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
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難自任也今
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
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出之然後知難耳今吾
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
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再而不
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

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
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
物非可私而有假令予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
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
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
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
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益乎事吾不
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
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捐馱馱何
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
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
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辱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
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
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
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
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
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
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

答侯高第二書

唐 李 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樂甚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愛足下之說而復闕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繇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繇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

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即吾何為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網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繇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污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美里之

拘僕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如用焉則推而傳之於天下者又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吾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吾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於吾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然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乎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唐李翱

知汝京兆府貶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大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近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繇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繇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而富

與貴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荅喬適書

宋 穆 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于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執濫輟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自以為汚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濶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恃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得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於古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不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素於時者也

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慙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益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煩悅乎親而勤

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乎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過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於古而喜

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與尹師魯書

宋 歐陽修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於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畱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紹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船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畱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焉乃作此行泝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竭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畱連又不用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麴魚如京洛又有黎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益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

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十六年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鋸鑊皆是烹斯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籍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說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

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
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
每見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
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恩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
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
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
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
辭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
飲酒此事修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魯
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
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與石推官第二書

宋 歐陽修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
居襄城喪其夫旬旬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
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
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絲僕聽之不
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久矣不即有云而
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
學夫書一藝耳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所不必論是以
默默然及東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
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諄矣然後一
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
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
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
乃充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
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
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
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
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

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
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梲革為鞠亦
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
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
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
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
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
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
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
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
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兄
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
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
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斤
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
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
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
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

則仲尼之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
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
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益道當爾不
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答祖擇之書

宋 歐陽修

脩故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冊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

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日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

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悞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不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

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
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于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
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表
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達更三大藩皆卓
然有治聲聞於天宇夾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
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
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
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熟遂織人葦故賜
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

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
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
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
人主知之聲名鵲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
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
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
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鉤緘其口朝廷有
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

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
噫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
行事利于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
直己立于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
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
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實繁幸而有
一君子在于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則正不
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若君子也如是而不能
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
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
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
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遠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
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
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
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
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
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史諷書

宋 蘇 軾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本務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益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為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為道足下其試思之

與李方叔書

宋 蘇 軾

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獨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就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

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邱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

上蘇公書

宋 陳師道

敬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庇賴復爾遠聞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遠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酬於富貴而習於遠煩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識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

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邪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

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宋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沉沉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况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

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惟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於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易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讐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獲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

話可以為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為不少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為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荊公為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昔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泰塵三事以

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簿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處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夷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茲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學

道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闕幸亡
以耆陋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
蜀士君子

上丞相魯子宣書

宋 晁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暨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益數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李世賢者也德裕以蕃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

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益多
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
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最久至今爲大家
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及
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
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
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達於遠邇天下歌之屈仰其
惠故蒙護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危其子孫亦
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

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
其後快於我不願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爲
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己故寵極勢殫
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
非獨天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
膝之言廟堂論爭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
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
得伸執事周旋獎激如謀己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
也異時州郡間黃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

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
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遂相今天子豈
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者
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大夫而
德澤浹於天下益屈己下士無愛爵祿使無遺材賢
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爲和氣無賢不
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
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
執事亦有無窮之聞惟萬世相之術於以永富貴達
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
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
益遠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
哀於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
知執事之明足以致是而誅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
塵冒鈞聽俯伏待罪

與王龜齡書

朱熹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達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濟而不可以浸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友其父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拒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可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遑遑而有以此喟然自嘆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嘆其前日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于是始復取其所聞于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曰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

夫之論聽于與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誅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于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于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收碩康孺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嘆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于是慨然復有求見于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寅緣與其向未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微聞于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

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世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于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于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成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

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繫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觀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

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于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于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未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因敢復籍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竇先生書

元 許 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更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警且懼却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戰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于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

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攬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握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況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羈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以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之不能隳桀桀息待罪

上許魯齋先生書

元 王 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
于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
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蒐於千載之上陰陽
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
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
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于
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瑤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
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隱几

掩卷而深思之以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
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滎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
露溫洛闡秘而皇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
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
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
鴻濛不必為古後乎漢唐不必為今而方寸之地即
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
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數陳往
古持挈當世非無荀卿子然以性為惡見理差矣何

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楊雄氏然寂
寞大元詎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
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
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
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
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
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扁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
言之聞與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
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貴三才

之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
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子唐虞還民風于
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
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
天下六十餘年文風大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
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畱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
地者衆且羣咻而聚笑之以為狂為怪為妄而且以
為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

正道不明士習乖僻以至於斯可喟嘆已伏惟先生
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
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筆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
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充舜吾君成
康吾民蓋胷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
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
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
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
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為辭
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
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臥
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
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握衣執筆以書先
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畧其愚
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答林公輔

明 方孝孺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
尤不喜見兼以疾瘡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
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
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
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
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
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
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高以釣名取寵騰陳
言記成說則考以爲知經據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
員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慙
駭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
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
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
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
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任郡城中相與往
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
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此

方足下之京師迂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
偃與燕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
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
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
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
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
其志達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
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

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
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
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謠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
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
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悟至此哉前時好
作文字謠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
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
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
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

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
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
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蓋以立
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王脩德

明 方孝孺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有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遇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為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感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閨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為成人之歸日讀古書

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為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為知固不可以為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為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歲戒政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

甚于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為小人善於其所為者為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為君伊尹周公以是為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重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為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為不足建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識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為同浴而譏祿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識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為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

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與鄭仲辯書

明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迨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邪苟以佛氏倫理之懿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

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固遂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和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閤其欲徵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

世俗徵福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驚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頗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旨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不可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傳於此者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粿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闔使有得於聖人之與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沉於異端者

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
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
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
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聞
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
於井則不服食息狂呼呌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
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
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
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
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
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
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
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
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
白者而已鰥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
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
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
之道也

答王仲縉

明 方孝孺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
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為之歆然日汨
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
之聖賢道德言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
下在友朋中最為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
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
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為辭而
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
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
書而公之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
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
啟昧幽而垂矩矱且不戾其所為也是以學者傳而
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
為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所
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
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
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

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和愚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嘿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為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為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為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為昌言者矣有為政論者矣有為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為亦有所不服為矣每

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為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為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為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邇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為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楊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驪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况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為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為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為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于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

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青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關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為勸

與趙伯欽

明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為論甚大為辭甚連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詭譎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望氣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隳下乖以至于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枯於舊文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謂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

輔每與僕言未嘗不嘆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于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所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有至於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于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亦可為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為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為上漢次之唐為下近

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倪矣非明識睿達者何足以知之蚤邪雖然足下論近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即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為驚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愛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不與近代較常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為吾郡喜者寧獨若

今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答林嘉猷

明 方孝孺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為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風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唱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心似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已志以為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為辭充乎其為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詡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

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宏才氣之弗勇世故庸之於外而疾疫灾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為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以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為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焉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為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為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辨亦非也君子之為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猷畝蓬蒿

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
吾身之未為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
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古
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為公卿大夫豈
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為慕乎
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
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
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
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為得志乎以富貴
於當時者為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
乎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
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
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沂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
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
心也宜其以吾子為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
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為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
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為隱
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辨焉君子審

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
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
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為非推之
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
子為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
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
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
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
吾子無以鬱鬱為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
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為愈
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
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為及物之政
遠之為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
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之
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為
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
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倫白用光足下向承過論處皂隸事吾聞之喜而不寐也吾弟此論雖權一時之宜未盡合聖賢之道然以今視之可謂蟬蛻汙濁之中而脫然自新者也吾惡得而不喜哉但君子處事當視義理為是非不當視人情世故以為是非也此事古無有也祖宗之時亦無有也吾嘗見東里先生三朝聖諭錄載此事是東里時有也顧佐之為都御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賣放皂隸者宣宗皇帝召士奇問曰顧佐有

此事否為大臣而不檢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為薦此人也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祿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也噫東里誤也重祿以養士不能使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東里之見也誠憂祿不足乎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况仕者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有節老者衣食少者免乎饑寒而又以保助乎其鄰里親戚况據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取

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而遺千百年之患為人謀國不宏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東里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也而見不出此何也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允以清修苦節先之東里縱不能以唐虞三代之大臣自期豈可復居高允之下乎其見不出此何也然其初猶未如此之甚也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以今視之則倍蓰什百於其初矣其椎骨剝髓以病天下之民命蠹士心而虧國體汙蟻一代之治化而遺羞千載者未有甚於此也君子所以惡夫作俑者此也脫以為士無常產以官為家仰事俯養之資無所於出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為吾分之所當然正猶李赤被廁鬼身入汙穢過者莫不掩鼻彼方揚揚自以為鈞天帝都而莫之覺也然秉彝義理之良心吾弟勉為之同志之士安知不有秉彝者乎是雖不能頓革一代之積弊而為吾徒者庶乎少免汙穢之辱也則吾弟之所反者多矣善待

其生者以百年為千載千載之事在此舉也吾弟勉之

復羅一峰

明 章 懋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此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含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於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竊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獻於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

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康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之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答毛憲副

明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而橫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盡毒而已爾魘魘魘魘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明 王守仁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魘魘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奉霍宮保書

明 顏 木

昌言感寤宏道沛時休聲四溢敬賀敬賀下流之居
朽腐是甘追惟舊德曷已所懷木也癸未之考失官
南竄間關數月始復邦族執事憤而救救不行而去
曾莫之知也既而鄉人自京師來者漸以口傳矣同
年京宦者亦以書至矣於是心熱面赤汗流滿背默
然以思仰天太息以謂木於執事居有萬里之遙生
無一面之識過大行虧橫被多口乃今以上累執事
之公明乎猥處江漢艸澤之間緬想嶺海雲天之表

幾圖惻布莫遂紹通丁亥榮聘再辱薦剡亦知匪質
必難於溷玉而自分厚恩莫已於報珠欽仰高風側
領緒論欵傳致理愕眙累日隨見太夫人厭世之報
高節南征知己久矣適承隨州南還之便謹裁尺牘
以表寸心竊有一言執事之於時不可謂不逢矣執
事之所學亦不可謂不用矣由今視昔士用於時必
欲盡如已意而靡所憾以婉美三代以前之君子蓋
亦難矣息極則消呼竟而吸升中則晁信久則詘物
莫不然人焉所逃故乘其會而弗舛謂之知遇其竟

而弗踴謂之善測其微而弗長謂之豫定其趨而弗
渝謂之決用世之棘無如孔孟仲尼不終三年淹軻
也未嘗輕受祿它從可知已故尊名久而粵蠹逃高
士播而魯連去大事定而雷侯病小禮失而穆生退
委有所分勢有所危時有所疑不得不然也向使四
君姑然而屈怡然弗去危勢漸加而身卒莫去其在
當時曾莫卜其何如矧能以有後世之盛名哉執事
今日去位已久身有大故之嬰名無求退之立視之
四君子其迹頗微日月如流禮制有限大賢出處今
如何哉譬如渡然中流遭風舟幾覆溺幸濟彼岸安
可回楫夫天下之事恒相操而不肯置者未必其盡
貪也或亦習之然也恒相試而不肯闕者未必其盡
求也或亦技之徒也習之則粗技之則浮二者之行
今之君子豈有之哉仰觀執事數年之中退以小故
視人特易其大者可知已進以散地視人特難其要
者可知已大禮大政獻納裨益可謂有之則補無之
則缺者矣夫執事之行無用區區之談也木之腹也
無出執事之知也而今猶不然者負日而暄食芹之

美圖以報德無益于報不自知也思以助愛無能於助不自知也未誠不佞久有方外之志近得養生之術昏嫁未畢莫遑從事昨年慈母不幸見背孺孺哀疚迷瞶何知天其或者犬馬之齒加以數年免喪之後奉探養道尚在南海即木有握衣請教之日矣臨風悵然曷勝戀戀

上先輩祈恩澤

明 羅洪先

昨日傳聞翁有祈恩澤疏不肖獨不之信以翁清介老成歆歷中外者數十年一切進退出處大義豈有難曉而復為此舉竊為翁不之取然知翁必無是事者以後生之所不安必先輩之所不諱者也今世士大夫戀戀不能去位者正以恩澤熒惑其心耳是以進則不勝其慶幸退則戚然自顧以悲有能解脫於聲勢之外而一切無所冀望於沾滴之餘豈惟足以占其平生其為世道補益固不小也翁平日自處何如哉且身為八座大臣更歷三朝與前輩名碩皆為行輩今既完名以歸歸途必不須貸借以行歸家必能自給必不使子孫即至凍餒而顧以恩澤為言士大夫之間必曰此翁不能舍恩澤其不能舍官而去明矣大臣不能舍官吾輩祿薄俸微其何嫌之辭又必曰大臣久不去位必非為朝廷任事皆不能割舍所欲耳吾輩亦何苦槁身焦思而建立於無報之地哉朝廷之上亦必曰所貴大臣者謂其有絕德足以表下者也乃今無異庶人之行吾又何望焉於是

指區區名利餘骸真足以制士大夫之死命而處之
之禮皆以一切縛束呵斥如驅犬豕奴皂而與之食
損臣下之節氣驕主上之謙虛未必不自此等事始
也先君與翁為同年心每相向固知必無此事然猶
云云者以不肯受翁起死之恩聞而不以告則視翁
大薄寧為妄言無寧默悔欲翁不至於瑕疪固將以
為報耳

與陳兩湖

明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
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
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况如
僕者才至駑下曩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
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
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
推云云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
相笑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
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為文也亦安敢望如兄之
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己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
不徒用於文而用之反躬為己之間即古人所謂勇
徹皐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
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
資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
為己之說而警欬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
躬為己之說而警欬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者之論
文又安知兄之降心而從而翻然變於其舊也之不

為太速乎則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為古人
反躬為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
授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
言率情而貌言也寧獨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
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也
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
也兄其能如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
而已矣吾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
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
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
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
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為率
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情佚
宕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
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而苦拘束而僕則以
為惟恐兄之不樂率易而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
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
求夫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

何所求哉故人欲之為苦海而循理之為坦蕩使兄
不以僕言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
頗不恣自理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間
居體驗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
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
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
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蹊
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班
說馬多是寐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

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
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贅之
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

書三

經史

禮樂

書

經史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又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宮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卒重遺戰國棄遵

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令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泯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樂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遲遲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

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後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八篇後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問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故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道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閔為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扶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致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情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問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諫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張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復廣立經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
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
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與劉禹錫論易書

唐 柳宗元 文粹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卑中和承
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爲新奇彼董子卑子
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
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
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
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
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
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
易以變者占鄭元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
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
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
備何卑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
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
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
見其道隱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
二家言觀之也則見卑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

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
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卑子重
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
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
也然務先窮管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
之勿違宗元白

移成均博士書

唐 皮日休 文粹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
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審移其化
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
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
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珎珎錙匄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
漢其詘禮越爵人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
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 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

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 乎千萬世

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元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即反決句釋者猶萬物

但被元造之化者和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元造之
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
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觀其微言
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與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
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
訓得不薄乎嗚呼兩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

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
出文 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洗洗乎洋洋爲諸
生之蒼龜作後來之綿龜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
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
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
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脫摘駕車者
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孰其業者精
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
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
矣果行是說則太莘之石岷岷於成均之門者吾不
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答宋咸書

宋 歐陽修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
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
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
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
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者乎後顧無窮之來者
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
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
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
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
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底
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
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
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答徐大年書

明 趙 沅

鄭村良過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盍孔艱。慨思晤言。惟重瞻系。當臥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卽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如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歆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迷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而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領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沅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爲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旣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

義。皆略存梗槩。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覲。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疎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卽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邑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卽五帝也。

故曰禮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禮祀實柴燔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瘞沈醢辜祭神之在地者禮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禮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禮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

將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國立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

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齊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主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常昭註禘為國立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國立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

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
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
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
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毋
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
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
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
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
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
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閭宮以祭姜嫄大
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
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
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
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
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
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
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
以辯明堂位之誣也足下過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

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
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
廟而辯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譬無廟主藏於稷
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主之所
乎明堂位文考典不至矣上言配帝于郊配以右稷
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
廟饌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楮欲
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辟廟之說
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
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
熟杜祐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
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
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
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
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爲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
此先生教人所以責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
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
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

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訪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隱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爲己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

明 趙 訪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頌忻懌訪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膝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爲後期也春秋屬辭殷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撝也不肖自少卽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阮於疾病既倦檢閱尤憊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蓄意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爲春秋傳述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實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卽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汰始皆未能信

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
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膺合如此公則不
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
意別幅求教印可一言弁於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
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警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
有未是且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
今訪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
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宏基用心過苦積年疾
病而藥石不繼盧升之手足孿廢者五悲而沉穎水
述其說篇末以自哀今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
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得邵文學報棄去之一家饑
寒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
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
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舍時文如
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頽疲菑食少
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
胷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
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

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爲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
於道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
拜書恐煩肯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
敝縣知子克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
却奉字然稟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答梁孟敬書

明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暫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諱貫之無從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論之言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固史之舊非

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鑒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汰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

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子之子也時無明王誰之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汰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

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故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汰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大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

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洽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洽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尸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

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易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就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尸氏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若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

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固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願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題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手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目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居行八十書至

者十七文以後居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刊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刊書則宜其言之益剝而煅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獲之一論少室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

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章惡
莫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
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曰如是
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
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特
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
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
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
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乎刺焉其自信者如
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決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
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
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論之懇懇不敢不復而辭
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嗚呼舍執事其亦曷言
之而易聽之乎起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幸甚

答姪孫一磨

明 唐順之

一磨問衛州吁殺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篡
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為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
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
相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為弑如州吁弑完
一句即曲直便是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是分曉
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
秉彜之心是以前時惡力甚動有人一與指點是非
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卻便自動
憚不得盡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
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復如翻掌大易之
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韋醫者下針中
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
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
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
固然也韋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
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說以為亂臣
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為而非

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何也其悉更待而論蓋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句真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

一書可深思之而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不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唐 柳宗元 文粹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通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友人名列因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麗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此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詆怒輒乃默其不藏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曰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反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

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審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常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管人爲書者豈若是據前人邪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因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荅王績書

唐 陳叔達 文粹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瑟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却克之賢入却却之瘞奏曹卽之音歷莖莖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撥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旣以驕鄙相訶又以緘膝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葛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旣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居人者尚空名以各六合史官者責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却裡建社

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
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輩
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真
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
前烈有階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
紹穎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
衣冠之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
籍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興墳自娛覽後魏周齊
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會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
叙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
紀者以狙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潛生人既昧
於知音或寢而不記貪故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
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
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慨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
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
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
者學蘆綰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
同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

掌壹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沅離則規於心矣書
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
之於行事儼近是乎謹特嚙春以塵清覽當積兼金
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
王曹大業起居注往

論史上蕭至忠書

唐 劉子元 文粹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虔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紕之於當代傳范而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閤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句可斯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即國討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傳爰自述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開注起居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計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晉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法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

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而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讀舌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誣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讐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齊雠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今公汰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通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德頌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章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翰奮墨勸懲須等某哀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

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互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綴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成以刺骨之刑罰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督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唐 柳 冕 文 粹

時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惟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論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執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其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為非大者君子不學為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

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三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卽起堯典稱樂卽美韶武論
詩卽首周南修春秋則題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至乎幽厲相莊遠遼陵頽斯不足徵也
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老大矣又
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
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
爲未盡管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
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
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爲命世
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
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
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微遷敘事廣其
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

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
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
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
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
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復修春秋矣
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
之道在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
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
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
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
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宇文
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
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
德之與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
聖人之道故言而爲經動而爲教者學也不學而至
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
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
雅既隱賢人隋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字文生居於

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
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
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
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
彊言之頓首

答劉秀才書

唐 韓愈

六月十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書見愛勉以
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添春秋已
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
尚非淺漏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
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
後盡左立明紀春秋時事是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
刑誅班固瘞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
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蔚宗亦一作亦誅魏收天

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其後
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
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
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
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率
相知其無它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
欲令四海內有惑感者撰言之上苟如一臧荼之耳
非必督責迫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誅
引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

壹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害惡事跡於今何所承
受取信而可少少作傳記令傳萬世若無鬼神豈可
不自慚懼若有鬼神將不禍人僕雖駸亦粗知自愛
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
磊披天決地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
勤而爲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
頃首

答元稹侍御書

唐 韓愈

文粹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書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
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
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片其餘以救人之
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敬今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亦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
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
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大苟能
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
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今終
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
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與退之論史官書

唐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且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業私心甚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
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度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
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祿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
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
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
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
呼喝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
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
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喝於內庭外衙而已耶何以異
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
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去
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

不能以也其不過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特雖
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過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
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蔚宗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
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闢暴國皆非中道左邱明以
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
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
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利禍非所恐也凡
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
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
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
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
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
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
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唐

柳宗元

文粹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過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其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大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後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皆與退之斯爲史志甚壯今孤因廢銅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剴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番侯徵畫容貌今孤因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此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答皇甫湜書

唐 李 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及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

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仄泥而壅蔽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見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寓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谿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

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

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而罕書者事跡晦讀之跡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藏者

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賈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煊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爾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

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唐元稹

之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袁州文學掾既逢善逢故刊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衡之青嶺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几十微不起未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秦京城悲於上前求爲賓介元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衡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嶺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絨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狗旣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虞緒繼逆國而囚之東都安國親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叩數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要者之所不爲益佛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

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駕爲驚世變則
爲蛇爲豕爲獍爲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
如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嶼一男子耳
及亂則延題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志不
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注
記閱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
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
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
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僅則力
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獲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
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
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薦於吏職某聞
風旣久因與之遊逢每寬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
抱所冤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
甄生僕短焉竊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閭之所排則權
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晚甄生以無自
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其游願得所寬之狀
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自思津賤之中猶

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誦笑之暇幸垂
察焉不宣某再拜

與馬植書

唐 劉 軻 主 粹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銓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謙謙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窠峯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幽咎日月之下独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

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柳亦南沿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晉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剝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滿架屹上於筆硯間和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與四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高僣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遠固此愚所以情慄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潯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背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贊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甕

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宏矣長恨司馬子長謂
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
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
夫然亦何必替吾目然右國語則吾足然後矣汰抵
宮刑然後史記和予是以自忘其愚替故有三傳指
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
隋監一卷三禪五章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
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貞良史矣且
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
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
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
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
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碑
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蔚宗袁宏言國志有若衛
顓繆襲應璩王沈傳元芳曜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
宗史有若陸机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
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
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即言齊史有若江

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瑤
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幸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
允張偉劉瓛李彪利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
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
百樂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宏令狐德棻岑文本言
隋書有若王師即王肅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
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
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元朱敬
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我自東觀至
德武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
聞良史至於寶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
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耶蓋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剛補冗闕擬拾衆美成一家之
書善有若採薪薪者無以下休衣狐裘者無以羔袖
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晉阮
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

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道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犹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為相雜萬卷亦足以養高順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其再拜

與高錫望書

唐 孫 樵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開得楊子雲唐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吏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罔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理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佞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

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濫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
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誅至如司馬遷序周穆
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
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號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
欲齊政房杜踏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
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糞文士儒家擅一時
胷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
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當序蘆江何易
于首末千言貴文則表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
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
於師者致足下

與王待制書

明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
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
湖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聞外執事以使者值
促之至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快快分手之僂僕
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遠
適海隅覓一館較之地聊用養病旋聞文佩至京擢
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敬謹敷體
今上南幸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
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
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
不謂之千載一過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
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
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
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
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邸文移有
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水並錄以備採擇足成
一代之書通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

廷以史事見微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
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
道路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
之列僕固常教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
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
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
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
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
業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
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
必諸司閣白如詔諸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違事
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
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政
事中外之臺封劄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
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
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
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

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
錄事有隱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
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
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
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
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願藏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
且聞史事尤甚踈畧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
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
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
世大典虞公集佚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
其書止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
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
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
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
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
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
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
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

不棄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
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
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
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
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焉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 明 謝 鐸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欽奉聖旨欲將綱目續編
等書節要擬次陸續進呈次日又該大監扶安傳示
聖意欲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迹通爲一書名曰歷代
通鑑纂要除欽遵外諸老先生尋卽具題分委諸史官
而以猥及於某某棄病不才久玷國學求退未能已
甚愧恐既復有此委任其曷敢以當之哉既而思之
法古求治固聖主望道未見之盛心稽古陳謨亦人
臣納約自牖之素志而諸老先生乃以編纂之任分
委某等此又古者大臣以人事居之義某雖駕下不
堪敢不踴勉從事某惟古之爲史者類必定凡例然
後可以次第纂述若朱子之綱目是也受命以來拱
聽處分未知適莫某無似竊嘗聞之朱子之言曰古
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
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蓋當時史
官旣以編年紀事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
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
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故左氏之於春秋旣依經

作傳而又別爲國語以記其事亦此類也某愚竊謂
今之纂要合無先爲編年略如春秋左傳之例而又
每事別記以彷彿書與國語之例庶幾統緒可正事
體不遺蓋統緒莫大於創業守成而事體莫要於知
人立政一覽之餘誠知歷代創業之艱難與夫守成
之不易凡其統緒所在孰爲正而可法孰爲不正而
可戒某君以用某人行其政而治某君以用某人行
其政而亂邪正治亂之間惕若履車之在前儼乎高
山之可仰則所謂宏綱要義足爲監戒可以裨益宸
聰恢宏治化者端在是矣若乃編年之書蓋必以皇
極經世爲例而統之分合則又不能不取例於綱目
也蓋綱目於呂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書之
當其時天下之統未嘗不合於一特賊后篡臣不可
比於正統故不得不分書之耳賊后篡臣既不可
爲統而夷狄如元獨可以爲統乎此綱目之所未書
正今日之所當正也昔人嘗推亡秦以爲閭位以其
強暴并吞非若漢唐宋諸君之猶有志於救民者也
秦既不得爲統之正而司馬晉楊隋之纂竊統逆亦

新莽之流垂耳又可以上階諸君而例以正統予之
哉此雖綱目之所已書而義理無窮秦之後賢之論
恐亦未必無可議也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以洪
荒世遠不可考信而伏羲神農黃帝繼天立極開物
成務之功渾流萬世凡有血氣者所不可忘故於易
繫下傳又推言之是皆聖經之所紀載孔子之所嘗
言者也孔子萬代帝王師孔子不言誰復敢言之哉
苟於孔子所不言而復言之以是而求治以是而陳
謨亦多見其惑矣某愚以爲今日之纂要欲自三皇
五帝始合亦斷自伏羲炎黃庶幾上不失易書之旨
而近亦經世稽古錄之意意也鄙見如斯莫知是否
劉老先生前輩尊嚴未敢妄瀆惟先生與木齋先生
量如詳定或者轉達明以示下則不勝幸甚某惶恐
再拜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明 陸 榮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榮也聞之君子曰班固元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寢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摭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爲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秘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

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平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直叙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記載過繁難於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

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祇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遺不世之奇會宣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墮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爲諸君子願之榮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然久矣偶感觸輒爲知已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書

禮樂 歷家附

重普杜君書

唐王

續文粹

月日佐吏揚方至奉報書兼杜帖重問家禮表服新
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
先人遺旨願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
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
事之作也正服之緣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
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
綬可均切至或殊緣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
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益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
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
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
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
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
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
已父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
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
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
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

乎晉宋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魚其實而尙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兄兄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

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著而有枝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棄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迷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言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婦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

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非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人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執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當庭情以義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碻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宣之奇得以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陽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皆在隋宋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

封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著其妻
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其著先儒以爲其妻亦
小功惟王肅以爲表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
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素準之義也夫禮雖緣
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
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
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
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
豈能詳究又於揚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
莖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
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產大雅君
子之視聽也尋問儼獲當遣祇送王績白

江南論御飲酒禮書

唐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盃
穿漏生徒僣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
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
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情如此況天
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故以朝廷時謀不順鄉里
百姓論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婦始則以其道自達
故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
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
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
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蹠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
戎懼有終日不敢嗜酒者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誣惑
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惟
王公大人無慙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汰王公大
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
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
知升乎科者不由夷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授昭
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高君乎以其汰自

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
事而陳者時詞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陳其容中甚
幸甚說頓首

答范伯崇書禮

宋 朱 熹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綿而行事鄭氏
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
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棄猶可廢喪不
載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
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為愈後世哀死不
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
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
不祭者惟宗廟耳如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

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專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
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繇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
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以廢其祭
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
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而子孫之於祖考
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廢不可
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獨情而廢禮亦明矣
外事繇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
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可已者非

若子孫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尚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以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斯於無廢其文而已雖衰威方深交伸之意有所不至不得已也以文而行其亦禮之稱乎

與姚公茂書

元 楊 與

與頤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春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十時入沐梁得宮室廟社添處于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來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無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胷臆齊其僧猶以爲藏書龕既而東洛下子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初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雲東室者亦不載石

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之所目觀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泮度弊家具有圖說自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牆世祖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三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爲先朝太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于墻下而東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之

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南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志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詩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僕不佞獲與諸君謀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繫于心也此見有以宗法爲問一景翰答之甚詳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以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畧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

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宗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

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
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高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
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
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
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曰父矣
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奉東里先生書

明 劉 球

少傳東里先生閣下球學跡識淺生四十餘年於世
故猶未甚鍊獨於事先一事不敢不盡心竊念先世
有合族之祠于邑西湯村經兵燹喪之先祖遂北徙
舊洲先君思復舊祠不可將營于徙居之東球以進
士去家時先君指謂之曰得告即成之成則記必諸
之東里楊先生先生德行足以表當時文章足以名
後世祠不記于先生不足以傳久也又曰同郡諸先
正以忠節聞天下者吾家籍中皆有其文楊先生全
名盛業當不在諸先正下必求得其記然後終吾志
不幸球行未遠京而先君訃至歸服喪既祥與謀父
昆弟謀如先君志成之祠成已七年球之叨祿禮部
亦四年而記尚未之請是故球兄弟不恭先命之辜
然亦未為無所待也今先君荷朝廷推恩將有贈命
之及家兄復走書戒球使無易先君命必求記於先
生數矣故敢踵門來請先生幸無卻焉若祠堂中小
大禮節則惟朱子家禮是準其間亦有宜於古而不
宜於今者勢固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

正之惟先生博古今之學達時勢之宜球又辱以卿
即之故承賜教誨爲多欲求正乎禮而不既先生門
則無可適矣先生幸無塞其欲求正之意蓋家禮緣
古道尚右故次高曾祖禰神位皆自右而達左今世
以中爲尚以左爲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
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禮祭始祖於冬祭先祖於春祭
禰於秋已謂冬至之祭以償矣況今國家無此三祭
而居下者有之非禮也因皆罷之而所教者惟時祭
爲其不合者二也家禮時祭皆於先月下旬卜用祭

三月旬吉日今國家時享定於孟月朔故四時有事
於祠堂亦欲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
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黃等祭羣主所不當
與則獨違本主祭於正寢若四時羣主皆與之祭則
不遽止於祠堂行事家禮則凡祭皆遷主于寢其不
合者四也在昔舊祠通一族共之今遠不能宗惟自
一世而下至五太房始開之祖及其後有德望爵位
顯聞於人有光於族者各以昭穆合爲一圖藏之祠
堂歲正月初約宗族展而祭之上以存舊規下以親

族屬而家禮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凡此五不合
者乞定其可不可而去取之其可取者願附之記庶
後之人永永守之使有識者終不得指摘其非則先
生於寒門大有德其或有觀感而起者猶將利其澤
潤於無窮焉若其世家居里則別狀以呈乞採擇焉

答何子元

明 王守仁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大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而需張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通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

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數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辯此古者季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故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充命義和教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周聞知故有允之

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謬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遠道走使詢及繼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代父相沿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紜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爲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爲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傍枝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會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會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會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會祖後則爲會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

以爲代乎爲會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爲高祖斬則爲之代會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踴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嘗儒老生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章中無此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之言服祖之妻何服非畧之也蓋發凡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若子以傍枝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其祖加服云者自爲受重也非爲父也爲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能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無出而爲之服者固非其所出以繼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於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隆服此古所以制勝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己之妻嫡子之妻不敢

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之禮者計之禮後妻有前妻中其服後但據後妻始日爲斷不據前妻滿日爲繼也假而前妻小祥過喪則兩妻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與范景仁論樂書

宋 司馬光

家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木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殺拒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中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設脫之起積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按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法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以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便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

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十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度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迺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先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勸使古之律存則蘇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改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禽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擇後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

法空徑三分圓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終夫徑三分圓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空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悉其空積算之大煩則上下概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夫律管至小而黍粒餘圓其中豈無負載飛空之處而必欲責其中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何變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

聞元之仲呂則安如今之太高非管之太下耶笛與
方壺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
取以爲法則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居
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
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譏議也不宜
光再拜白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宋 范 鎮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
書懷然而懼曰鎮遠羣公之議而下與四士合不適
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
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則庶之
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
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曰
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
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
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乎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
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
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
知之也猶猶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
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兄長者
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
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
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

乎若如居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居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居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之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云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居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後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圓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圓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圓乘九寸之

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圓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管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律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響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過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

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
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
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漏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
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譏諷也不宣鍾再拜

論元聲書

明 楊 廉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
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
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
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
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
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
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
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
分由應鍾復同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
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于大呂蕤賓之
于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
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
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
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一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
之氣所謂律歷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
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
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一者以對待

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舌齒唇之
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
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
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
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
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
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
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
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歷家
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
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
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
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
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
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
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
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于此謂李書之
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于從前宮羽之辨此清濁之

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絜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
康嘗見敍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歷大槩
氣數八十年一齊歷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
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
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
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
謂歷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起天之行度然
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歷者得之則
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歷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
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歷也鮑書謂郭守敬之
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歷法我朝任勝國之舊未嘗改
也歷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留于李書則雖律自漢
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
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旋
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
細故哉康于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
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脚亦
終於聚鐵錯錯耳康于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

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拜往
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

與范以載論樂書

明 王廷相

承示按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且以聲音之道下詢
鄙陋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
所本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
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微而商
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
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
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爲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
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意者聞人無喉
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
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
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
大謬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
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
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
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
也言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如四清以補不及故作
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何者聲之道順

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微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爲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謂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爲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陵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例之而有缺其一音焉雖然樂之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于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

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用則無從學不察而傳衍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傳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無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域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

答萬思節

明 唐順之

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歷數之謂也然歷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腳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歷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言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歷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歷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歷議及綠皆氏萃衆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歷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歷官所不解者耶蓋管者太史造歷能以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隔中而欲傳之形氣之間以爲歷本則是以數寸筭子握往萬古宇宙轉運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歷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筭之時也古歷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

法曰孤矢圓筭如所謂橫孤矢立孤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抓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時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来歷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孤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啜鍾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歷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縱術乃是實得也頃聞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諸教夫六藝之學古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實際也雖然今歷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或數也孤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或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撒謊一部歷經不謬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或數

則按牆傍壁轉身一步劇矣夫知歷理又知歷數此
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歲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
以與歷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
也活數歲數非二也歲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
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
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時人布等積分之實
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
往而然不特歷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耶楊子
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
地之歷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歷數者又一行守教
輩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
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
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歷家一二緊
要語與大洲印証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未限用立差
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歲數也又於步月離
中用初未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歲數也歷家
知據此歲數布筭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
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何處起則知活數矣

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
之初參伍錯縱而陰陽未分者也歲數者如卦畫已
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書四

論學

書

論學
上

宋

與趙大觀書

宋 張載

載啟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
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義聆
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慝免
過弗能固無暇撰述空自言幕鄙謬竊嘗病孔孟既
沒諸儒茫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
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且創艾其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
它為也辱問及之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
末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叔愛自厚以需大者
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宋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鬼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
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
道者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
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
先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
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
自有說識傳中國儒者未客規聖學門牆已為引取
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
男女臧獲人入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
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
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偷
所以不察底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
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獎自古淫說
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
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

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
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諭傾俟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宋程顥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
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
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
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一作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止不獲其自行其庭不見
其人孟子亦曰所患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
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則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以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惑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無思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述之矣

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朱長文書

宋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來邦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已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尤矣詩之

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
 杜二子之詩存者十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
 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
 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順何敢以此奉貢又言
 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
 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
 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
 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
 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
 汲汲又云上能探占先之陳迹繇群言之是非欲其
 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
 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
 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
 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
 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始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
 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故言無次序
改一下有多注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情示下足以代
 面話

答張閱中書

宋程頤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然亦不忙
 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
 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
 明理繇象而知數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
 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
 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毫髮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
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
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孟子所謂不足畏者宜
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
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難名世有不敢
當者惟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
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
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
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
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於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亦力於為善而已
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
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
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

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
而息無非道也辟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
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
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疏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
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繇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
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
先傳者有後傳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儀
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離夫洒掃應對之
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
倖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僊艱於
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裒集程門諸公行事項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湏作比未湏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湏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得間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為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于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

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見此兩事不離心耳之間耳如言見堯于羹見堯于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光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嘉茲者累日待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惟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闕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的一事者破到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情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之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悵悵耳曷若致一吾宗偕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早察躊躇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躍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

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
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諉淫邪遁
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
識高明以為何如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
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
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喻將復思而請益焉
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宏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答德明鄙見

宋

朱熹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
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
有所礙則成湍正如二機關開不已妙合而成人
物夫水固水也湍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湍
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
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
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
為果饗即神不散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
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究問但報本之道
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
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
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
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
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
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難以為公
共道理黑人湏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
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

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惜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述答焉。卿書論之尤詳，意明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求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意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大性者，理而已矣。乾坤

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散聚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鬼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滙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鬼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

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端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矣。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淺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即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以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

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連嵩卿書

宋 熹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為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渾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緣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就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雖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礼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氣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理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端等棟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句如此狂妄此盡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肯不抹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

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其此理者也橫渠先生亦言繇太虛有天之名繇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皆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

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說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繇不知氣稟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原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即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

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是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
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
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
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
虛心靜慮詳玩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
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
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率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
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
論以為宗旨亦安能必三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
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
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
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
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關所疑而條思之不當
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楊子直書 大極 敬 宋 朱 熹

承論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
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
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
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
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
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
極之所以得名蓋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
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同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
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
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
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及於成男成女
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
綱領太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
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之
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

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底幾近之
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
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焉蓋謂太極含動靜則
可謂太極有動靜則不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
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
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至
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緣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豈齊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
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勉焉而所謂直內所謂主

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象
之謂哉彼其扶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
名歸之而謂敬之貴真有不足行者豈不悞甚矣哉
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
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
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
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肖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
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
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振苗助長之患不則有舍而

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夫
之義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
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陳虜仲書 學

宋 朱 熹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火間隙時不可間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功夫看些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源庶幾枝葉自然長王耳

答石子重書 下學

宋 朱 熹

素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著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無異矣則尚何學之謂哉故學者先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猶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侵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端等空言之弊馴至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因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素吾說以詢先儒之說也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
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
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
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
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
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
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
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
細則無漸次經緯之實而徒有懸想政望之勞亦終
不能以致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
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
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
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得之全體乃
有所期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達
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深淺所就之廣狹
亦非可以必請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
仁又以先事後得為業蓋於此小則心失其正雖

有鑽高仰堅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
而可得德何自而可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
至於菴記大字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
也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跟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意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

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柢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擯提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尤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結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較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

江西便州州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
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
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朱子晚年定論

楊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漢
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折日詳然亦日就支
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
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
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紛撓疲痛茫無可入因求
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
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
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官龍場居易處困動心忍性
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
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
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逗陷荆棘墮坑塹究其爲
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
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
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瑕玼
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
相牴牾恒攷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
未察及官禹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

晚歲固已大悟知其舊說之非痛晦極矣至以爲自
誣誣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朱註或問之類乃
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
及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扶勝心以附己見固
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
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繫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
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
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
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
競相訾毀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
而更集之私以示大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
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初後學於姚王寺
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尤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
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
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是舉一二節目漸次

理會盡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務今幸見得却煩
易幸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
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
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白然不到得流入世
俗功利權謀裏去意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
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
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
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
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
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
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暇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
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透合之意何邪此理甚明
何疑之有若是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
者爲不少矣素近日同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

聖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目前自註註人之罪益不可勝睹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的神僊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天上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意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間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素衰病今歲幸不致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以煩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有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執看文字全此心全體卻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共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拘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言論及爲幸也意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間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繁風韻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素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以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

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
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
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合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
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者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
陸大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
疑多聞却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念亡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淺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一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眼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
學乎

與吳茂實

邇來自覺向是工夫止時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理義
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火檢點諸朋友

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
痛懲之亦欲與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煮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
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然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
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
者皆準止酒例成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不
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
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

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
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真漠之間其亦誤矣方
竊以此意痛自檢勑惻然度日惟恐有急而失之也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者不少蓋平日解經最
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
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
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
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
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

一造者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同與季通論講固悟向來涵養功夫全以而講說又多難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底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謂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殆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請得許多似此事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斂身心漸令向裏全寧靜閑遠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隱一時長進無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實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處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白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聰明應分却向裏功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自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如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悵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者處不會減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甚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歎傷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津費充墜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但

然震悚益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教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苦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却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鵬鵬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

此外更無別添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此間用行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允之

允之近讀何書恐更富於日用之間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為佳不然講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益深恥之此固允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昔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者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常不愧汗沾衣也

又

蓋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惰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攷全不竭力今方覺誤欲為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者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激激莽莽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

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知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蓋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蓋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和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言語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又而功夫又草率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間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進裏面安自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

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忙編綴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以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而論也漸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意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惴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諭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子裏不是說說來具故心責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無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設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

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召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妄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自

能者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夫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說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疆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和思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嘉惠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具據所見去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恙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

皆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纒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有所論論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嘗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者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錫誨乃君子愛

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艸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艸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艸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逝之而原本竟昧味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

而獨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徒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起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宏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武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續研於文義毫分縷新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隨此糾糾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與邵叔誼心學

宋 陸九淵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格惑至今數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盡蓋著孟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遜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剝積水漸木升圓月異而歲不同然繇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繇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至稱之而未見其止

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顏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衡擊壤之民中林旋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魁魁颺颺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教之其

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多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始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本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穀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稱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故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論類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宋 陸九淵

蒙訪達切確未充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
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報至止竟隨淑芳何耶某
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閑猶子撫之之計以歸內外撫
棺視空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
泉石頗多造值瀑沅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
之別不啻不通撫勞之勞即朋友往往輟集應酬殊
不少暇頗復勞動既而霖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
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過盛价致苦越數日抵家病
又增劇比日少起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
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
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
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
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
能通解乃解以己意馳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
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
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誤耳也且如
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和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未嘗亦嘗以存名齊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又曰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
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
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繇外錄明得此理即是主
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和說不能惑所病於吾
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
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
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
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勸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文
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
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彼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
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
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
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
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治簡則易從易知則有
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充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繇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有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蓋之事則蓋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

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國有之非絲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定理言事則是定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是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日衰文質日勝事寔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摩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要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益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

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和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未嘗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優其本心居安宅繇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困圍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徂其狹而懼於廣徂其邪而懼於正徂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擬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誠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

是顯沛必於是無終舍之間而達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無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株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夫書言曰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用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喻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者發之理若只管從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

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覺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妄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藥枯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頃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陸二心學

宋

陸九淵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性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違之耳人心不能無蔽蔽蒙蔽之未

微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難氣賢之美因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僑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諸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難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恨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

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已私也已之未克
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
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有爲其不安乎此極鑽
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
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同居游夏之右
見禮和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
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
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
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矣
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
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責
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
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
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
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
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

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
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
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此不能至
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並以究此
理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復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青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弟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願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听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來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

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完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

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豈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超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所不能為已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此不歸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誤行者不此潘抑放僻顛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倣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專所聞行所知只成得個擔板自沉溺於

曲學誠行正道之所誠年累百世而不教豈不甚可
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
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學程明道先生靜
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
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
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
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
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
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擔板處見子壽凡可而
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
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
非所敢憚也

與朱元晦 論無極太極

宋

陸九淵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偕承改歲動息慰沈
之極不得詞問倏又經時日深馳御閑已赴闕奏事
何日討駁伏想大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
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
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知人彭世昌得
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敬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
巨陵特起巖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
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出注數里兩崖有蟠
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
洒映帶于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
可浴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為慢劣往歲彭子結
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于其側春間携一姪二
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閬山奇峰
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壘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
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咏歸千載同樂某昔年
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歎于驚湖然猶奉函淺陋未
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火進甚思一待函

夫當有啟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惘惘徃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雲同南豐使人借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性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窮荒曾子之易簣蓋得于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言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重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于其中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者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速伸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先果當于理大學曰無誥已而後非誥人人

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師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人籠美于頰舌絃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同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于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先果當于理也兄好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發辯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

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晚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
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
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陽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
施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
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
是矣可哉若悞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
言上天之載而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
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
穆伯長伯長之傳出子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
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
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
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
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
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
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
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
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

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
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濬清逸詩文可見矣
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
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謬卒屬于潘可見其子
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按山之言恐未
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
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
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從爲料度之
說兄之論辨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
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紆者
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今
按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說如出
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
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
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
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
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
哉兄之此言毋乃亦少傷于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

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蓋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況全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按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詠詠耐久抽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按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恕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專兄平日倦倦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辟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尚未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並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併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

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
述性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書

論學下

明

與楊秀才書

明 薛 瑄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也舊有別業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徙與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壩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略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山下流涕爲別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番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典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者能爾抑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略陳其因陋以爲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紀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

寫專於誦習畫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僊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有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爲專脩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或有物以出之之

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布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理之所以自以及長允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己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理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

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理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瑣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予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已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勿以斯言爲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復張東白內翰

明

陳獻章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某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神而非動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

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闢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蹈其真而徒與我哢哢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略如此不知

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遠意惟高明推而進之還示一字僕之幸也比者夢克貞敬諭亦有書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憊以愚言為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數可數良晤無由伏惟順時以道自重不宣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衆而辨之大抵
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舉明白
不欺之心也一舉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
有如一舉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爲說本之
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
前簡失之太略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
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漸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
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
禮言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
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
教事事入途微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
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
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
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
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
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
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

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
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
目前僕之此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
誣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
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誣哉僕才
不逮人耳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
聖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
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
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
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渾泊融合處也於是舍
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
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
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
歷如水之有原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
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
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
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火雷意餘
不屑屑

與賀克恭黃門

明

陳獻章

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
熙此紙是他向來經歷過一個功夫如此是最不可
不知歸上克恭黃門歲首已訖鍾鐸轉寄未知達否
今再錄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悞未
可便靠書策也前紙所錄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
一首後有林緝熙末之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
然所欲言者大略不過此而已亮之

與羅一峯

明

陳獻章

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可歎可賞諸生
蒙熏矣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峯叙文并
諸作實有意思但恐入未得禪耳先生欲理會著述
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凜凜淨淨先生平昔所
篤行者非未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
否門中有鄧秀才可試問之幹異兒也一日千里寧
不厭家難耶一笑餘不具

與張廷賓主事

明

陳獻章

時矩語道而道云云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褻了人也重作別章感感夜坐第二篇佳復時矩對病之藥也蒼梧歸後人事益冗煩暑為災起倒不供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憲有意催促緝熙廷賓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俟面既

與張廷賓主事

明

陳獻章

平江改稿云云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審覺悟一審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近稿錄在別紙別後所作惟此耳緝熙諸稿覽畢還一字章復廷賓心契前日平江蓮子來白泐拜謝至則仙舟行矣幸熙

遺言湛民澤

明

陳獻章

與平湖語連日不如與賓州一尺簡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哉永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會俟面盡之

又

此學以自然為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遠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持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雲雖日望回萬一高堂意有未安亦未率爾行也珍重章白民澤進士

與林郡博

明

陳獻章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臥在床忽得此東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里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大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劉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旁手攬舞弄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破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為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先辭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色羅上下貫徹終始兼作一底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絲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同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草席香名願賜感感

與時矩

陳獻章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
動自靜自聞自聞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
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通見乎
達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
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好於其間焉乎大哉前輩云
鉢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
爭一個覺鏡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
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矣

假鉢軒冕而塵金玉耶

答顧東橋書

明 王守仁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
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奔操之攝輔漫無印正
又焉通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
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于故論語曰
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
後有以驗其行事之貴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寄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奔操之辨
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
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
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
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
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說今漢儒訓
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
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王之時明堂尚未毀則出
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工階明堂之
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豈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
舊而無教子其亂何耶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

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先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蓬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歷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猶羲和之法而世脩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惑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

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寔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因而知之者亦惟當因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之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與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于按本塞源之論也夫按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論於禽獸夷狄而猶

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愈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爲之聖勉此者爲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肯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

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或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逮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君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校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頃刻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干布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搜動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已之善教也憂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

禮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無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自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法目不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疴痒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能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倣日來所以富彊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聞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廷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獲古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

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儲籙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親於是乎有訓詁之學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躍謀跳踉聘奇聞覲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瞢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滯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事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枝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彊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以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隨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

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
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
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政不能其
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
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
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
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說亦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
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
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
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
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
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乎士生斯
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
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
拘滯而險艱乎嗚乎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
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援
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

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
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答陸原靜書

王守仁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
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
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
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
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
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
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
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
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
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
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
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此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
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
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

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
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
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
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
理也一理顯隱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
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
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
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
自元會運世歲月時日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
言語窮也若只尋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
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答聶文蔚

王守仁

春間遠勞近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敢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火效其鄙見以求切劇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快快如有所大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澆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于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和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撻而徒以感愧辭讓為手哉其

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謗謗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及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病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病無是非之心方也是非之心不慮而和不學而知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

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乎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訛訛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見狹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習以為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拘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角

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竊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允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而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乎是奚足惜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未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溪澗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禮親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斯人之信與不信乎嗚乎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

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譏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訛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邱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最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說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斯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求之難矣嗚乎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邀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已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以稍知疾痛之在身而以傍徨是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

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齊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暇於外求矣猶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慰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遂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矣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坐竄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繫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使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美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歟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歧執筆又不覺累紙盡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與王純甫

明 王守仁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慨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慨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慨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鍊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剋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難行乎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以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難學處乎貧賤學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

抑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礪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禁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言經變故遭此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爲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與黃宗賢

明

王守仁

凡人言語正到意快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

答人問神仙

明 王守仁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致而不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年方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舊漸搖搖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能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以擬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無疑於欺子矣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于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諸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盡况存久而明養深而化德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

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二十年全耳目一心志宵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云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得寄書因嘆今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
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
于外道詭異之說投情于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
奮發于意氣感激于憤排牽于溺嗜好有待于物以
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
勢情逆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
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
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
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
爲太虛之障礙益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智本自
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
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
賤之可憂本無得失之可欣戚愛增之可取舍益吾
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聽矣又何有于聽目而非良
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
以思與覺矣又何有于廉智則又何有于寬裕溫柔
乎又何有于發強剛毅乎又何有于齊莊中正文理

密察乎又何有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
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
明睿智之體而時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
之中翳之以塵沙聽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
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于時刻乎故凡
有道之士其于愛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
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貴貧賤
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雲之往來變化于太虛
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答徐成之書

明 王守仁

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從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曰學問之道在求其放心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意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以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狂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

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惟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能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愿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惟與庵之批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雖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者專于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

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啻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落籬之使若由賜之孫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辟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末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同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故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說僕懼其有未盡也

答洪覺山

明 王 畿

官舍回尋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以爲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沮洳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爲重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維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遮瞞些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寢成多欲之累實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操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工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話頭便是無人聲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

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

之
知解意謂假借遮欄不能觀
體
包藏粘帶窒塞偏

枯不停常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
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
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爲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絃絃
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
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之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
揣摩不能沉攬密察掃蕩欲根以歸於無則可謂獨
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

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下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
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辨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
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
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
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理此非
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
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
宿處非可以他求者也楊子新義近得諸親慈湖立
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教喻相掩可

也所示日用應酬一著潘礪一著從容足知安分限
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滌一番剝
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
行原無分限可拘也特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
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王經湖

明 王 畿

承手教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
念又復萌此却是賊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
不如是天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寂
不因念有不隨念還不與萬物作對譬之清淨本地
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
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寂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
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
時雖日酌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
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
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念頭于此勘得
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言
然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
也

寄王龍谿

明 羅洪先

洛村有約二月為期獨與兄陽越每一念至不能奮
飛小兒聘尚未舉人事不相合非拘於禮也了此回
當擴然即不了亦擴然不累眼前凡事已看得輕省
意有天以此啟之耶吾輩在世間尚欠出身擔當此
學不免以口耳支吾接應過去若真擔當此學一切
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前溫飽與所識窮乏者得我
不惟不暇顧亦有不忍有矣非是一番寒徹骨未可
語此兩年畧見此意東奔西馳有家不得暫息至使
妻死庸醫之藥器物狼籍交游喧怪無火動於中者
良有以也外間籍籍於諸公雖出於好非詆與誣善
之口然責備過嚴亦是以成人望我可盡置之不思
乎王彥方一篤行之士致使為盜者不敢以其名相
聞豈今天下士大夫不此於一盜哉未聞有畏其見
知者何彥方之難得也前以此語之友人友人聞者
莫不垂首學問異同却是第二義右所謂禮樂示之
者不患人不動患吾無以動人耳今諸公年俱老大
正收拾成就之時更使人有道議當何以報師恩於

九原哉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回首白泓門下待力者
有幾其行事心術今豈能逃於吾輩一瞬學問踐徑
已極明白更無可疑而乃錯過一生不得受用真可
憤也幸俯察

書五

論事上

自漢至宋

論娶九女

漢 杜 欽

漢哀帝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自上為太子府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承其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卿舉求窮
窕不問華色所以取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
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
由則德不厥女德不厥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
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
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
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諂之謗申生蒙無
罪之事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過嗣方御術入學未
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
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
將軍常以為憂

答張九齡書

唐 姚元崇 文粹

忽辱騰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竇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
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豈獨揚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患亦死為明矣
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大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啟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此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未有宰相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無路益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閹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邪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

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理次於東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東政者賞罰是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常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紙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訝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履沴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與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驚驚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沉默宏寬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雖早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餓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
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歛糴實太倉之儲宜可慢易
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
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茲濫之
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
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僅四氣或真一歲無
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况率土州縣其事略同
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之備此
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洞察親擇臺
省十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
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教符皆云刺史縣令
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歛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
蟻者沉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勸其可
得乎此宰相之職也况今北方和親賂賣轉甚西戎
作梗遼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
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遑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

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
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
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元宗得蘇宋開元之業
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位與房杜蘇宋列
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履車之軌哉某齒髮
尚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
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冕曰昔仲弓問爲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

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北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

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珍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卽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卽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卽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卽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辱選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
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
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
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
謀合於天即天爲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爲之時天且
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爲
之時也商鞅以強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爲之時
也譬如爲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
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
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大戎滅周申甫復之
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尊與之太平千紀
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同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
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至而
退君子不爲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
子白及可蹈也陽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
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
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

來問見愛懇懇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
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
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即官以考
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
爲仁由已然亦公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上
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
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
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
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
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榮落
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
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宏董仲舒
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
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
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
微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
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

可以持重不迂者而不盡在於齟齬科第也明經問
義有章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全釋通其意則牆面
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
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剛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
理而未盡有數紙而熟者雖未盡善底稍得之至於
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
全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
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
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
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
之道邪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
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
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
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
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
同豈古化遠之不可復邪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
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

德輿再拜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唐 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底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迺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
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
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
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
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
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
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
富者固增富矣而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
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
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
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
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拮据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過出其一而取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數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歛益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宜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積蓄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篋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汰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進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秉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適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

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求至當之言益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敷稱道其善又况聞其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迺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抑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再上崔相公書

唐 劉 軻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慕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問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于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耶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于搢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于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窮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于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

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于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于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宋公又潛心于房魏亦惟恐元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于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于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焉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由是四十年間咸鎮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于開元天寶之間自切迫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元宗無爲恭事元然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

謂味莫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于姚宋亦恐聖君不及元宗焉夫姚宋潛心于房魏而已無愧于房魏今相公已潛心于姚宋詎得有愧于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矣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卽祚益三代不刊之事維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間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思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宏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遇禍于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二也昔

西京初晉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于天下也范蔚宗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榮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與長閉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于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閑于目而可寘于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國不數百里而近使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卻涇之鎮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故朔方之于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于邊兵無視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閣九重番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觴禱死

責爲卽制猶無憊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
與戎狄攻闢邪今鈞怨者旣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
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于
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論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
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
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險險小
難固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
無對於諸軍夫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尊殘寇
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塵一起
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
以之防塞可謂連難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
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
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者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
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
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
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閑待白屋之士
耳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
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

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邪此小生汲汲于
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
故事亦以無愧辭于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
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恣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恣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命七年五伐而戰陣刺伐之恣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辟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剛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生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

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于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完羗微聞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國騎兵取于山東所謂冀之北土焉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國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楸之因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實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雖爲三篇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卽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唐 杜 牧 文粹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
轉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蒞羌散陳伏希捨
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
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
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難
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
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
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盡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
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
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
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
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
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
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
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
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進得其
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

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
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銳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
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知公抱真能富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
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
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
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
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
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
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
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集請且勿當此軍監軍曰盧
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
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
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通後漸蓄姦謀養義兒
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歿死軍士雷之表請起復亦
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九第五劉

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允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會無犬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功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失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並鎮衆此首唱烏重允昭義一軍初亦鬱鬱及詔下誅叛

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許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无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礎

州刺史張汶因叔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嫖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創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抵鄂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抵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絮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叔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堅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益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氏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顧奮可知六十年相繼之兵伏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

攻一堡刊木堙井係棄樵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
長馳上山徑持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
而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
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宣潤二千弩手
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
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
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馬就糧山東糧穀既
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騎搗虛之地正在於此後
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
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
之曲成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无功
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
王猛伐後燕慕容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
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
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熱州王壁城今絳州穀
山縣是也
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恭惡
見不言劉琨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
因獲單後生上黨額相公妙算深遠北國即日敗亡

黨使北國至今尚存沁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
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
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
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
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某頓首再拜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孰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裔翟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典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舍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鉅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

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恒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寧武子御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關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關辛關巢關懷昭王遠國皆為氏生為賈孫叔敖也為父遂啓彊遂子憑有大功遂遠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古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

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
爲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彈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
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
公元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
伊呂同召者却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
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
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
濟上官儀李元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
尉褚河南共擁武后者後突屈入塞免胄戰死儀革
廢武后召 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
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
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
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
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致
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
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
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
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元宗及卒也宋開

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
其魏公乎姚崇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元宗
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欲宋開府環
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
科與元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
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
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元宗朝號
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
請元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
元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
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
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
等以兵九十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
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
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
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
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疆弱而施其
所爲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

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余袁
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
自此不同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人將軍為節度使
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錢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
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還然後西取蜀東取
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
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
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
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
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
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
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
曰鑑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
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
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元宗亦以矜舉貞觀之治
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
三即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
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道茂較無塵土
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

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
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
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
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
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與人論諫書

唐 杜牧 文粹

某疎愚急直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算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收獵者收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關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飭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焉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

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爾矣不得入上不說爾祠也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元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亨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白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臺臺釋釋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并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

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先
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抒也閣下
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
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
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
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
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
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厥初某綴
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管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
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
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抒喜慰三者交并
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而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
繁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唐 孫 樵 文粹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
以一拂其言而急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
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
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
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
詐以聳上於是東群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添中
散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
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无林甫過諫
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叙立明庭者皆得
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
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
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
營廢寺以復羣疑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
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猶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
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
大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爲大蠢生民者不過羣疑武
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

家復欲與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
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
大囊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
儻以樵書爲不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上相府書

宋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
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
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
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
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
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
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
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底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
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
儻以終喪而止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
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
朝豈資下士之補蓋乎蓋古之聖賢以易菟之談而
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
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
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詹
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
躋富壽答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

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
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
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
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
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
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
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
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
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
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
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
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不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
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
下無思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
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
下無思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

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
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
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
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
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
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
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
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
盤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
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
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
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
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
者在乎育將材實邊即使衙不亂其華也杜姦雄者
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
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
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
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

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識則政多苟且舉必近
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
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墮不禁播莠
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
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
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
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
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
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
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全錄
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思鮮及
州縣若天下全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
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
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事官
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
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
議時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
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

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
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
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
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
司簿尉中舉移徙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
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畱三載庶其宣政可以
成俗其使倖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
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磐
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
甚幸甚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
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
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
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
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濁之輩非寒儒而不糾
縱胥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國家職制禁民越
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
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
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擬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

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思其招怨謗而遠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於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因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其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

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職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知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

絕言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老耄者儒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愷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効及有殊薦雖或入次止可加恩郡國之待不當輕授其知縣之入次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即改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易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制定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遠僥倖者兩官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獲游數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

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
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
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務古而祿農有不竭
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
而不給緇黃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
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
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莠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
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裔
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
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
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
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況於民
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
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誥其鄉
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
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
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悖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
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

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
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
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具耕且戰秦漢之下官
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
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
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
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
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使徒
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惠兵少日
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向
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
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
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
少歷星霜不致驕隨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
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
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旣以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
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破什
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糧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

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
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
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
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
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
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
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
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
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
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
勤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
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
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王
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
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
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獸其
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
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

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
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
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
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
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
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於明經之士
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
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
古有序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
由前代國家之不教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
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
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
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
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
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
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
如考試人心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
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泮興

闕里之俗辟文學採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耕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僕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島鳧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流競之風國家近年已未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

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弊華之則諸司乏人將使郡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公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孰能或出於士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齒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人謂有將才實邊郡使狄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廉則城固而不下狄疑且畏固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質然已老今之壯者質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建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公違諸將不謀

方略不練士卒結授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履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全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汰槩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茂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頓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

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才既有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足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親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道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舞或起為鉅

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啟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咸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凡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代於帑藏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既曰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謂軍國急難之備非詭神佞佛之資也國家所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霄春寧之宮以運燦之災一夕遽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

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較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真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飲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於群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達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

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筵黷亂以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情昧四方之事實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則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拯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猛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擾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伏志可騁既挽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餓饉生靈愁苦姦雄

奮迅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宜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効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覺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

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省其政明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憂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聖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官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於行事人焉度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恕之則自頃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異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父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暇工人不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

金之汰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汰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于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寬協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承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承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

敵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
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宋 蘇軾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
當今割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
以久安未可以隨歌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
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
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
也中戶不可以訖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
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顧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
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水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
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
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
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
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
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
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
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
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
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

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變，益釜斂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古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汰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窮下至於家資及二百千者於汰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變益釜斂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爲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撻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案便惟重難目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以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贖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

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敕書使官自買木閘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奏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恥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

來不華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
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記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
逾年卽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
使郡吏之議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
伏惟相公垂意千萬幸甚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宋 蘇軾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推魯過客
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旣病矣自
入境見民以蒿蓐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
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
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
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
來聲亂浙江之清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
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
爲災將以誰欺乎卽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
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踈遠小臣腰領
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聞朝廷乎若必
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
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
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
用一切之汰成於暮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
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汰雖
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許耳昔之爲天下者

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訟非盜及強奸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訟獨實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奸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教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汰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卽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烏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訐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烏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以畧得其實軾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由錢若干則悉召之庭

以其數予之不別戶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與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實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養牛甚於養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池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

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官捨而不煎煎而不能私賣予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老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宋 蘇軾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華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思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鹵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擅
河北鹽正事之迹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擅鹽雖有
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
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
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
汰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
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
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
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
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
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
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
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
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
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
故私販汰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
往往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擅之

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歸
課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
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厥廢之
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祠莫大
於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
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
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
之難也今旣已擅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
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
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
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
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
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
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汰
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
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
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

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
老也難此又執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
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
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執一郡守也猶
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者得已乎干
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與門下韓侍郎書

宋 范百禄

聖人之用天下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己者也
不惠不迪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
刑爲不可以己之助則居此官者宜如此意却不亦
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此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
切出於忠厚薄厥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
民無知陰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禄無狀攝職以
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指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
與僚官平訂大理往往或至于再三或至於四五纖
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履
義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
免辭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
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獄之廷
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矣矣抵犯者多自
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
智和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既起尚不一抵犯
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
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和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

從我且不亦教王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百禄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關役劉至之故殺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伯禄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以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伯禄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伯禄豈不幸甚矣哉

近日明公以阿党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却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大輕也任聰卻札到後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伯禄實嘗用心焉欲然而不辨則情懸與党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親主滅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賢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

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爲己任欲爲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爲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爲明今疾其凶暴規貸之愿則死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爲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

以己殺爲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厚情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充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結約欲行強盜至三日昏時而却寄新等家賊滿接御札三日已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其結謀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爲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強

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又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爲本部擬貸任職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餓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己而後以罪諸民賦稅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餓不可得寒且饑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沒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非不嚴焉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遏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爲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生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罪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

飾爲哉今天子諒陰未言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起聽言盡下目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今有未便不有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伯祿章既上竊意萬一薄未以掾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絀之又從而崇峭整立峻法也豈伯祿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泉之蒙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山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比又非周公之所以爲功也伯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爲然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伯祿之志哉伏惟舍其驕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幸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閭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十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御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攫獸則北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滕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邱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

多西戎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居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軫墨所載宜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愚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群小迎導初其叔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牒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盛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既旦視溪谷有冰雪少年不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饑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閑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

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消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穿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運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戎有常數今以拓上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目而預為之備何憚其來且慮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遇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饒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平臣者以數舉而

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慮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城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非必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官若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國公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問之宥州在橫山之上海拒米脂三舍而迄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可種蕎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饒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

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難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
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
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鹵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
能爾鹵雖茲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他與民固
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錯其力以有待
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
於前也今鹵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
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鹵既
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

旅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為之資乎今使諸道
盡據橫山而鹵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
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盡
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
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鹵角猶可
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於蠻西南事羗
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
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
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

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
兩公皆有意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
未反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
予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
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
不待言而子伏惟屬意焉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胃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幼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尾首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拮據遇早則有功弋弩劒臨衝楚釐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為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為有功夷蠻賊寇千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

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待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惟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答胡康侯

宋楊時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
昏老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
鑒既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
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歎嘆無已然厚意
不可以虛辱試謂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竇為罪則
萬萬幸甚某竊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
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費用十百於前日天
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
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
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
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
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
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
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
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
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

而侵紊之也家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
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
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此
雖有司不會家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
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
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
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
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
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
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臣莫非其臣也而日
以不足為憂何哉虞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
祐嘗為會計錄以摠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
之奉運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
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
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
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
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
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

然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
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樸之議
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
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
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
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
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
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

鹽法相因以為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
東西漕米至真陽下邳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
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歛
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權
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
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
弊也聞中舊官賣鹽每劬二十七文今民間每劬至
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
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

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關者為之應辦故中
都常不闕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
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
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
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
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
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
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故六卿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
威令素行故也邱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
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
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
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
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
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
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
當湯武之仁義其窮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
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
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收誓曰不愆於六步

七步乃止齊馬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馬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修無甚於於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三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辰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盡之時也盡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盡也左傳皿盞為盞盞者敗壞之象也先生之治盞也如治陋室構榱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材而通變之則盞元亨而天下治矣

此治盞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盞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盞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

不可慎歟

與陳侍印書 格心

宋 朱 熹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籍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祇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素賦性樸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衲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于當世退守邱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廉假以供菽水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矣顧于義分猶有倖冒之嫌而閣下推挽之初心猶以為不止于此此則豈素所敢聞哉

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焉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疎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暴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拯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

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飢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于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入主心術之蔽然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于

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于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于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于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內啗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

苟違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晏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于此者蓋以祖宗之警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怠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于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于天下曰九廟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然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苟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于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悞夫公論之滄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博會經訓文致嘉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原于講和之一言然其

為禍則又不止于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于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于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惡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勢利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慈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制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說果順乎天理否即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待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強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

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
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雄雌者
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
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
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于朝退而語于家一言之
不合乎此則指以為朋朋邦誣而以凶凶之罪隨之
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于近
時者而平以公論不存馴致失禍其遺毒餘烈至今
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
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真言不聞卒以
至于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所
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
重誤吾君使之尋龍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
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
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
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
而至與其顛沛于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
免于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于閣下之言
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
以為何如也尚書王公許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
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
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變而
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
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憲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變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至天子聞念元元之無辜傾圉傾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于是時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赴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作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于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于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

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于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困仍以至于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怜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坼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虞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當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于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為計誠恐難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饑民彈壓奸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僭惶悚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思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于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

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日給降緡錢廣
糴米斛今二廣之米雖舳相接于四明之境乘時收
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謀糠粃乾燥堅碩可
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
三伯萬付糴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
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
矣且違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
之求矣積之于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賒廣糴利重費
輕貽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
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日懲創
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寔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
賞典激厲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
為一時之用事定則時之以為後日之初旆觀今日
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公察此事理
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
滿之意未輸者有歆慕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
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
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遲延歲月沮抑

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需實而今歲者方且反復
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
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
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
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
國之大政將在于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
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于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
器在于抑無功倖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
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
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倖得之賞也且國家經
費用度至廣而耗于養兵者十而八九至于將帥之
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奸饒餽之臣則
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竊盜之計苞苴輩載爭多聞
巧以歸于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
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于饑民口吻之中以是
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
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
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輩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結交

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
旄伏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入明公不此
之受而顧受此迪功文學承信較尉十數人之賞以
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
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受氏之心不如惜費
之甚是以不肯為竭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
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
也蓋氏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
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于民散國危而措身無
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
家傾覆之縣何嘗不起于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
不生于饑饉赤肩黃巾為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
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
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
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處之
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

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于易圖大于細有以消弭
其端而使之不至于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
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
聲氣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然退今觀之自其平
居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置固已先定于胸中是以應
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
祖宗之警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
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
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
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于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
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
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泛容愜仰玩歲
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
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于流殍而在于盜賊受其害
者當不止于官吏而及于鄉家竊不自勝漆室嬰婦
之憂一念至此心胆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
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
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于明主之前君

臣相嘗務以盡變前規共起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
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
可勉悉疲篤以俗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
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
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麵之托
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于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
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無得以狂瞽之言上瀆聖聰
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難種委以俟明
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

通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留丞相書 茶稅 褒忠 經界 朋黨

宋 朱 熹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
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于悲傷私計不敢干冒
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
有憐其久廢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為熹去歲
之病乃父宿疾發作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
具稟致煩軫念况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
粗相安文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
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
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
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實所不當得然亦
且得去此只候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
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為昨來所乞蠲免龍科茶
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為名似前科擾不得更煩蠲
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召

有司便與施行庶為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為漳浦高知遠登忠言直節不幸歿死欲望聖恩時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今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屏言胥動囁舌為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闕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眊昧之愚者必將巧為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顧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間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

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為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違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為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為門下之計而非獨為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溪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違違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自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素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

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
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
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
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于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
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
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
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守無
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
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矣必以無黨者為
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
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
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竊不勝
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
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
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
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
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
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
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
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竊雖荷知獎而
未遂掃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
輒空胞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
俯伏震懼伏惟寬宥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繇趨拜
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竊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
至

又與留丞相書知人

朱熹

如聞此日朝士有以不顯為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
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
憂恐其不得為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
牆深厚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
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
東閣與圖天子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
魚業之茂不但踰于先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
曰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
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
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易若自不為非
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
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
啓迪于上前也至於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記
者致煩鐫喻至于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
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于如此推本其原蓋自
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
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

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日後之禍豈但若
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黨收並用異趣之人
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
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
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
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其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
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
歷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秘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
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
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
卑而天下之勢至于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
祐則其失在于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
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于腹心之間卒以助成
讐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
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
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于前矣
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
賔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浚而長也一陽為主于

下而五陰莫之能過及其過而消也五龍夭矯于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乎甚可畏也丞相觀于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于人者乎于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拜丐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旌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陳丞相書 重德行

宋 朱 熹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輒則其自處必高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

畫數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事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通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侍士而謀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之耳。而況乎所以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畱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竊竊以為誤矣。

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畱意取其強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幾乎不失望於明公矣。哀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採擇則幸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鍾運使

宋 黃震

某日者不揆犯分僭為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卽荷台慈於郵筒填咽，例未予入之先，首賜親染，速於響答。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隆遇，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望前茅，以刻為歲，一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一前并某於使堂為友，郡例有四大啟以代參謁，某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某亦素以愚直事其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咨詢之萬一，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為僚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無可上裨末議。某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監司之幕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爲告。惟明公擇焉其一曰：初建臺之擱狀，浙人好諱，每監司入境爭以詭名狀，擅入布袋規環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惟實有欲訴者方未餘成，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曰：建臺後之巨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州縣

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不專人其過
忱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繳匣
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原承引之方守寨兵而州
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大
小皆是違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推人骨
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繳匣奔走之費
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耳
某嘗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為承受官司總收
又移於一匣從銷兵循環往來當使廳面投所費既
无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官
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人訟者已息而呼之
訟者反不已某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不
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臺
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後
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幹
人樓攬越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誣以奪田
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為其所動
某每事其長多為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皆往

年入幕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每事效其
區區今未試郡勢便隔驀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以
前日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耳
至若近年遍天下之弊欲嘿不忍數併及之方今大農
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熾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有土
次有財而折陷至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不肯輸
而網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窮急之策為白撰為
預借為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大家之倖免
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或班班
作宰或朝省時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督通租
大家必羣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催科殆
無虛月詞訢之訢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為欺詐
之賊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根本日
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苦至於
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累小戶矣
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訢於諸司且飛語立聞於臺諫
某謂官有貪墨雖竄之可也吏有枉訟雖殺之可也
若催納王賦上供朝廷此充舜三代以至今日天地

間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此罪縣令
曰吾爲小民也不知此爲大家之役而重小民之禍
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無以爲州州壞又將何以爲
國某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爲如何伏乞台炤

書六

論事下

明

與友人論井田

明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忠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于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于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飲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矩方義禮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于今風俗美于今上下親洽通于今國之盛強且久過于今曷爲而不可行

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歟漢家之老母而奪其重稱制于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剗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

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畫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

有魚曰鯢身如卽山動則雷建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托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鯢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以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于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于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

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間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金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金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

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未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善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而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于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卿六逐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止爲此也通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免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携幼競逐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于土著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其何以言之天下之

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怗嘗厘詢其弊益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因牽引五曰屯管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

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矣馬司不敢問左右
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
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蘓松少五湖三泖積水
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津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
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
辦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
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
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
報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
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因牽引者蘓松
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
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衙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
餘下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
喫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
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
蘓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舖買賣皆
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
者連覺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

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
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
鎮海金山等衛青村而匪吳淞江等所募列於蘓松
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
特肆豪強遂使避役姦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
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
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
常欲換完矣文書數數行移衙所堅然不答爲里甲
者常欲報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
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
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
廢弛遂使蚩蚩之氓流移轉徙若東鄉而藏於西鄉
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
無糧之鄉畏差動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執青
鞭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
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
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戶日衆而
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

寺觀莫盛於蕪松故蕪松之僧道滿於四海有名
諸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塔
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
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強壯者名
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併而修建齋醮或
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
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
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
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甬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
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即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
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戶
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說報情游已
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
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含默
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駘無用之人方肯始終
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
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
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蕪松僥倖之民如此其

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
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
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
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
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
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原
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
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
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
徵矣是皆惰游不耕耕稼不勸故姦民得以避勞就
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
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薦鈍之才濫叨重寄
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
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蕪松等府逃移人戶
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
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覲縷之至
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明 羅 肅

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
間探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軀此理勢
之必然古今之通誼雖三尺童蒙猶知之況於讀父
書數十行識道理二三事八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
風紀者乎然志士委溝壑而不顧者由其所守不易
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人志而含生取義亦以甘
心焉此所以雖嘗以言事被斥而愛君之心猶不能
不惓惓於今日也然論者必將指而議之曰斯人也
好乎鼓琴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與不然則亦三伏
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夫以太平盛
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矣况乎盛
天子其堯舜之資而臣隣躬直皆皐皐之輩又奚俟
其一言哉然勢有關於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
生之大則亦不敢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
也用敢薰沐緘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教之
竊聞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不階寸土界群雄以中
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闢展轉二十餘年於是西舉僞

漢東殲吳越南徇交廣北定中原夫然後受天明命
奄有四海開萬萬世太平之基嗚呼創業之難夫豈
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時厥後天無烈風淫雨野有瑞
麥嘉禾海岳效靈諸福之物畢至而未聞高皇帝代
天子民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太宗文皇帝始之以
內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柳風沐雨躬擐甲冑
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而淮甸清四戰
而奸諛就誅反側以安夫然後大安宗社再造寰區
紹開中興之鴻圖宏建無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
易夫豈周宣漢光所能彷彿哉自時厥後四方風動
萬邦咸寧祥麟貢於南郊龍馬產於東海可致之祥
筆書諸簡亦未聞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怠
也夫以二聖創業垂統如是其盛顧何求不得何欲
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懷永圖穆穆皇皇以成至治是
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上下化之聖子神孫得以
享太平之福於悠久也夫何仁宗昭皇帝嗣大寶位
未及暮月而奄棄群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啾哀抱
痛以迄於今若此者詎天意耶儉和倖進之徒扶迂

恠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高貴而致是也然而朝廷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志當時而賓天之詔遽下矣僕聞詔驚惶五內分摧倘悅悽憤不自知其心之慟哀之深也而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哀服害寃厥表篇思去冬僕愚懇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而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以爲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可矜憐於是宏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閑散之愆錫以清要之職俾得居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仁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由幸賴聖天子以聖繼聖恪遵成憲而尚冀得少螻蟻之誠薄效犬馬之報庶上不負先帝任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猶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由聖德日新聖化日廣有契於太祖太宗創業垂統之心又有臯夔夔其心臯夔其心則必堯舜其君矣當今之時合先生其誰哉此僕之所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蹈越俎之誚也今反聖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

終蹈未信而諫之戾是以徬徨于緘封數四幾至竟達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在弦之矢而不發也伏於今年六月親車駕往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瞻望咨嗟以爲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展明禮而勤孝思也雖僕之愚亦謂謁禮畢不過渙發玉音命所司資從役勤事工覃恩澤然後整駕適歸以奉皇太后朝夕而慰士庶歡迎之心寧有他事耶既而道路歡傳乃謂禮畢卽較獵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車不追駕而天閑龍馬已載道矣若此者豈祖宗之心與又云此時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肆射狼之貪爭狐兔之利風馳電掣倏去忽來操弓矢縱鉗勒以馳逐先後罔知白矢之義不識逐左之恭其氣憑凌其勢猝勃而狙詐獍狂尤難名狀僕聞此言心悸膽落疑信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爲菟菑猶狩固有國之常經而講武農隙亦盛世之先務然未聞謁未就工之陵而與降胡較獵於山谷間也矧也先土干者醜鹵之桀驁降胡之狡獪視其貌則蠹目而豺聲察其迹則獸心而人面

以弧矢爲生計以殺戮爲耕耘萬有一不虞雖悔何
及哉且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則當
親其族類以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
烏能保其異日不見背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
其焉也迫於威勢夫以形反側之相祗點猶之謀安
可使之先後疏附耶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
而猶寵異之若是豈非聖天子推赤心置其腹使之
漸摩仁義耶然重堂之戒衛縶之虞在先生則不可
不爲之深慮也且夫出警入蹕豈徒爲觀美哉先生
四朝耆臣二聖元輔於此而不言則誰得而言之此
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
此也僕於馭之事嘗言之文皇帝文皇帝以爲爲
迂又嘗陳之昭皇帝昭皇帝以爲愚然僕自以爲不
迂不思苟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得懷遠之義而遠
人拜來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
賜予遷之迤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衛所解其
甲兵而不以事任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
薰鬻之大亦不得肆其豺狼之暴矣尙何衛縶之虞

重堂之戒僕嘗以爲也先土干者處之京師且不可
今乃寵之以扈衛之近以爲名之六師且不可今乃
賜之弓劍俾得侍衛聖躬於道路此僕之所以亟欲
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方今柱
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絕百僚且無交際之
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指研有
年故凡忠義所激惟某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
以所言達之於上也先生苟不鄙棄之僕又尙敢緘
嘿有所避忌哉僕知此言達則死罪雖然其不言而
死以同草木朽腐孰若言之而斃之爲愈乎況於聖
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愚直而賜之不死乎此所以
於推鞠之頃汲汲然言之燈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
以夜來太陰之薄蝕天意或者垂象以爲此國先戒
也不然何以變異如是其速哉夫以天象之變異於
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惜之豈先
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四
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益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潛消
其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況

於不爲文靖者乎而況於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之學該乎古今先生之德並乎古人而先生之祿之位又稱是已於此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詩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先生今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之實今之臯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以書付之水火特加如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之人皆將曰仁哉揚少傳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揚尚書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忠於所事也如此能不避禍患如此若是則揚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家聲亦庶幾其不墜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誅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宏化寅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焉用任御史哉臨楮覲縷不勝懇切之至卽辰冬冷未間冀爲時自愛不具

奉王冢宰書

明周叙

及保冢宰柳菴大人先生閣下叙惟吾吉自有宋達今賢才輩出爲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茲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者稱爲無瑕之玉無疵類之珠者殆亦鮮見焉叙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衷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和爲之徘徊歎息趨佇思慕者久矣茲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叙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爲之更慶而文賀也伏惟先生處在七之際翼戴今皇帝嗣大統處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彼輕則此重難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爲所擠者當茲維新之

始主上內外惟先生是倚得不毅然任其責而無少
有回顧之慮手使少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
夫所謂爲世道之重卿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叙
聞中觀察其人若今某公某父某公某公皆君子也
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在遠在家者宜即日
疊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德以處大事
濟大難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爲之謀強壯者俾膺
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其家餘未有顯
著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奮洗濯琢磨
爲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與三四君子
同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處之可也得非謹始執
要之一幾和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
惟克果斷乃同後艱竊思我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
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
耳目難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
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
社生靈永遠之謀聞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
周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夫今不圖恐異

日嗟臍之悔莫及矣豈得既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
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之時伏願先生斷斷若殷之
伊傅宋之韓范以天下爲己任爲心毋徒諉曰尚有
某有某而不敢自專爲辭若然史臣輩將執彤管磨
崖石以紀勅先生之大勳垂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
之大憂大計可收厥効矣叙賴朝廷之恩先生惠以
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宮秩清務簡樂矣
此外無纖毫求進之心况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卽死
成此一事竊名等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
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則臣民皆安叙輩亦
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
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爲求天下之安故也未
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告一語
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叙兩歲患
脾疾今秋復作妻以左身風痺未知可道生否恃平
昔從游門牆蒙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然前此未嘗
敢一奉問也茲因論拯時急務不免覲縷于冒崇嚴
恕納不宣

上陳芳洲執政書

明 朱鑑

通者欽奉明旨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遠安於四海父
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僕竊聞之有未安者
前至尊蒙塵在外宗社危疑之際非得長君人心未
定此周公所以輔成王不得已也今而曰長子更封
爲沂王一節僕未見其可也且太子仁孝天下臣民
之所共知公侯駙馬伯與夫在廷文武臣僚之所共
立布告天下咸使知悉既不能立之以正南面又可
易而更封之手及夫至尊鑒與既歸屢數有在論晉
由之親則當避位居潛以全手足之情論尊卑之分
則當固讓歸藩以盡君臣之義奈何不此之思反爲
幽閑之計日膳既已節其珍羞官場又何增其雄堞
意國防微情實違天是可忍也孰下可忍也

與東劉閣老書

明 王恕

嘗謂公孤任天下之責者也巡撫任一方之責者也
任天下之責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任一方之
責者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天子之左右
於其事之初皆得而可否之可者將順之不可者救
正之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其功巡撫處千里
之遠有所言非奏疏則不能達言非切直則不能盡
其情是以逆耳而難入無益於成敗得罪於左右者
多矣當今天下一統如金甌之完無纖毫之缺誠能
以仁義道德爲城郭以居之立綱紀法度爲甲兵以
守之使人不得而窺瞰物不得而搏擊則斯器可以
千萬世爲國家之所有若置之通衢之中無城郭以
居之無甲兵以守之使人得窺瞰之物得搏擊之萬
一有損不能無費大匠陶鎔之力矣近觀時政如置
新器於通衢而不知顧也僕竊爲國家憂之是以言
之至再至三既不見從又不得去而徒爲是凜凜也
聲名之有無豈暇計哉執事爲國家之元老居論道
經邦之地苟以嘉謨嘉猷入而言之於內出而順之

於外使國家置斯器於安固保斯器於無窮其功豈
不偉哉保之道無他惟在乎節用愛人進賢退不
肖而已噫非執事不敢爲此言亦非執事不能容此
言惟察其愚而恕之

賀李西涯八閤書

明 謝 鐸

三月初間有八閤之命不勝爲吾道慶幸旣乃辱手
書見報謙退過甚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又
欲似下詢於畧荒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宏
材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獨恨
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獻其一
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到之
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間哉
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無所
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位之
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立乎
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
日安乎其位決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於廟
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
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國有不至職
雖論思言實諫諍政公謂諫官平行其言宰相尊行
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次第
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所謂

非其所愛而不敢爲則有所畏而不敢爲者矣僕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蝕之深憑藉固結之文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辯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天心未豫民力已殫是雖泰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預爲苞桑善後之計顧復雍容廟堂以衣冠地望爲天下具瞻而稱德量僕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識高明志節堅定萬萬無此而懼有於無丹朱之戒在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甘爲柔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旁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思而不覺狂妄喋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當必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與彭學士書

明 何喬新

僕居閑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靦入聞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益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脂韋媮媚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絕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我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拯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與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慝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較

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旣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京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技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去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

也尊兄少保先生寶東園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剛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愈也乞畱意焉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
 甚星之異天道元遠固未可以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
 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國之勢方張而吾
 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伏天之意殆為此耶愚
 謂此病瘡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
 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
 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
 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
 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
 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酋自服矣何謂紀綱
 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
 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修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
 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
 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
 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皆
 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公論所

指曰某為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
 某為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
 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
 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切計彌縫如
 此況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
 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
 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
 動萬波隨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
 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
 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
 顧也非但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
 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
 廝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
 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
 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
 能衛民國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
 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知
 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虞前世草木

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伏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拯樂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也嘗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代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固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況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寧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爲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總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

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終身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益不患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爲國家先謀其大者獻之上耳

上會議諸公書

明文林

林以菲材荷蒙拔擢尸位校人感愧交併無他自效
茲者伏遇聖天子龍飛九五從諫如流林勉陳十事
云云竊迂踈僻陋不合時宜之論謬蒙恩宥復賜會
議林惶恐不勝因復思之前日進呈之時頗涉未信
而諫之嫌辭不剝白不足以動大夫君子之聽謹擇
率舊章一條試爲明公備言之林云太祖太宗臨朝
聽政之儀制器伏併皇明祖訓等書冀必詢之而後
明也今已委明公輩合議林敢不竟其說按太祖太

宗故事凡臨朝聽政不御正殿止御奉天門不設高
坐止設椅案內閣大臣侍立左右六科次之五府六
府又次之百官又次之通政司執所受奏狀若干一
一進呈輪流朗誦事之易而小者面付府部施行大
而難者面與大臣議未決退入內閣或召重臣反覆
思慮夜或就寢閣內其判鼓狀若召原問官面審而
鞠之君臣之間可否相濟一虞廷都兪吁咈氣象非
漢唐宋可比所以近倖之徒不得蒙蔽而天子之權
不下移小民疾苦亦可以輸達而天下享太平之福

近年舊章日廢大權盡出司禮監咫尺之間天地懸
絕釀成深痼之疾卒不可解如此使立朝大臣如明
公輩雖欲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
其難矣如林所陳明公雖力賜主張條分縷析以冀
其必行豈易得哉或以爲事體重大卒難興復林以
爲天下萬事莫不有大根本有大機會今日之事惟
此一條最大根本最大機會根本不立機會又失則
人才決不可收拾政事決不可施行嘉和謹按欺負
之徒決不可擯斥司禮監之權決不可復如祖訓而
而堯舜之治決不能卒致也況太祖太宗之儀制條
訓豈有不足法者棄此根本機會而乃如世所論者
曰某官未稱職某政不可行抑未矣他日蒙蔽之恩
又可勝言也哉細而思之其勢亦甚易蓋非更新創
如驚世駭俗之事不過興復舊章耳況皇上厲精圖
治之急亦欲親見大臣而無由者失此機會而不力
圖之林恐明公輩立於朝廷之上者不將有所負耶
況明公乃朝廷所敬畏倚任者也天下拭目仰戴者
也與踈遠微賤之臣又不同矣伏惟明公上爲社稷

下爲生靈不以林人微言輕而曲成之請之再三必欲感動使因敗以爲功化危而安則林所謂理性情以下數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幸甚

寄楊逵庵 其二

明 王守仁

前日當奉啟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審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頓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

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益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劍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極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益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倖免

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答方叔賢其二

明 王守仁

昨見卿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
立朝之盛節若千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
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
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
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謀一爛蠶於其
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
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
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
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
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
但泥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
不精鮮有亦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
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
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
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
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
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

罪之人以冀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
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答李獻忠論救荒事宜書 明 王廷相

某頃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費追徵稅糧是以病羸之人而服

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榜某諭事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輳不待減而

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豐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村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况此饑饉焉能還償可逐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

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具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粥下也今所

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卽今三月將屆田野之外萊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牛糞種子之給未流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食緩不及事者不必講可也今川北之荒流民入東達之境者聞也甚多深山大谷倚恃險阻苟所在有司無撫安之術激而爲變亦勢所必至者故救荒之急不在川北而在川東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爲何如

答內守備項公等書

明 王廷相

通者承華劉見誨累千百言意以僕不從會議獨持己見欲僕同心協處留務卽古人寅恭相勵之善感激感激但未免以一隅之心斷八面之事不無少戾於大通而枉人以自直者敢因諭陳解用白鄙心來諭謂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艱難內外守備恭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爲此言過矣蓋時有所必同勢有所必至耳當是之時天子拱穆握臣執命片語乖而雷霆擊一呵怒而冰霜寒凡在內外諸公皆當其事者比隣失火爛額焦頭江海風波同舟共濟恭贊謀之諸公信之又安有異議蓋時勢不得不然耳然亦含正議計利害罔上附邪之術非正人君子常不失己變不渝道之貞吉也何以言之當時有司一聞乘輿南巡預備供應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歛半充奸將之饋送事平羨餘盡入守備之囊橐銀兩數千龍床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付而錦綺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

此行監貪婪國法在所必強者當時泰贊如閉目罔
覩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流合
汙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以爲芳聲
美譽于今稱頌僕以爲和同濟貪有道者之所鄙賢
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齒牙之間也哉又謂
僕興利除害之心畧無少減以僕爲疾行無善步促
柱少和音此誠有之此誠有之雖然僕亦畧有說焉
嘗觀今世之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
首憚尾恐致禍患之及避事推干惟欲祿位之保致
將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遂使貪婪之徒日
長月滋積習莫救嗟乎食君之祿儻君之爵圖報在
何而偷慢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也以忠
蓋律之天淵懸絕矣故僕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
遇事之當爲辭之當去即毅然勇往志決必行雖大
師之鷄鳴而起周公之坐以待旦不予過焉是以有
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
不能具矣以此相責僕復何辭其司範局責令上直
軍人納錢此實利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清明之朝所

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江
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
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裁種姜菜池果等
軍六十一家裁種漑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
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賞聞謂不違犯法令乎此
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種辦獨累直軍謂若輩能甘
心乎及查先年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
日撥取下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今却占用直
軍二百四員名常川在苑分爲兩班復將一半納錢
賣放謂不違舊制乎若曰納錢用脩買辦撥之事
理尤爲不通該局池戶果戶進貢品物皆其出辦且
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稅銀蘇州徵寧池太等府有種
姜竹木之解納已多羨餘何假備辦況上直軍士止
該借用其力責之出錢是何名色且國初之時此園
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
獨今日一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
歸之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辨矣謂非貪人假名巧
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令納錢幫貼不

知出何事例奉何欽依抑循私任情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徑行旣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賊贖安得不奉此非刻意於其人也譬鏡之在臺來者乃照鍾之在懸叩之乃鳴虛以待之非索照而迎繁也即今各監局積弊狼藉何啻千百人不赴懇僕何庸心爲之想之而姑置於作弊者悅矣其如朝廷之付託何哉其如軍民之屬望何哉所謂黨下罔上獨鼠同眠矣豈忠臣之所以事君乎伏惟亮之亮之來諭又謂昔年內守備與叅贊司馬凡有千事務未嘗不一一會議而行亦未嘗聞既會議而掣肘不全信者又謂自司馬臨政以來凡百舉內守備並無所預雖嘗差請會議未蒙一字肯信所舉所革盡任一己之見愚捧讀之不覺竦然自失如墮雲霧嗟嗟不意諸執事讓僕之深至此極也僕年齒長矣經歷多矣悍然不顧偏執一己之見以撓衆議之公四十以來與人交際久已無此況處朝廷軍國重事又豈有自遂自是拒衆議於不信者乎或者如事體有傷

於軍民有害當此聖明在位之日聰察百職之嚴孰敢因循苟且以負任使故雖會議亦不敢奉命耳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契如蘭是心之同者議下期同而自同矣使夫人也一欲祛弊一欲掩弊一欲革奸一欲保奸一欲獲惡心既不同議必齟齬則一堂之上有胡越之分觀面之間有九疑之隔矣安望其提議之同乎諸執事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曾涉於掩弊保奸護惡與否果無是三者以汨亂其心則無事於區區之議自然神交氣合不言而相信矣又安有既會議而掣肘者乎雖然僕鄙人也言辭直率固存忌諱不能遜順以應諸執事之情此誠有之若曰偏執已見以求自勝不顧國家之急而爲軍民之憂此則可以對之天日贊之鬼神證之君子斷斷無之

竊聞忠君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
大倫也顛而能扶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
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
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同行
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
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
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
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肉未已
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
父子兄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然而
深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
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
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
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敝玩而不力
公私以供饋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
馬之在內者雷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

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
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
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
涕付以受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違貴
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
厥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獨
亮初政調和瑾璽登弊庠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飫天
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
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
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
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
也竊覩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
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
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
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
善存而惡收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于谷
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
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

客登舟入船熟視之世警也見必以刃接舟父中流
風二客駭而共國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
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
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
君也習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
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國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
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
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
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

用才之全也偏得者耐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
浮偽測其真母以粗率棄其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
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
屬抑俸治貪屬耻表節嚴其進嚴其偽不惟得真才
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
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慙慙盡其誠
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繁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爲力者
充食兄者耗費奢者窮賁誦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
必餓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

之供者可計乎而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
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
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
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
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昏稽業而定既唐併廢官
令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
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
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統縉子將之一旦緩急
此屬可伏手當燎眉濡髮之時尚備拱手徐行之度

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於今尚安及後可
恃遂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
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
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
危在所任倡者利銳之譽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
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
閔于爲趙守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
狂悖之人牛馬犬豕有誤入此者手斫人對曰無有

問子曰使吾法猶問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
可以宏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
遠而罰懲封一卽墨大夫則諂者遠而功勳無別而
後非所以爲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
勢不急救將不可爲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
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越之至謹伏
斧待罪

與晉溪王先生書

明 霍 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感率直太過
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
遂成俗故凡過直率者卽羣休焉曰其人寃而遇愴
靜者卽羣休焉曰其人立異過豪然者卽羣休焉曰
其人肝膽難側皆損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
駕馭聰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
幸事變卒至棄身廷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
杰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
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
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譏曰予未通
名未識面也夫豪杰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
則夫真豪杰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
豪傑也豪杰且不得況于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
乎人心世道之千古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
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
謂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
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

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勤農桑秦漢富饒故跡
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閣中故多
蒙杰薦到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
賢爲第一重事尚畱意不

與胡靜菴書

霍 韜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
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
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
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
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
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夫然後
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啟沃也其相
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
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擢矣是其足與
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
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
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譏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
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秦養於散地
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
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秦散地自
逸而自適人人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
無其人感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

及之懼手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壑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為姦和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冊中錄上當俟與居之贊不恭惟恕之幸

上巡撫陳公書

明 田汝成

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迺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饋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號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 一等矣況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錄入稅與內地無異青褐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 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派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叅帷幄皆以威後誅鋤豪猾故夜即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晨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嗣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警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馴者垂其轡的駉駉之騎則重勒而復剗中州之民譬則馴馴也邊陲則駉駉之騎也垂轡以控駉駉之騎鮮不推轅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

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崛鬱溪谷間之毒草
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假卒有推埋
脚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繆
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臣命此焉
逋數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
集急之則麋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宣
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
明之課不登天府故楚虎武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
憚繩墨兢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難以易動之民
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
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懸結之蕭睢盱自恣加以逋
逃點架喉弄其問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
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戊辛
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
給負擔檄徵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鼓甲而馳擊刺
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更雜伍庸隸曾無諳諳
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
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

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足以賈其
行幸而凱旋雖國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
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
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迺今藩臬
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
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其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
量移者也汲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
遷延得代倖項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
之獨於一方新愾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
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
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吳淫害
無廉耻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
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
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咎
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號爵削地與流官比獨
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手釋
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禁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
宗萌於睚眦奪璽起於寧谿言治道不可不察也往

者阿黑變于尾恤阿旁蹶于清平也富陸梁于平浪
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市治遂至煩師數年而
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
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
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鞠者勿令亟配姑禁
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
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爲償百一致
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
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
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即此起大抵皆竊原之
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
察近勇者不牽議而惕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下可得
而普也遺遠則憂近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
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
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
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誼者曰貴州區區揮
沫可濡其諄諄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竊康哉
若其比同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

北有酉陽此二四酋帥慮無不欲脣剪頰頤厚自封
殖者迺昔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
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兒之地幸而國家
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
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竊康臨
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昭而不合者也夫法常
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盡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
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
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
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微十年不調所以報主
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答翁東厓總制

明 唐順之

自己未歲奉別于京師十數年間吾執事設施磊落聲望益崇蓋嘗深謀極慮為天子建南平交夷之績而又起而膺北伐撥亂之任是天子以方叔召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召虎自任也三晉連被殘破醜鹵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豈特一時掃蕩廓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地實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桴鼓則忘其身是閫外效忠之道則然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廟堂機會變於斯頃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於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閫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糧一事不合于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能立非常

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而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為又大率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惕譏諍日夜以保功名富貴為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苟利社稷生殘以之計是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徃徃被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被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轟轟烈烈傲却一場可則進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自用而在于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沈謀鸞悍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効期於群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興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為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無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為精密古之等邊者固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閩皆可以按圖而生籌之是以守固而戰

克人皆言商人未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商人
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
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為難得商人擁騎而下瀕是
覓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商人亦不
能以飢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商
人雖是風雨未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
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
不過數條而已禦商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固畫分
明可以必商之所入與所不入知商所入與所不入
則險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解糧按伏
省却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
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數不
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
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商恐費衣糧無
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
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知險阻識商情得一人
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仲塗書曰徵兵滿萬
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使鄙言得采侯公破商成

功當以向時雕蟲末伎作為饒歌鼓吹曲以繼采芑
江漢之餘響以彰我明天子任賢使能之効公其許
我乎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得以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慙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輒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慙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劾亦最重

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策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滿某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幾三兩人也如此是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少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

而訟理苞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席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矣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勸懲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駭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繇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

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憲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乎不賢者多乎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和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答曾石塘總制

明 唐順之

曩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茲又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水而投而士馬騁躍旂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覩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以靜伺敵人之收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間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後襲敵營但諳詐凶狡閩人所長且自我兵既露閩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閩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爲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祇是據降人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力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令在吾

大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鹵掃空巢穴之為難而鹵人既避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於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懸巢殘鹵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為難又非特杜塞鹵人窺伺乘間之為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應敵發動之為難故不難於攻而難於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於敵人而足虞於內境者人謂

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鹵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濶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畧以為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於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為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鹵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藉草於敵鹵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器以攻鹵而

輜車絡繹於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鹵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鹵并聚於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為五六路彼於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為險而于我兵且窺覷其何路為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踈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遯我歸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

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卻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鹵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鹵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扼鹵人輕地易走之勢然猶鹵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於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益寧可過為多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恃重深謀石畫則於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

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矣弟迂儒既不足以知兵

事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嘗一見國情離合國勢虛實而鑿空言之宜甚可笑矣然以吾文在羣策而立大功雖塞垣老卒竄下斷養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計于其前者是以鄙人不敢避其迂闊耳平涼趙子生長邊陲又素以兵事自許吾文亦曾一盡其說吾近見卿報得吾文條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算多具此中而卿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教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赴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銳之氣矣

上夏桂洲閣老

明 呂 懷

日者辭謝間見相公對及二河司徒云近日曾石塘有奉請選將官總問太倉錢糧數目奴卒不敢請祖席間詢知為復河套發也某竊觀自古許大事業皆自古豪傑為之相公才識力量豈下古人與言及此真千古壯猷也竊伏思之禮樂征伐人主大柄百凡舉措果出不已須是主上精神意氣壁立萬仞牢不可破乃克成功如近日卿祀等禮固以相公許大識見許大力量為之然亦惟我皇上誠敬仁愛銳志畢力自作主張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乃克有成方今邊國跳梁不一勞不永逸倚其巢穴以復我疆場非賴振古豪傑有為而孰為之然嘗聞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鎗基不如待時河套之復不知今果其時否也切觀古今以來掃清沙漠莫若我朝北征乘勝長驅直如破竹此未可以尋常相業例視之也雪耻之師古今莫如漢武然惟漢武精神意氣鼓舞不衰庶幾上下相保不然士馬物故者有所歸將相大臣將安恃哉某願相公仰體聖心今日之舉果如昔日好

禮之心此相公竭誠殫忠以死報國之日也苟未必
果然莫若且堅上志蓄威養銳待時而動如操千鈞
之弩百發百中猶不失為相業之正耳茲征伐人君
之柄勝負兵家之常不務乘勢待時而顧漫焉操切
功名之會某恐畢力為之而不足一言敗之而有餘
徒取紛紛竟成多釁此相公不可不深察也曾石塘
不可謂非豪傑然身任其責義不可逃得則收攬熟
名之勝不得則離焉革累尸猶不失其為分內此石
塘之孤注石塘固不得不勇為之也書生不諳邊事
不暇瑣瑣深論竊觀天象伐星細小今既數年不復
帝王以全取勝之道廟堂之上恐未宜無成算耳途
次草草不盡下懷惟虛心采納幸甚

與鈞門趙侍御書

明 王維禎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
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狂酋入塞而
縱至與我軍俱陣於郅載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天
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割而今有司各獻計求所為繫
胡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 齊晉魏諸路紛
紛出矣督稅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稅遣
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海蜀坐征苗之
役得免他皆有舉夫國僅一八而海內或動乃所謂
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
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稅則恐
什伍空虛國謀者知之而抵隙為患斯三事者惟在
諸使者審視機勢妙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願僕
典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用
越俎為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挾批難之才卽身處選
域心實懸於閣下斯懷固同乃為道遠若此海夷自
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於往代因俗立官苟令安
和不擾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

百九十年帖然砥定以膏少有侵軼置不與較言焉
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又何得言羈
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既歷茲境
益諸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詞脫
漢或首事挑怨發難又為國家開一兵隙僕實憂焉
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
涉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益此所謂奈遠能通以安
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開者其勢然也惟公
亮察毋坐迂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
間離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
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宣府吳巡撫

明 高拱

封貢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在公意得來諭為之躍然
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
廷有如湯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為主持
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為此嗟乎天下
之事以己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己其機在己宋人
不得已而求和於鹵其機在鹵故曰講和今鹵求貢
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
當其搖尾乞憐直養之而已何以謂之和哉又先帝
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
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為市哉事
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
說益為有助而公為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
不亦雄傑也哉

答三邊戴總督

明 高拱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為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僉答之人稱古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古能之人稱僉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同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顧公之熟計之也

答貴州阮巡撫

明 高拱

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為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為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大逆不道此則所謂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際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為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諸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國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致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

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仇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有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間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久何難者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答蘇松朱巡撫

明 高拱

再承垂問具見虛懷顧愚拙何能爲公助者無已則有一馬夫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爲剔剔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耳恐在他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區區所欲言者如此惟公其裁之

答少司馬楊二山

明 張居正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稟賦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為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驚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為黜陟凡稱清稱高談元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者哉言哉言乎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明 張居正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益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 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 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敗驚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闖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違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國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聲勢俺酋既服則二酋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

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
鹵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
鹵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豐州之地
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
兆已見老酋歿家族必分不次必有冒頓呼韓之變
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
謀臣策士所謂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
將不得禱策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
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

不惟不忠益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
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鹵之貢不貢
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
能保其不肯況手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
耳豈能必鹵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
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
于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啾啾以此
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
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

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
與元老當備聞于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明 張居正

永示大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緒要在遠吏著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七政為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為清汰節縮僕竊以為過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為足兵而務為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由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

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邇來聞漸就羈紲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番為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執此孤酋無能為也疆場小釁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斯不害吾大計耳

答趙汝泉

明 張居正

薄賀愧不成享乃蒙厚酬彌切慙歎改折所請已下卻覆行堤土湏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為清肅唯司牧者不以民事為重好為虛文相誑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明 張居正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壹
外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畧惟公是賴近來吏治
頗為清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
待遲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
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
本固外侮可無患矣惟公晉意焉

答吳克山言宏願濟世

明 張居正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為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
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
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
十年前曾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為薦使人寢處其
上澣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
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
之相見非遠諸客面悉

與蜀撫曾確卷計勦都蠻 明 張居正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徵兵積餉爲生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鑪取洮岷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懸計之劉帥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爲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持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爲愈也

與王敬所論大政 明 張居正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繫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園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夥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 猷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切主於兢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聖齡稍長睿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宸斷行之卽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爲將與置屬夷之策皆國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世廟以大有爲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末以修元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快快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答兩廣設石汀計招海寇 明 張居正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教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為己功為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為招撫寔欲殺汝也為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中名為招撫寔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決歸漢歸楚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納吾接濟之人求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

俱勿以招撫為名但嚴兵以備之禁海上人勿與接濟今公在廣料彼不敢輒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內但欲得賊耳何必功出于己乎且擒之速之其功亦自有不容掩者然僕所為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于廣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為失信殺之不為失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

參密計之此所謂以與為取者也
取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梧州鹽稅事公所

答河漕王敬所

明 張居正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
聞渡江過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
達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
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
敢言也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明 張居正

來翰謂糧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
脫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
此時剔剔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
謫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
僕籌之審矣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
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腹民
膏以媚權門而繼東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通
員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
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
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
法為私割上肥已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
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
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
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
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弭姑息
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
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

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
禮義之教明天子重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為相由求
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
逃亡為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
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
為侵欺隱占者擢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濟之所施者
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賂之累而得
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
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
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
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
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為國家
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為人穿鼻矣
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
國願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
任濟行之有故挽公濟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
不容貸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明 張居正

適上論詰本兵國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旨
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宸衷外
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益不啻一再至而已奈
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為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
動即諫白父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
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沒濠塹掘戰坑以禦國者國
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疏若行豈不速駭
聽聞取笑矣國已奏上番中覆之以泯其迹孤才一
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說惺竟日非喜其
說之同己也喜其有助於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
恐忌者遂云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
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
鹵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
必定以今日所言為是所聞為的也僕求助之意與
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紙寄覽仍希御還近聞有替
目愚術人在邊徇擾訪有指稱假托者幸即擒治之
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為達此輩勿為所誑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明 張居正

往大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和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敕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束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象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推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

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益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推當責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矣強鹵獻琛修貢麀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哉彼譏人者不不畏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刺刀于僕之身又無所污礙而獨曰專擅云云欲以疎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啟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

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益大舜疾諂說之珍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益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謬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恥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苦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于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海內縉紳之侶為此言者甚衆僕皆避而謝之乃於丈曉曉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相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明 張居正

道從己抵貴竹慰甚所示安苗事具見高識遠猷朝廷可運南顧之憂矣迨念安苗庚午之事本守臣處置失宜所及釁端已播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十萬之費以勦之僕竊以為非計乃遂用阮沙城巡撫援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糧而黔苗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土夷雜種譬之狐鼠鼯鼯據險為固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國初兵力之強高皇帝之威豈不能盡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藉奸徒竄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又不深為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為騰奏小則構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為報仇幸而勝矣罷財費將吏冒賞於國家無秋毫之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言者此已事

可鑒也故僕以為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
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四方奸徒毋
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
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
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禁行會
勘亦毋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
理直而為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為衆所不悅
者因而除之即疆場定矣何致紛紛勞民動衆敵內
以事外乎南北夷酋之勢不同其處之之道亦異管

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薊遼總督

明張居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酋每入寇亦必
費卒遼左荒酋人蓄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
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
馬疲弓解馳騁復難酋之入犯求薊獲耳以是所為
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於此矣近來每於暑月
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
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踵平彼復何
畏而飲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
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
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於此則
百計推抑之於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鎮巡按遇酋
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劫
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
舌而不一言如此尚為有公道乎昨令奉兵從公議
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益為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
親何遠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
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

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於昔年南兵坐食之言一聞洵洵遂謂將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要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簡幸臺上戊辛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即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紛紛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債事則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提陞用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鹵款貢

明 張居正

西鹵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卯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許以盟約爲不允僕獨保其無他益度彼旣感吾放廢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鹵于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邪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戕剝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於彼而曲徇之乎且西鹵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扶以爲重今若輕許於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自有請乞以厚要於我故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稟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鹵之心異日者東鹵之款大舉深入以西鹵爲之助

也今東國有求而不獲則西國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國矣國不得西國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於西權威於東計無便於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於不虞盡姑釋此以爲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敵哈陳其繁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國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國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國之氣挫而西國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明 張居正

辱幸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諭憲從卽駐寧州因以彈壓必究拊綏善良甚休甚休益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責之不竊此孔子戒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爲盜而東來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魯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若是天下皆由夷魯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剽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

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明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浼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張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置不吐不茹或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頓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特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于門巷馴良之稱見旌于官府蘇是東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今衆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

則腹痛不捌症則浸疾而慈母之于愛子必割且捌
之者忍于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
于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為哉況今明
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
何能為何能為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答邊鎮巡撫

明 張居正

國與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
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
之益此國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為我外藩若使兀刺
生國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為簡當彼
卽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
貯興屯利畜壯勇休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
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明 張居正

辱華翰并所梓論簡彙稿倦倦以奉行德意安民生
飭軍政為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
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
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
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
我矣我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
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

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
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
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矣必仁義之為
王富強之為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
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
矣而閭里愁難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
會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公今不以僕為卑陋而
留心於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
有効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為虛文矣何如

議畱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文
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
或有之亦不敢聞於僕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
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於國家實為
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於浮言也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情民情

明 張居正

雖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徭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徭山而蠢狼流來無根點而好亂大兵一臨徭先走於狼卽竄穴中噉木抄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徭賊也山深菁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又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隱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托言亡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慨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太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益狼賊非徭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於漸福之兵皆浮募無藉之徒利於征剿憚於防守征勦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而倭北鹵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於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於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功藏鬼元犬飢故諸將士多張大

賊孰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鉏耒過根芽再芽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殺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焉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開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莽之區猿

繼繩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可調發惟公熟計而審圖之五領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算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明張居正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
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旨
下部稽直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迄庶可救於將來
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隆
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殺
戴罪政府以至於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
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
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蛇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
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
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謂
稽察吏治責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
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殺當
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閭然
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
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
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
苴之使未常絕也鑽刺之門未嘗謹也雖食茶茹葷

徒自苦耳何裨於治理耶雖然不殺固不敢以人之
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
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
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於中傷毀排
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饜飽難以驅策
代者似可用幸少優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明 張居正

大田賑飢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完觀前代執不以百姓安樂
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
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
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
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啟聖明雖在幼
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
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
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
對越上帝莫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
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為務鋤強莠剔奸
隆幸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
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播惑衆聽而迂濶虛談之
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捍文罔不知
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槽拾餘無裨實用

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多雖勉遵上令
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
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
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議宏抱非世儒
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為便彭
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於遠也
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明 張居正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訖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與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閭閻之盛乃流俗之所艷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靳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

况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營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况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

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達兇達意府官卽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明 張居正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詣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尙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闖滌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母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捨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

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酋爲己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太公昭大信毋信謠言毋徇私情毋

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卽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刺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穀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頃旬旬體認不可忽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明 張居正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以朝廷為多事煩苛者是未細釋前旨也夫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

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鎮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報及報不以實耳江南以隱匿盜情為常事數年之間一發于楊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今地方官扶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為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寃遂以為多事為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

未季而後已也永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四川巡撫張濬

明 張居正

永華翰及頒布條約一一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
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
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
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
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
如是即欲今之為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
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
以嚴政遠則諸葛孔明張永唯近則王浚川語曰不
習為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明 張居正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
鮮矣執事以望遠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
亦異政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糾貪殘如疾
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
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莫潤一方而
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
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
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
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
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
檄請停免士民悅之為建生祠奏畱再歷遂超陟撫
松巡撫及為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
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
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為
怨慰忿恨矣何則疆廣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況此中人情巨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

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明 張居正

有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思頗不安
願公一慰藉之至於海嶠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
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如和煦人卽懷春
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
幸甚

上內閣張太岳書

明 方逢時

生自歸江浦苦力松楸草土餘形日覺衰憊豈意先帝龍馭上升草莽之臣攀號無地恭遇新皇御極英聲四達中外之人舉手加額臺下首膺簡命總攝百僚明良之會千載一時昔人所稱重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何幸於臺下親見之方今諸夏寧謐四夷賓服臺下一以億贊輔太平有象矣竊觀古之人樹顯勳成大業萬世不朽者多下在清平安樂之時恒在於國步艱難之日故伊尹周公之

聖益顯著於太甲成王之世有繇然矣新皇英睿先舜之資也臺下忠亮伊周之亞也經綸巨略宏濟嘉猷誠非愚賤所能仰窺萬一今日之事惟有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以爲急務二者之外惟恪守成憲簡用舊人抑遏僥倖表達忠直杜絕諂佞愛惜名器樽節財賦寬宥刑罰申嚴軍旅慎固封疆以俟休命之凝固假之五六年天下大定矣草土之中又聞聰愚者之論謂聖主初冲官閑深遠中官之權漸不可長戒心惕然此杞人之憂也夫中官爲患自古而然剛之

取禍衆之取辱傳記所述歷歷明益愚竊以爲此輩雖多不肖然其中亦有才智謹厚之士其僻狠之習固與人異而欲富貴惡死亡之心則與人同也惟在辨別之明操縱有道使機當在我作其忠順之志消其不肖之心入我彀率而不覺庶免有濟耳中元翁之去士類寒心昨得却報讀其初政諸疏深歎服其忠誠之篤至而又惜其機括之蚤動也得罪之繇或在於此夫懇切之言整肅之志直達無隱施之長君可也若天聰未啟聖志未昭宮中府中之事不免暫有所寄苟不審其幹旋曲爲防閑而先憂過計徑情直達則衆心搖惑群志糾紛彼方懷積承牾之疑我乃爲紆臂扼吭之舉適足以觸其畏怒之和念豈能成格正之宏功哉此書所以有敬保之訓而易所以發於巷之象也且直言正諫一有不從則奉身而退此臺諫小臣之職也若夫顧命大臣以身係天下之休戚安危其所調燮劑量轉移感動固必別有其道此孤生之所以戚戚於中元翁之去而欲爲臺下一披豁之者也且聖德方新四方聳聽尤宜時出德音

昭布仁言使海隅蒼生曉然知上意向益堅其愛戴
歸往之念此又今日之不可無者不識以爲何如抑
愚之心又有妄言焉昔唐韋澳謂周埤曰願相公無
權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
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用此雖一時之言或可爲一
貴之助敬爲臺下誦之

上徐少湖俞師救荒愚見 明 楊繼盛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
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
忍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果
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
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
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頃至於死而
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
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拾米拾飯減價賣米之惠

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
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
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
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
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
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
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
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
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

濟也亦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
雖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
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
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生索高價以邀重利故
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
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
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乃
今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
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
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
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
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
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未
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以為裁抑之術然在
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責價非若
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難
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
內米不肯糴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

俟春間販米者至多然後議之此地既荒全賴南米
之來使河道沮滯則來者延緩不濟事賊盜甚
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
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
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
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
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
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
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
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
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為盜者眾貧者日至放肆富者
日不安生是民之為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
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
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提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
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
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
荒也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
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
之備採納焉此事却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
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既東高閣而
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
拯援小弟之故警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
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
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
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聞
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
行事凡有謀爲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
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
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
守其地遺一空城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
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
與將領督撫等兄自恃其當道者有怒兄手抑必加
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

事兵部參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衙
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
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
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
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矣矣而必欲爲此
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
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斂事成如何結
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不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
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
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手情出迫切不覺涕泗之道
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唯情亮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灾事宜書

明 歸有光

某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忠靖公之書出於中秋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即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利論僅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邇大夫考古治田之跡益浚畎澮距川溝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却氏所謂塘浦閘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却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固以廢

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今毗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而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數澤曰其區其川三江益澤不患其濬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患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辯終猶未明誠以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高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于行省及鄱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辯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

時連變得其下策者矣某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
為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
以及於此伏為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障疆圉且以
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通者風汎
稍息間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
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
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
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
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
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
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
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
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
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
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
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
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
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

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
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
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
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宏治四年五年大
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
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
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為措置米谷設法賑
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
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漫水江迄東至嘉定
上海使江水復田豁口入海故今年亭豬之沅備來
年潦至之水亦掇時之策也某蹇拙非有計慮足以
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
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答太倉王相公

明 馮 琦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象而得子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於屋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詞遺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辭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 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酌無息不報夫士之相與人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酌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并力廷諍此皆水陳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坡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恃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辭則易爲決絕之辭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頴勝兒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

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天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辭彌順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之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卽兩皇子並出亦頃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反去就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煩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卽一筆佳全體似卽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

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
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和屏斥忠謹登用人心國論
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
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
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
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復勝則又
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下已其勢必敗敗不又其勢
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
車之激水相循相軋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

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蘆也譬之藥
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
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來
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
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
相與語是非耳何譬何陳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
火病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紛絃絃在考其實修其
本以服之天下私和惟公以服之天下偽和惟貞公
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

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
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於結心結根若除諸妄
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
八九執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
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煥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
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
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
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
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
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而吾益美而怨益惡
是聞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蹈影
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
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有形於章奏亦願至悔於口吻
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淡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
言者身在外事則逃之元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
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脩
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
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

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蒙不聞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馬射利者趨馬相猶舟也順風者乘馬逆風者乘馬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於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卻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又勢必得衆我在此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未取矣而我恃其衡我恃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

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下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於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瘡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針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和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待老師仰屋而歎竭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者搏兔但患其虛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鵠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貽藉士焉

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
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
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
必上憑主斷下伏公論而中秉其相疑之勢董澤之
痛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
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世之日
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禁其餘故多
所不合昔有見永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永頭盡白
乃始嘿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設於老師之側
不自知其為違東永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寄山陰王相公

明 馮琦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
隨以激繼激益抗慨論列前與後相通而禍益烈如
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
惟人主所欲為嚮不敕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
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
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以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
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挫折而向之
激昂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笑懦緘默笑懦不過不
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
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
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訕亦將變而說隨無復有為
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
得官及見挫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
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
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
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
兩去小臣與大臣兩誅舉盤危而奉之中人誰實為

之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更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決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開弦矢事官儼坐堂皇而謂發縱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柔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爲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潘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都司幾空署矣豈遂無繫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夫衆之所推衆之所摧政地不能庇也勢不能無借授於內內又借策於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開決於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爲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爲常視爲固然

而後因循漸漬以至於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以爲異今以爲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爲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爲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爲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踧踖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爲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爲不言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澆恣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足異而又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官之中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漸洒重足而立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皆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而前其彌見其忤此所以又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自入都來當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聊爲閣下

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生談耳

答呂新吾方伯

明馮琦

不奉翰札三年于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卽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卽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卽今之經畧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責者以臨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行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

察之肯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論問不佞進修之益及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慚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輒以此相役既爲世人不得不爲世人語而非其意也豪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恃法體凜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邪我知門下所以爲行者矣

上申閣下書

明 魏允中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字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衽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儉和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諛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慧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推警之國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爲長史御史劾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字蝕以爲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衽以爲安則見禮

樂文章而駭俗和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諛
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
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長
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爲宜及今
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爲門下門下初
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
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
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爲己之功名與他人之富
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
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
焉

上首輔書

明 伍表萃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
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
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禮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
然而正論未伸聖心難悟新命雖寢儲位仍虛萃以
爲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
鉅之藥石廟堂之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主上
之祿不爲不辱擔主上之爵不爲不高蒙主上之恩
遇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次青蒲而泣
諫叩玉階而固爭默然容容以爲持祿之計僅以公
疏塞責而已引炬專稱於文靖諸公希覲於仲山方
且坐視二小臣貶逐而去也胡顏之厚耶夫主上
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主上之所傾心而聽
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
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樂而論之也
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明主之殊眷其絕裾而來也

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襄之慈親尚且後之而
肯逢君以微寵哉奈何徒知從君之命為順而不知
立君之子為順徒知並封三王為將順之志而不知
冊立元子為匡救之志迨迫於公義乃始以錯誤自
居也嗟乎此何等事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於
俄頃定變故於須臾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
而閣下不爾耶華聞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
際議論師石大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說詞法
李鄴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索諸閣下之心中立耶
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言誤也
其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羣臣不能解而卒
悟于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朝不肯從
而竟決於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
算也今日之事主上不博謀於諸老而獨謀於閣下不
顯諭於公朝而密諭於私室益國有著蔡非此無以
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
易不卜僭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
千載一時而直為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辛之前

星懸而失權主尊虛而莫屬暫止揭國之嫌孰喪可
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逼先走未為無爭閣下處此安
得晏然而已乎或為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辛則
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冊立開國
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面君為第一義其入
閣也以力請建儲為第一義辛嘗陳之左右而茲且
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為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
日天下所為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
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宗社大計閣下一出
而壞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辛謂在諸老固當
批龍鱗而極諫期於神各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
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於大興復舉而不當
以一去為解伏惟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
主至誠以感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君之一
悟而元良蚤建也則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造之
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不易則非辛所能知也辛孤
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強半家居雖附梓里未嘗
請謁時義激于衷故敢以狂替之說進于座之謂子

皮曰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橑崩僞將壓焉敢散不盡
言萃于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實重圖之

書七

論文上

自漢至宋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會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詎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黃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行鮮皆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雖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

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轍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偶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眠忘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

吳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東陽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與楊德祖書

魏 曹 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夢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建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頗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辭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數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

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李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振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平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寶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表成一家之言雖未能歲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梁簡文帝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人競學浮疎爭事闢緩既殊
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古山嘉
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
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持撫但以當世
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觀其造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
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盡各則未之敢
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
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柏裴氏
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
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
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
兩唐之不傳故玉徹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已人下里
更合郭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
精討錙銖竅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

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卿而
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
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
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
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
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念言子建一其商確辯茲清
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雖黃有
別使夫懷鼠之慙溢竿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之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苑英華書

梁 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報
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
典則類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
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于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俯觀典墳
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談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

食終日寧遊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
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
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恬
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
冬雪千里曙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
宴則暴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薦冀同市駿庶
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
同漳川之賞漾舟元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
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溢

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
亦粗足詠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
送也某啟

與沈約書

梁陸厥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閤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閤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元黃搃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閤與理合則美詠清詠有詞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閤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植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嵒妥帖之談操未續頌之說與元黃於律呂比

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抑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閤何獨誣其合了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得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厲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校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遠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寄李翱書

唐 裴 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振辱致書札兼獲所覩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慙文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代名於器非爲立器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悵亦欲商度其萬

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藉斯則如獻白永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其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地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諄諄之文也自

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說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雜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己理窮則己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論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聘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

與之同形貌其衣服遂思側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
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
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辭裂章
句靡靡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
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
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幸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
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
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
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
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
當大爲防焉爾第索居多年夢想深至窮陰凝汲動
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
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兒
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冀力
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
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環重環
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唐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
冕論房杜二相書并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
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
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
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
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
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
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
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
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
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
哀而以思深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
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
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
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
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
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

似此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
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
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
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
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
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為文人語曰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
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
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
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
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
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
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
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
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二即蕭曹
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一受其
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
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

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
君行之而已是再拜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唐 柳冕

頃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爲之。旣爲，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流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也。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首。

答楊中丞論文書 唐 柳冕

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號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遠德下哀風，雅不作，刑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取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旣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

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說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
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
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二者無矣又安得見
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

白

答李翊書

唐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
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於人
邪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漸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遼膏之沃者其光華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說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僞與雖正而不知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沿乎其沛然矣吾未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亦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答劉正夫書

唐韓愈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誇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未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泰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與馮宿論文書

唐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昔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大元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它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于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

弃俗尚而從于寂寞之道以之爭名于時也久不談
聊感足下能自進于此故復發憤一道

答尉遲生書

唐 韓愈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居
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
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
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
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
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
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唐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迺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執譚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固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

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繫繫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於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廼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願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

自誦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收收者蚤暮喘吾耳聾吾心則固僂仆頓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遺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廼知文

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求色夸聲音而
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
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
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
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
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
濂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
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
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
以求其勛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
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
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
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元若此者
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澤焉
有餘以告焉苟亟求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
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趙蜀吠
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答人求文章書

唐 柳宗元 文粹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顏類之不除也得之
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贖雖有無
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
質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利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
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
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
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踣蹶而不進力蹙勢窮吞
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
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
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問者合乎否乎是
未可知也而又崇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
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論言大興焉遽生而
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
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
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

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益起金聲玉振誼聲贊之人微
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胤雅爲害已甚是其可
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
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
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
首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頡吟詠之也繫轅村岳必
有可擇願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復杜溫天書

唐 柳宗元 文粹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
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
亦多矣文多而書類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
微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
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
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
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說今道而不幸乃曰
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
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
我道達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
師顯人爲文辭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
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彫
斷引筆行墨快意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
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
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
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
所使用與吾言類且姜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

藿蠲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滿其卒可化乎然
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
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
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
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
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
獨能生宜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
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若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某白

答開元寺僧書

唐 李 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
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期學
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
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
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
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
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
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
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
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
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
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
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
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
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
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則用之多少
銘鑄之勤勞爾非爲勸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

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父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古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焉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爲別

答進士王載言書

唐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期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處先我
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
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
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况
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
闊者耶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
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
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
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
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
不肖已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
別夫婦明長幼決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
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微章稱咏津潤
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
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
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
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

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
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
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
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
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
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
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
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
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
主於理言不在於教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
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
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
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
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蓬蒿既
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謠說殄行震驚
朕師詩曰芄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廢此下人
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

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
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
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卿韓非李斯
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
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
成爲文且不能傳後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
一時而不泯泯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
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
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
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
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黜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
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
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故學
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
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與有等重其義列
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
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

又曰參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繇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曰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與陸修書

唐李翺文粹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若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求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論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翺再拜

與元九書

唐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近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固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言粗論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回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涇陽除鹽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排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爲僕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即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上其實未覩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嘗與

人言多論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放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誅諍之款稍稍逾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謫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諤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綽者見僕詩而喜亡何而斃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是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踈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之義不欲使下人之痛苦

開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入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之外其它情然無知乃至書畫恭博可以接厚屈之惟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笑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升清貫出交賢後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恐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它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它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孺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咏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

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宜兼與之乎今之述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述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振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終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我僕數月來檢討囊橐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通所感關於美刺興亡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詠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于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數咏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韵至百韵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當師此語大丈夫所守
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鶴勃然突然
陳其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
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
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
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意
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於一時
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
用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懼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
它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
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
章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
言談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
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今僕之
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
所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
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
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

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
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
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
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它篇自皇子陂
歸至昭國里迭吟逾唱不絕聲者二十餘里樊李在
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
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
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
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宦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
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
形骸脫蹤跡傲軒昂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
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
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律詩
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撮編而次之曰元白往還
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
事嗟呼言未終而足下佐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
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
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

姪益又自感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
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
患其多已尚病之况它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
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
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
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鮮歡夜長無
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
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樂天
再拜

叙詩寄樂天書

唐 元 稹 文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
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
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
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
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
天子曰某邑將某能禦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焉衆情
其實逼許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
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
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
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
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
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
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
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
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墜豪家大帥乘聲
相翫延及老佛土木妖懺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
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餽餌吏緣其

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騷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欣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爲寄思元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

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曰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散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歛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歛全盛之氣

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言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主於吟寫性情者爲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公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千教化者近

昵婦人量滄眉目綰約頭鬢求服廣修之度及匹配色澤尤據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无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

投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熱卑漏人事
稀少近歲荒山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
剝吏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螻蛄
浮塵蛛蜘蛛蜂之類皆能蝕肌膚使人瘡痂夏多
陰霖秋為痢瘡地无醫正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
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
請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
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和但恐一旦與急食
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
所為文留箴箱笥比夫格弈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
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弈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
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
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元子者
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
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
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懶不就今在閑處思欲
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
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答李生第二書

唐 皇甫湜 文粹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議論說文章不可謂
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
无從不可不卒勿愆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无傷
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
如常迺出常也无傷於正而出於常迺尚之亦可也
此統論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
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
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使其易者乎夫
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
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
生何嫉之深和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
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
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
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
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教子似犹未勝何必心
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
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

龍戰於野其血元黃見承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手若相如之徒卽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和將職分有所至極和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離族之和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芳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披薜荔芳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楚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和直詩賦不是文章和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

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旣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辭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澁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耶有復不能盡不宣淺再拜

答莊充書

唐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逆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象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統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

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過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過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和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瓶雖當其時亦未嘗自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

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唐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潤畧踈易輕傲而忽下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諛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形勢潔潔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強塊哇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于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

期向一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賤不爲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俗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諱訢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于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元輩爲注疏之罪僕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生于游夏之位若使元輩解釋不足爲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之矣缺則不學之徒好出

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元躡于無踪算于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參之于上古復酌之于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于所見不知通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于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冀受足下之教于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于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

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胃臆間不以愒念是非貯之和氣不能侵慎陰是脫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牧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唐孫樵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聞者然不有所
竟顧然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
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
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
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
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澁
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擇句讀以爲
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
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
攻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
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
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
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辭舌不敢上
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
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鑑耀至於發論尚往往
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頽朴無所
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

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
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復友生論文書

唐 陸龜蒙 文粹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宜亦備息汗下見詎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誼咀義味獨坐日與案上有一杯藥美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以擅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布品第未嘗歷王公弓貨飭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聚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中壘則銘之簡故上聲聲下聲

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得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惇惇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漫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統竇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

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洽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勝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

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於陞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和引左氏傳語微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治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和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謦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和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和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笙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和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廟如也孟軻之辭非文和太元之辭也述以窮乎下浮以

際乎上楊雄之辭非文和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聲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組繡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癩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與李生論詩書

唐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報者知其醢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贊六義則諷諭抑揚浮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

哉賈閭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悖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

馬色經寒慘鴈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鸛鵒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魃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閑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鵲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慙花發遇歌成雖底幾不瀟於淺澗亦未屢作者之幾訶也七言云

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元旦日數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禁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諸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僕復以全美爲上卽知味外之言矣勉旃某再拜

答吳亢秀才書

宋 歐陽脩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依倭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謀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遠於人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

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殫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焉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需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宋 歐陽脩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
詠詞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盛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
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
也事信矣須文又至矣又繫其所載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
文武之治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
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久遠

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
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辭或播樂歌或刻金石
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鏤前後者恃其所載
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
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
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
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
身揚名宜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
未能其行於世者豈其詞績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
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
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
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
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沒也或待其後之紀次
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
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
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
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
數寫獻閣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答張洞書

宋 孫 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達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忘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規科第爲事若明達穎然獨出不及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惟明達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二明達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伍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擬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操

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達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達既深且達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揚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生非無用贅言徒污簡冊者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歟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達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

與祖擇之書

宋 王安石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排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朋友禍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難自知明故自益和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上人書

宋 王安石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達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披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和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

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
焉

上歐陽內翰書

宋 蘇 洵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
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
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
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聘上
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
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
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
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
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
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
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
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
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問之今之無復有善
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
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
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
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

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
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返而思其向
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
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
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
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
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
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
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
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
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
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
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
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
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
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
嶮刻新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
河渾浩流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

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
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
無可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
勞苦之態此其未嘗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
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
事之態陸贄之文遠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
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
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也而察之

答謝舉廉書

宋 蘇 軾

賦啟近奉遠至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汙材下生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章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達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難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澹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愛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

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
而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

答劉汙書

宋蘇軾

軾頃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書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瘡然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撮累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請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益從古所編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王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漢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而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改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

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興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某窮困本作文字益願剗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遇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答張文潛書

宋 蘇 軾

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欲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

答王庠書

宋 蘇 軾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志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明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畧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節目文字才塵祇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但卑意欲以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遍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洩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動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動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典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連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常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益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泠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巖火三

塾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以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于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下肖者故略略之

答洪駒父書

宋 黃庭堅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間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穉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嘆息必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文皆須有宗有起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先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以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為佳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妥處自作語最難先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益後人讀

書必改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太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險陋也

答李推官書

宋 張 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恩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以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責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繆為恭敬若清教者乎欲待細而

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指去文字常體力為壞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鬲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責之自六經下至於諸子

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泊泊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清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清濁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蚓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湍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

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本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下者也

上辛給事書

宋 陸 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濶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為日月之光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濶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茶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是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誅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

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
中正閭傳是豈可容一毫之偏于其間哉某束髮好
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
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
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
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則
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為智
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
啟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
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
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
拙為言也某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
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
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
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書八

論文下

辨析

書

論文下

元

明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元 吳 萊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頤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微聲必疾猶今所謂闌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鍾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

然孝惠二年夏侯寔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穎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教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七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鞀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

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尙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滯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尙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興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郢君子哲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柁越人歌之曰滢兮桴桴蓋予昌粒澤予昌州州雒州焉子秦晉晉

纓予乎昭潭秦踰慘悵隨河湖鄂君子哲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鐸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寥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子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而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蕭田鄭樵又爲樂府正聲遺聲然世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其吳

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撫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敎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之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恣以敎我毋多讓焉

答章秀才論詩書

明 宋 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雍乎弗技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亦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也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後中興陸士衡兄弟則敝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李鷹則沿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克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

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郭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顏廢不振張子壽蘇延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躋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

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常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濃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未蓋一人而已他於岑參高適大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嘉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郊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扶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僊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連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駸乎不足議也宋初龔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

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術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章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歐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煥發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訓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敦龐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佑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

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師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闢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楊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論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某年月日金華王禕再拜參政相公執事禕聞之文之在天下有載道之文有紀事之文六經之文載道之文也而書春秋於六經則專於紀事紀事而道載焉雖謂之載道可也自春秋內外傳史記而下世遂鮮有載道之文而代史百家之述作無不專於紀事矣然則紀事之文誠不可昧載道之文而易之而世顧恒以紀事不若載道者何哉試嘗論之爲文而善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踪難遺之蹟蹟足以備難明

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其爲言也必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難險斯可以謂之文而猶未也文有體其爲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體必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於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然也嗟乎紀事之文其亦可謂誠難也矣禕年十五六卽學爲文聞諸父師以謂作莫難於紀事紀事莫難造言故其於文凡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善於論錄而

於彫刻言語尤切自能既而自惟言者心之發也言之工由乎心之巧心有知矣則於言不患乎不工故自學文以來今又十有五年其於爲文凡言之工否有不暇計而所慮者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先後有不能盡其祥將見於文真實謬亂將無以取信於世故蚤夜疚心惟欲就文獻之所在而求教焉求之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事而已自禕幼時讀國朝文類卽有以知執事之志之所存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

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作所爲文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踪難遺之蹟蹟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平易而無浮華艱險而又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者也故論者謂國朝之文惟柳城姚公清河元公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其家而禕竊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文固海內學者士大夫所取法况禕之有志于斯汲汲焉蚤夜

疚心欲求教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爲歟慕惡當何
如耶頃者執事參政江浙禱方從黃公雷京師及執
事被命召還而禱又就試南歸無由拜瞻道德之光
拱聽議論今者使節復蒞浙省禱居浙省實隸部內
輒敢忘其貴賤之分冒昧求書以爲之先 而進拜
之資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倘以爲可教效所
長於左右以遂其求教之志則於其文或者不致真
實謬亂可以取信於世而因以文章家知名者執事
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爲先而造就人
材卽所以報國執事於今可謂國之大臣矣造就人
材執事事也幸執事圖之禱再拜

答程伯大論文

明 朱 彥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
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
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
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
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起然而不
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
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
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
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
之辨也至其發言達辭又奚以剽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
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
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挂曲折蒼然鬱然峻刻峭厲
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
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
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
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

不可測也至其部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
亂爲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
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樑榑桷
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
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
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
浮屠老子之詞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
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
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

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麟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
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
割之錯而紐之以爲服則絺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
集群美以爲華焉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宴
人爲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
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
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蕭
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
荃翡翠又烏覩夫製錦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

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溝合
之而爲濤蹙之而爲穀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
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
不然乎纖者濃者丹者望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
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
彼有味於此者三年而刻桷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
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
越而人心風俗蕩而志迤使先生而與閨制作將安
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
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
可得而雕糞土之塙可得而巧矣無鹽天下知其惡
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
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
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元耶太元擬易而
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元也者出於智慮之私
而已故不能免夫韋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
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
欲著書以擬元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

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
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
貶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
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
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
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
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
也而足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
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
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
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
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己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
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急情不
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
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答孟左司書

明 劉迪簡

余年二十餘慕爲古文卽悟其人有古道本能爲古
文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
益悟文秉氣而有也是故紬繹心思秉氣以綴文而
註之簡冊之上猶如人騎善行馬援轡在手盤辟往
復於羊腸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爲氣
所驅使未免用壯其勢突兀後乃取舊所爲文視之
甚可羞報因又悟氣充滿一身倘或縱其所知如龍
驤虎躍能排軋萬物必也特志內牧施衡勒爲控御
然後歷都過關步驟節中鏗鏘乎和鸞之聲容與乎
曲水之側於斯際也發而形諸語言則爲節制之文
仁義之學矣然人生稟氣其清明入高品者最不易
得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
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於
藝文之科御氣無前於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
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爲人寫生諸王子王妃將
軍文吏情態善窺求撰藝陰私新不失其神類言常
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堅以懲司馬氏微傷蕩佚乃本

左氏謹恐不放底幾冠佩長者氣象而其副體張布
屬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稱物肖形斤斤
搏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進退有尺寸
望之衣冠儼然視瞻不凡信其爲古之立言君子歐
陽永叔蔓延宛轉蘭筋抑骨如神於縫者減盡針線
之際但覺織成一片蘇子瞻用其天生自然之材寔
身九仞之高下視城中烟火鷄犬啾啾舉皆凡近無
足道者此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焉於
百世矣又不知未來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
狀設施與前文人又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
有不齊故難得駕馭故凡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
秉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文人無行正謂秉氣
以加人號呼跳踴有狂者之態也若夫調伏之氣始
由一絳馴致綢繆屈曲縈連或爲東西或爲南北其
爲人也必然遵尚道德樂於政事虛已而下人薰心
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脩辭以立誠重文
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慕乎古之道者所爲文
也余所見太原孟左司其氣書方剛其行躬懿美其

文績古雅間以書見詒謂僕實好文而真識文者也
余者古文幾三十年中間一二朋徒衰落未嘗敢以
語諸人及來金陵一見左司公酷喜其嘗用力於讀
古文而考其然不然又嘗用工於爲古文其文必倣
古至於命意遣辭沛乎其氣而不爲氣所使况歷官
行事四五十年所在稱廉平文之有本也固如是矣
凡此皆古文人第一流余焉得不從之游而孤詣愈
深而人從之者愈少徒多爲時所憎惡以取窮耳間
有好事者則以爲業是工專可圖不朽間者之言然
矣然朽不朽繫乎天若圖之則幾於侈心是又不可
以不辯也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諫累日喜不自勝甚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

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又學貴顯者欲折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

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此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明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姓名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亟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斷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非爲限

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於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未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

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
至朱夫子之所論著有經說川來未之有也以其古
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
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
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憚少時狂謬
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
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自得
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
日稍久覺向時過闊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
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
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
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抑
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
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
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
月也哉吾輩當深以知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
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
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

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
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
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
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
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
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
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
笑

與鄭叔度 其二

明 方孝孺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遂盛意以辱知已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略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千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率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於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危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舂舂丈之卽而望焉所見不過東所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軌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

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寢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行爲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斥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新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與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焉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

吾子張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答張廷璧

明 方孝孺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但足下之詩刻削森秀與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而有不然者蓋古入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氣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嬉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音近味漓泛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寶之本末甚荒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如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不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室也變

而不說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輝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于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滯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潛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于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瘳而求藥于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瘳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不口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于朋友亦以諛悅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不寐

答丁秀才書

明 董 軒

軒白鳳儀秀才足下伏辱賤教讀之有以知足下志古學薄仕進恥科舉之文以爲類諸俳優而不足爲此皆賢人君子之所宜存非特足下自樹如此而軒之所以望於足下者亦以此也足下之言曰自六經而下越兩漢唐宋諸子百史與夫天文地志歷數兵畧諸書咸欲一闢之門戶沿流溯源欲俾區區道其入海之地豈以軒爲粗知理道亦嘗從事於文於藝之末者耶夫以學文之人而欲導以入海之地辟猶適九折之坂而驅盲者先登固將擿墮索塗終日而不得其所向者矣是故其志則高學則勤惜乎所驅以向道者非其人也雖然以足下向道之心汲汲於知苟有知者亦將稠載以進况軒辱在知愛敢不聊誦所聞以少答來教可乎軒聞之古今之爲文者不一言人人殊有滄海之文有江漢之文有川澤之文有溪壑之文不可以一律齊也是故六經之爲書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昭如日星足以秩綱常闡倫理繼天立極垂憲萬世而無弊所謂文章

滄海也下及西漢司馬遷史記劉向之說苑賈誼之新書所以述時事教王道以明治化之本實文章之江漢也唐韓愈之原道原人等篇柳宗元之守官四維等論所以正人心救時弊以推治道之迹實文章之川澤也宋有歐陽脩之本論曾子固之洪範傳三蘇父子之雜著章疏所以陳鑑戒明得失以備為政之是非文章之漢整乎他若莊同列禦寇韓鄒析之書雖時時有合於道其視六經之文殆猶滄海之於蹄涔爾焉是以語道哉然學者必以蘊六經以立其本貫諸子以資其用蒐百氏以充其才旁及天文地志律歷兵制之書又所以博其趣也駕使棄其本而不求則潢潦無根盈朝涸夕雖有器用之良才識之富其能免於蟲測之患乎故軒以爲向道者必以六經爲之本也六經皆古聖賢之言也所謂文章之滄海也舍六經而惟子氏之求其殆韓子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入於海其不可哉足下所謂六經而下諸子百氏皆欲一闢其門戶則庶幾知所先後矣嗟夫學莫先於立志足下信有志不群者也志之不已豈徒

闢其門戶而已固將升其堂也豈徒升其堂而已又將入其室也既入於室由是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章建之爲事業固非今之所謂科舉之學可槩論也然科舉之學同本於六經同出於子史百氏而其所以不同者非直以其文有古今之殊蓋以業其文者率多陋學小夫惟欲記誦口耳之學竊科名以階顯融逐利祿以活妻子故耳使其誠能以道德事業爲高則今之學即古之學又何科舉之足恥哉龜山楊氏所謂科業非所以得人豪傑之士由之而進者此也足下固不能無惑於此而其志不敏以利達爲急亦灼灼明矣軒於足下爲同門而於所學參同道故因足下之請自不知其喋喋於此辭鄙義拙惟足下亮擇焉幸甚軒再拜

與錢與謙書

明、李東陽

屢得書并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贅牙語則又失之險怪觀與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頌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非所當止則溢爲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易心發之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欲使揭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未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洩張時行給事形迹雖踈然能悉我意相見可一叩之

與汪提舉

明 陳獻章

白沙陳啓千里一緘由辭以得意足下垂愛之至非尺牘能盡章何德以報之承示近作足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篇章成卽爲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性情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幸相與勉之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飲久之然後可及也人自海南來者稱足下事功之偉既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慰翹企雖然局于見聞者未必知也如修古等作誠美矣人徒知慕修古之名亦孰知修古之實之著于今日者何如也觀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慮弗屆也慕竹記文章心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于無窮豈專待是耶白洋真境想像不來別紙塞命良慕高尚耳不多及

駁何氏論文書

明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取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卽撫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磅礴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早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撫我文日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策一堂與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其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蕃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爲舍筏以登岬斯言也禡子者也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漆也僕之尺寸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固倭之

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本非班之本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卽欲舍之烏可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禡子者也禡子者禡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禡已與禡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卽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子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揚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倭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之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鑄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卽今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當由

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有不可易之汰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汰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爲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溢促語峻而硬音生節拘質直而庵淺謫露骨爰疑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著雅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筆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開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

文也猶晉之脉脉之濡弱繁數遲緩相似而寔不同前予以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叔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沈著艱室以爲含蓄但轉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乎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謂弱繁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繁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沈著艱室可爲含蓄但轉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之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焉嶠嶸之談撻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於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室但轉爲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而爲言黠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真爲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骨肉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後極論以冀其自反寔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改王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再書以復我

與徐氏論文書

明 李夢陽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善歌吟第常以不得侍
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
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
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鏘乎古之遺聲
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
竊欲自附於下執事卽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
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

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如異故同
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
則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卽其臣臯陶
岳牧等慶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
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下因王作歌作歌
以奉王卽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
被艸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艸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鞠
蹴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

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
舍虞周廢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
於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
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峻貴質不貴靡貴情
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
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設簡侈浮乎之界分也至元
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闌押景景數千韻言
音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塲角無也彼觀冠冕
佩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君君子也

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卿使繁巧峻靡之習誠貴於
情實宛洽而莊設簡侈浮乎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
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骨也然子獨恠夫
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
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
荀子所謂施於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嘗謂
兵莫過於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
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
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

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園高不成不失爲高趨
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
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
深論僕至願至願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明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遠既渙渙然若有釋
也發遂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
念離折以來單處寡類格人迭德程缺元龜去道符
契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
謂謂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
可弗一贊之追簪爲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鑠
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
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

愚也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
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
入于宋僕固塞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權
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
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爲詩僕則
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
象爭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
同丙寅間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譬之衆衆響赴會
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取木

平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弃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也澹黯而中理披漫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賡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於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剌切以爲沉着艱詰晦塞以爲含蓄野俚輳積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

孔子斯爲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糅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卽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

力振之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此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列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聞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人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机捏如少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卽曹劉卽阮陸

卽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轍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觀作述今且十餘年末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剗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曷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惠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寂生色以質麗虛其寂不假聲矣實其實不假色矣苟實其寂虛

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亡有矣北風便翼反復鄙說幸甚

答王遵巖

明 唐順之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爲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爲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两說一則以水腎爲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稿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勅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擬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一爲有物則何時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挂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慘滴的工夫則不能收

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也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別露于人以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哂哂之口也安交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辭其戢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報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錄無可奈何蓋

以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并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間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交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吾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冢子亦安煩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盡減價

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少子鄧林焚琴之
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
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
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
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
爲僕蓋過二十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旣使
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兄爭名爭先然者非兄
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
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疎幾成而罷之意句句
道却實事旣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
兄之推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
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孤表也刻板事旣已力止
兄序遂以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茅鹿門

明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
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
待喋喋也至於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
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
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稿形炭心之吾乎吾豈欺
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擬
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
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
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
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
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
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
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接胸臆信手寫出如瀉家
書雖或踈鹵然絕無煙火酸澁習氣便是宇宙間一
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額額學爲
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
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

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若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捆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早也本色早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絕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

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駸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莊家必不肯勸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嚮勸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庄農作大賈

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自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炭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繼言至此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來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諸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邪牛附一笑向承青萍之惠附謝過病久未愈叩叩

與陸芝秀才書

明 黃省曾

近承枉趾間金生用出吾子贈頌王君仲回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于天下夫友朋相酬固亦貴于吹撈然不宜如此之大甚也夫文之欲奇於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偬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並於古人逮於東里徒持渾厚閑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萎靡不振之風亦欲此而開矣至宏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鉅釘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于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構脉意或時閒坐一室客有于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履以出吾蘇郡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揭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超曠今古而中契昌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肓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于天下仲回者年始三十其爲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俎率意爲之而已予嘗

見之生澀漏苦間似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作稷契加于污吏李杜獻于兒曹肺肝沈昏不可救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遊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養感戰何已北征蹉跎去卿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強欲出門念破後月即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遽蓄真探由此益想行子誠歎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轡錢郎合券陰何者矣禎才性騖下鮮兼識之力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即大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璫璜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后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護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竊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督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

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即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實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懊懷對山先生集及諸生并屢慮思有成事即馳一介祇領幸呼與之吾慕濛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晤時爲道惓惓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明 茅 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為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于月印附卓于壑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兄亦顧僕時相笑吃藥歎不已也僕今且掾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為吏部尚書大鶴為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則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實起忌于同輩絀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為姜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喑鳴涕洟故亡實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邱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烟霧之間以

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舍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為博中山之間然其當畫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艸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達何者傳不云乎僮工於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采之於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蹠蹠蹠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

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溢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垂遺其背而馳者尾瓊隈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高輪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州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祝數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卽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喻虎噬驚攫之才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以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要委之度卽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

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焉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啞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僕所自得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膺傳卽欲立間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所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盡善盡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以蓄翳龍蛇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推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讎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歷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釋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適情弔古傷今成敗

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備目所可
紊亂增葺於其間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
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
於其物而譬釋之說法種種色色逾元逾化矣嗚呼
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
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至而
僕亦未敢遽取然諸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
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

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敬美弟

明 王世貞

得吾弟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在屋
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嗟我蕭瑟不可名狀真仕境
之仙都息心之妙執也既吏牘稀簡民俗淳朴粗可
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何必憧憧叩登承所
評隲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兄而詞藻豔
發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特論往往破的如所謂
離觀則邈若無關輾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
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又所謂大能使
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
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
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
者記吾守尚書即時稍一搗管得致語沾沾與吳下
昌穀差肩足矣何敢望獻吉然至讀獻吉文心則已
疑之又一時馳好若晉江昆陵二三君子有作每讀
竟輒不快者決口以是盡點世嗜劇心古則詞壇之
盟歷下牛耳當時亦未敢以齊楚之賦而歌代興也
天不愛年苟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末不志志於世

足矣若乃標赤幟扶元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何期
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真才
才乏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大白賞此耳所
喻本寧近親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壙避其焚
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有
賞音者因附答大致云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
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竊想聖達立制造書
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
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
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哀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肉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
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
多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
蔡中郎以豈同豈李丞相將來為宋魚魯一惑涇渭
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廢食雪泣
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
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
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嚆茲故實誠
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為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
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洽
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

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微遠於丹青若
溘先大焉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
矣大夫衛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事之可也伏
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聞燭之下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僕歸奏之日使聞天非
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
陽冰再拜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明 楊 慎

遠在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
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
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
治洗髓代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啟誨之乎敢無
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書者
括以爲定若法家之玉律金科恣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
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 樊諸家注之曰
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可
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
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
雖不盡見而可類推也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
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
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
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
也如天之字爲天泰泰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
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泰泰鐵三音皆無義而不
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

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生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摘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種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室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變卦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取之

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揚雄太元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至於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一通其所推衍枝葉出於易詩楚辭賦頌易林之外不當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爲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於古音哉大抵

宋人之學失於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唐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爲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於音韻之間亦不屑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于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鷓鴣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呼天爲猷名日爲忍笑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

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因程文之士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爲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爲用心于內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目強者攘臂聽于此言也寧無憂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未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于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

傳之鞠音芳毛詩之啞音戲古音有在于是特未押于句抄爾譬則緣穀之未裁麴藥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杆杯勺之餘爲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繆音誤解改而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昭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是猶一二曷謂不取宋人也子曰昭遽合韻祖于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之文而忽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廢箏箏而進琵琶箏箏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韻止以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解喑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爲釣深致遠之淵而以爲禦窮副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

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予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冀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爲歲時有目青不獲手書

與楊用脩太史書

明 陸 釵

釵自竊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向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爲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爲憾其後自諫省謫都司間於一二仕友家親公手書讀中諸作良用數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畧讀之爲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撫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添之書有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釵也過不自量嘗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遽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闢繁至大苟纖微不盡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爲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網舉目張一覽可

盡迺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字而每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今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繆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群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難支韻之黠虞韻之葛國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爲一音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磨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于意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爲之先容然釵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釵之譏

薄寡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枉矣所敢自同季
緒以犯公家德祖璣璣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不翅
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怒其狂愚敗示可否使積年之
疑一旦冰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
重圖之漬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卽寓上舍甥姚某之
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書

辨析

答桓元論四皓書

晉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
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
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嚴阿道高天下秦網雖產游
之而莫懼漢祖雖推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沉
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
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
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
况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過姦邪特宜以正順焉

賢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
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
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
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
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
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
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曰
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
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啟兢

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
賢哲所同惜也

與呂恭書

唐 柳宗元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特部中盧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來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焉其永字等頗効

王氏變洽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洽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故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鬼神道以奸大洽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惡摘過惡傷於教也然使

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郭去比竹茂草之室而埽土火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尊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倫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畜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慙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諭江陵耆老書

唐 劉 蛻 文粹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焉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慷慨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于父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之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饗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饗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答李鷹書

宋 蘇 軾

軾頃有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適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慰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致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諸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後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慨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惠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得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又與陳同甫問答

宋 朱 熹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為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絲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枉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噎乃蒙不忘遠寄新詞付以香果佳品至於棗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歛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貴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間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

成人之至矣為子路為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揀一個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矣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

甲辰答朱元晦秘書

宋 陳 亮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艸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通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咏所謂擢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

沒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為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謫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岩嵌崎之間奇蹇艱澀益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益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為一世師表而亮陸

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按肩疊足過者不省者如常獨亮自以為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投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為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招合異類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嘻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為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畧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歲切誨戒書尺且存顏淵之犯而不較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志稍鯉魚鱗夔夔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為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論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盍庸無賴之禍初欲以教人殘其命後欲以

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目合眼朦朧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多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

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餉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謫者皆其虛形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惜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宏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

餘因亮自妻家回聚眾欲篡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教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折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批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

心胃如世俗所謂龐塊大鸞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句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折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

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
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
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
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
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
領一有疏畝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
處此却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
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
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寬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
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伯者其道
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
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
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
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個頭顱做得成耳向來
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得英雄之
心誤處本執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石其為伯哉發
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
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

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
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
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
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
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
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
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
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
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
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
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
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靈
可以剌剔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
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
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
以其為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二
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撐腳獨往獨來於人世間
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

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
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
線其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出頭肩大擔底人所
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
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
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慘慘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
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
公幹畧咸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
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胃次尚欠恢廓手段尚
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
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畧之不作久矣
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回靖安張知縣

宋 黃震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
執事才美思所以椎輓而未能正魏仰間忽辱惠書
欣浣可知弟蒙以慈溪為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
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
慈溪者某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
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
居是名如陶彭澤是也執事宰靖安名靖安則可某
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
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為道號之類歟則
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於
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
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
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
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近世始多慕
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
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

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
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訪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
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
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
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麓
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
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為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
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
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有
有此怪事甚至馬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
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此事亦奚為而
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旨
義宏深則不敢不佩服以拜教也伏乞台照

復保寧太守李君書

明 羅倫

太守李君辱書惠以懷賢事喁倫記之甚盛舉也僕
敢不祇命獨其中有可辨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
祀賢于西學鄉先生致祭於社皆以勸也獨其所謂
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而列于
記者必其道德之尊名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為後
世之勸者也徒有名譽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
也按堯叟堯咨并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
仕宋真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
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
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為人如此而
可以為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為學士出補名藩
功不槩見乃精於弧矢自號小田基致毋擊之金魚
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佐治郡所至有聞雖韓
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觀然朱子錄其言
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
之賢否章章如是今乃蓋以為賢而懷之又從而祀
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以為是邦之重也則如

克史克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
其一世之富貴泯滅漸盡適足以貽其不令之名而
重為是邦之辱也可取以為勸哉若以為修前人之
廢典則彼吳昭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閭閻舒之
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嘗無以為賢也惜其不能
辨而正之耳自今觀之八彼一之者亦見人富貴而
動念重誕者也惡可重踵其失乎三公之子孫傳在
賴汝間是邦有否也君以為廢而去之或傷孝子慈
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撰之是誣其
祖也所以百世不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況為
守土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舉事以大公
至正定後世之勸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予嘗過呂
惠卿蔡京之邦矣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為祖者至其
邦人亦羞道之克史之邦人其為其子孫者獨無是
心哉質之禮義無一可者君其從吾計即當撤二公
之像沉之于江專祀文惠更三陳為文惠書院其懷
賢者祇以懷文惠之賢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
而其父母固以忠孝教之矣別于文惠祠後為正堂

像秦公燕國而祀之使是邦之人為子者知必從父
母之教而為父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
鼻亭祠象千有餘歲薛伯高由刑部出刺道州即城
其屋墟其地柳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
父伯高一旦去之明者稱快之今況此事自君起之
自君廢之周易易也新、之、目定百世之是非
在此舉也君其無疑僕尚富執筆為君記

唐 柳宗元

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
才雖離奇液滿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
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鳥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
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千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皆可以備砥礪徐之蠹木名以封大社荆之茅皆
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
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
其羊鬬較而輟輪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
稚駼撲鄙力農桑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
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
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人參以類附子八角甘遂
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立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
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土乃廣連則不
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
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
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

明矣故畢具說宗元再拜

與龐安常

宋 蘇軾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元周直蒙真冥罔兩冬直為春蒙為夏真為秋六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而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也足腎舊說同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腑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係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書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元 許 衡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
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
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逆如此者例不可補
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相濟益增瀉火則慮火
不退位而痰癰反盛正宜和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
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
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
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于益氣
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
損服之升降沉浮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或覺氣壅
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方枳朮湯數月後
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也姑但恐今日以至色
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
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
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
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悖鬱正造化

新新不傷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
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
時不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初
初目前陰損正氣遺禍于後日有多矣能用二家之
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也元甫病候初感必深
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變生他證以至於
今恐亦宜做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
氣湯中庶有漸護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
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